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三上

諫議諸臣列傳

陳汝輝

陳汝輝、字耿光、福建詔安人、父君猷、元末舉明經、為縣訓導、汝輝攻儒術、兼通武畧、嘗与趙子貞抑舜舉遊說燕趙之間六七年、奉書東濟諭降賊首、又与劉伯淵余叔紳、登臨衡湘、久之、歸隱于越上、既渡江、秦元之等交薦之、不應、報元之飛龍在天書、再薦、復不起、繼而相國達遣使徵之、亦不至、洪武初、始以經明行修應詔、時稱八閩元士、條論十事、詞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按視吳淞、還奏、請除食物征稅、毋襲元舊、又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致太平

未聞有縉紳緇流、樵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伏願自賤心
以至耳目啟沃喉舌之司、皆處以德行文章之彥、上目以
為迂、汝輝因自劾求歸、不許、改大理寺丞、湲上疏曰、臣伏
覲十二月大理寺屬所評張廉使李知府等件、奏有內旨
不敢准理、張廉察山東、杖一僧人、李以知府忤一屯道、翰
林學士但撰文、犯諱忌字、皆非大奸惡、刑部及本寺審屬、
因得為降、但欲織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若六年可至、必疊
課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轉本寺少卿、李
善長之獄、湲上書力爭善長、上思汝輝疏、召入賜宴、與侍
臣即景賦詩、名黃花宴、仍以鞍馬賜歸、他日、率三子入謝、

上問閩中菓物、汶、輝、悮、對、稱、俺、給事劾汶輝傲無礼、堅謝
乞休、不○許○、頃之、山東副使張甲、不奉勅諭、艱苦内戚、上欲
處以大辟、汶輝力○爭○封○還○内○旨○上怒、遣御前指揮韋汶輝
赴刑部、行、金、水、橋、投、水、死、上聞而悼之○坐○指○揮○不○救○死○製
文諭祭、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皐集、
論曰、汶輝結廬南皐○邃天文地理之學○迹其初、稍似從橫○
乃應、詔從○諸所論奏○皆時要○徵書所云○伊呂孔明○即遠
不、及○亦其流也○其門人陳元震、既出、畏法乞歸○即豈能
知而言○、而盡哉○

貝瓊

貝瓊、字廷臣、浙江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吳士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修元史、六年、以儒士除國子助教、上嘗諭諸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等、宜一以孔子所定書為歸、其蘇張戰國、尚詐力、切行其說。瓊慨古樂不作、成均徒有其名、迺作大韶賦以見志。復作釋奠辯曰、庖羲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于三皇也。然則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

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礼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之下云、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礼作樂。宜享王者之祀。于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

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專。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顔子爲先師。祀以王者之禮。謂不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于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若三皇之祀。宜定其制。設官主之。祀之于學。則非義矣。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十一年。致仕。卒。有清江集二十卷行世。

論曰。時宋景濂西向掃地。炳蕭庭燎諸議。自宜損益。至子不先父食。及配享不宜入荀楊等。二議。可謂極正。若解縉庖西封事。有云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五臣。伊。傅。旦。望等。於太學。而內外通祀孔子爲先師。以

顏曾思孟配。祭閔子以下於其鄉。而闕里建林梁先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晳、孔鯉、配。其議稍近是。然未免兼祀三皇。瓊所爭以釋奠不宜及三皇、良是。夫内聖外王之說。千古不易。治與教初是合。至孔子而始分、孔子、教之大者也。伏羲以下、治之大者也。崇治者之祀。則配以治者之臣。崇教者之祀。則配以教者之弟子。如是、君師二字。與造化終始。

錢唐

錢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貌魁梧、居常豪杰自負。博學敦古行。元末、隱不仕、洪武元年、以明經獻長詩一章。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時年近六十矣、二年、詔孔子廟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與吏部侍郎程徐、皆言。孔子。百王。師。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上讀孟子七篇、佛視君讎仇之言、詔節畧其書、議廢祀、已撤主矣、令曰、諫者死、金吾引為的射之、唐輿。櫬。叩。陛。極。言。不。可。廢。起。祀。胸。受。射。笑曰、臣得從孟子與先生地下。足矣。鏃深入、不死。上感歎。命太醫療唐創。復。孟。祀。他日、召

陛見、立講稟書。廷臣糾唐草野、不知礼、唐正色曰口述古聖王不宜屈體褻道、臣尊經不敢跪、又奮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门外、終日不去。上即命撤圖賜飯、究以戇直、謫判壽州。

論曰、復仇之論有權教焉。天下止有一王、列國借称王、明是不臣、欲仇者不與其為君也。夫僭稱王、除是無両大則可、而以日大者六七、孟子不能削其為王、而特云無已則王、似王之上又有王、孟本于春秋、王之上又有天、明無天不謂王也、非王不謂王也、皆權也。于其妻贅以国謂之臣、彼共主殘賊尚謂一夫、而况草芥其臣者哉、不

与其為君是列國之臣尚有稱天者以主之甚之以數仇若曰加極不美之名于僭擬之身不為過示警也示勸也有為之言也而執此以為共尊君之体猶未明于春秋之微指哉今之諸臭淨罪五霸与夫子節取桓文意合時不同也惜唐不能以屯解為孟氏平反雖然寡殺自以俎豆垂聖千古干城哉

青文勝

青文勝、字質夫、四川大寧人、洪武中為龍陽典史、龍陽故瀕洞庭、歲罹水患、賦額繁重、屢徵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十萬、攖于敲扑者相踵、文勝至京、大展疏請蠲、不報、再疏、復不報、嘆曰、吾為民請命、百不得、明主可以死悟也、袖諫草、擊登聞鼓以聞、觸自經鼓下、太祖為改容、哀其志、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以為額、邑人貌祠之、區曰惠烈、子孫貧困不能歸、因家焉、其後裔孟宗者、登鄉薦、

論曰、余世祖國春、洪武初、以茂才為高銘所薦、署刑書、督浙回、徙、因饑寒、十二三死、國春曲貸殮埋之、復粥生

存未死者。過河寒甚。計裁紙料障身。至邊過期請死曰、此生者、可以不死矣。諸市、所存四縣。願以身代。得俱生。茲因文滕之死活龍陽。附及之。總之、國爾忘身。而惜青不克活如吾國者。

王朴

王朴、初名權、陝西人、洪武中、為御史、性戇、言事、曲直上前。上怫、令付西市、反接出、隨有赦之。還見上、上曰、若知悔過乎。朴曰、陛下以臣為御史、古無殺諫官、且以臣有罪、安用生之。無罪、安用死之。臣不能更辭。趣令反接至市、道經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有口占四絕、刑者停命、上憫之、問朴死有何言、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報罷行、況詩耶。刑官坐死。

論曰、帝未嘗必殺朴、欲折其戇氣以適用、使果詩聞哉。

六家太史公有間在也

郎禮映（代入總目中）

郎禮、湖廣人。洪武中、嘗擊謹身殿上鼓、伏地、上帝赦臣。之赦天下、時方徵逋租江西、詔免、已以國用不足、命郎禮徵前逋十分之三、禮不奉詔曰、唯皇上毋失信於天下。嚴督之、劾以不行。于是籍禮家、家無十金也。乃因其妻子傳遣之。禮曰、寧殺臣、臣不敢陷陛下失信江西之民。竟伏法。妻亦自縊死。上命為大殮、言發之、賜祭。

論曰、禮誠悟（格）心之學、且受命即任。為曲庇民瘠諸狀。伏鑕而待誅、可以無懟其君之罪。

吳印

吳印、山西孟人、洞貫今古、元末隱于緇流、為鍾山寺住持、
太祖奇宗泐与印、令蓄髮授室、且官之、宗泐辭、印受官、遂
以為山東布政使、久之、改雲南、又改陝西、先是浙江人張
孟兼、負逸才、氣上人、太史令劉基嘗言、今天下文章、臣濂
第一、臣基次之○張孟兼又次之○上以名召孟兼、熟視之曰、
此生骨相薄○使預修元史、自太常卿再遷山東副使、而印
布政山東、候孟兼入中门、孟兼以印故僧、易之、不欲与
札、台、管門卒、語侵印、一日、騎有入印公事、管其僚吏、恐
且聞上、印乃先发、奏孟兼凌侮状、上怒孟兼不遜、

所管之。孟蕪以為辱、捕印書奏者急、印復上書請避孟蕪位、上大怒、械孟蕪廷詰之、使衛士捽髮搞弩垂死論棄市、孟蕪書給假過家、縣令丞皆門謁、奉豚酒下拜、孟蕪麾其豚酒受其拜、自謂為伯温所可、謾罵同輩、所為文至以齒數置其及也、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群臣言過。印上封事、特稱上意、手詔曰、朕施律布令、惟務久安、間有不逮。教而麗法。欲盡治之。又恐沒身者衆。始緩刑章。俾之力役。頃者天變于上。朕心皇皇。卿數露肝膽面陳國計。雖可否相半。詎不忠歟。印以僧故、其封事世不傳、印有凡聦亦為福建布政使、上書三事、詔並棄之、

論曰、皇覺寺鍾山寺君臣之間矣印變僧而儒矣泐故僧也盧李其儒僧之間乎獨異泐猶遠猷而印獲全其封事以僧故不傳豈論世者猶作孟黑之解歟

馮堅

馮堅失其字籍、為南豐縣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九事、一曰願養聖躬○為社稷之福○願清心省事○勿煩庶務○二曰慎擇老成○為諸王之福○願各王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缺失○三曰急固邊防○為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以逸代勞○四曰精選有司○為生民之福○願以端廉任方面○俾察所屬○五曰褒崇祀典○以勵忠烈○願訪歷代忠臣烈士○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願簡心腹任干城○勿浮文任○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公听並觀○慎用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

頗差遣勘合即時徼報帝曰邊將屢易則兵之材力勇怯
敵之出沒情狀山川險阻不能熟知何以決勝合是語皆
有裨政体命吏部擢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論曰九事中務農講武以逸代勞精求之而屯練大義
無過是矣若夫任用宦官自永樂中鄭和主兵海外始
洪武中輒疑其挾權干政是早知累朝為內侍所煽必
至大壞而後已夫堅能炳數百年以後較太祖審算不
更深一指訖至于邊將屢易則眀之大困塞防寔本於
此坐不知人坐不知用人總由不知知乃比太祖審算
過之矣而不意開國典史有此遠畧

周敬心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知來者爵封侯、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略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奇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曆數、陛下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誠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

耶。臣又聞陛下連年北征。臣民萬口、一詞。以為不得傳國璽。臣不知璽何如。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皇秘之、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后敬塘反、路王從珂擕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塘入洛、更以玉為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詰其非真、言故乃止、女真之亂、遼主延禧遺傳國寶于来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臣見洪

武四年録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不分識否、一槩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豈捻不臻、夫豈無故、書奏、上頗嘉納之、

論曰、敬心之言、頗稱鯁直、時有恩例、天下老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賞賜無藝、敬心併疏及之、以為賞僭而刑濫、出太學之口、比於芻蕘、顧不聞得罪、聞國史諫、遠過往代、歷朝則以為謗矣、曰言是而出之不恭、

葉伯巨

葉伯巨字居升浙江寧海人讀書耿介不能藏人短顧人亦不恨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延之為相以經術進太學洪武中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待詔生如子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上疏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國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懲宋元孤立然而秦晉燕齊以往各盡其地而封之賜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

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由此
言之分封踰僭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然矣古者斷死
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寓慘怛之意于其間夫笞杖徒流
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
上意深刻者獲功平允者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
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仕者樂登仕版以為
榮也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辱為幸以屯田工役為
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網羅捃摭有
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除官名以貌選是故所

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決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入屯田力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也漢之世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律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雖大不浮寧息夫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又盡數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近者納稅粮之家已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見留開封聽候而單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

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郡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九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殺者有之以致詔下而尋改已赦而復狀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非主上求治之心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

者予書奏上大怒曰伯巨何物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心憤乃使吾兒見之速取來吾將手射之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聞繫詔獄死

論曰葉居升鄭士渊二人咸負豪氣不肯下士渊好言事以他死而居升死分封之議嗟乎帝知殺運未已大玉封有遠見曰即有意外猶吾後也居升持盾國是爭正論所為察事有餘而觀運不足後世為讓皇圖不拔則宜首重其封事而豈知太祖自有破格感天之隱見之言外不然以吾兒故必殺伯巨何便不自予以權乱

鄭士利

鄭士利、字好義、湖江寧海人。洪武中、兄士原以儒薦、歷湖廣按察司僉事。九年、天下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起、上以為欺罔、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主印者皆論死、佐貳下榜一百、減死、戍遠方。士原亦在繫中。丞相御史大夫皆知空印無他弊、莫敢諫。會星變求言、士利以諸生赴闕、曰、可以言矣。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慮以私其兄、益兄罪。及士原受榜出。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其言空印事曰、陛下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舞文虐民耳。臣以文移完印者、校冊書兩縫印也。非一印一紙比也。縱得之無用。

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雖懸矣。至部而數乃定。省府去部遠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矣。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犯法者寡。令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不知其罪。一旦補而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置之廉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又皆數十年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信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書成。俯首泣。分必死。既而曰。殺一人。活數十百人。我何恨。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為此

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誰能為我謀乎終不屈諸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論曰、帝意亦知寃、惡其以權宜開舞文之漸耳、寧屈一士利、以一法也于是後世遂有硃上墨墨上硃之辨但空印之罪究竟不入律有司坐不知徒以例殺人不足以信天下

韓郁 補王臧直

韓郁，字康郁，江西鉛山人，洪武中，為御史，建文中，出師屢敗，乃上書言：請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故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廢，湘王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

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喜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燕王未至，郁先遁去，而郁同里王亘者，字德良，由鄉貢授禮部員外郎，初郁力諫不能得，亘遂上書直言：陛下變祖法，削親王，起二大獄，而不知收，天之所壞，不可支矣。不旋，文皇入國，執亘詰之，亘正色不對，忤旨，部臣以亘曾力

評建文君、有王觀之忠、孝保、蔑兒死、都曾孫和、以天順已卯鄉薦、教諭溧水、篤學力行、一遵古禮。時人惜其才可濟世而小用之。時又楊砥、字大用、山西澤州人、以進士為行人右司副、嘗請孔廟從祀、退楊雄、而進董仲舒。建文二年、以湖廣參議入朝、議罷燕邸、不宜自剪枝葉。詔褫其賦文皇浮國、復起大用、

論曰、願朝廷何如耳。使文皇易處建文、雖出至忍、誰議其後。蓋所重者在內也。讓皇徒守成令、辟而毀讀書人贊之、已失所以自重。乃復拘古、謂真六師之於乎。使以不學無術處此、亦不過國法不振、諸藩互譏、即燕亦不能

獨為工計必內換至尊以今同室處為衆的勢亦難就

猶安危之間也虎狼以名降獐鹿而不知其態不勝則

請公讀父書誤之歟

羅義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建文中、大征燕、不利、義詣闕上書、指息兵構和、又擬上書燕王、畧曰、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自宜謹守藩分、以法輔成王、之義、昔夷齊以國相讓、夫隱首陽、殿下不聞乎、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幾、三者無一缺、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理與勢與幾如何、所逆其側、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上以非所宜言及燕王得國、赦出之、擢户科給事中、

論曰、使諸戍卒、皆能此書義、詎從燕塗肝腦殫增者

義初意原非以自為。故繪事永樂中。而不附宗時之例。

王永和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中、爲文學博士子能之偏書記廟祀、請其守葺、不時應、遂。面責守。宋崇聖學。何以。率先吏民。廢。疑仁邦。入爲給事中、劾侯尉馬順、怙寵而驕、持節冊封世子、又劾中官僭與人臣禮。以工部侍郎監治於徐州、從征土木、卒、贈郡侯、蔭其子賢、評事、仲子毅、以明經舉、李霖、進士、復爲給事中。亢直。不避危。

論曰、從土木死、非節也、雖永和之不避權禦。即何爲以死爭是振。

朱鑑　陳循

朱鑑、字用明、福建晉江人、父則文、以孝聞、鑑成童刲股療父。病、病不愈、哀毀踰常兒。永樂中、以鄉薦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時副使僉事不行分巡、屬吏狹民無憚、鑑請如故事、多弭盜。梅花峒賊蕭啓寧、又勸無功、鑑以至誠諭之。解散去。湖湘風俗、務外貨殖、男女逾三十不婚、鑑申明洪武禮法、旬月、婚者數萬。正統中、改按廣東、欽州民黃金廣嘯聚為亂、走諭降之。代還、朝命成國公朱勇簡都指揮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略、歷代臣鑑等書、擇御史有文武才者董其事、推鑑、鑑乞開武學。以典武

科。奏可、遂為定制、七年、參政山西、請郵軍民凡數十疏。土木之变、景皇監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書言兵事、有云、徙来結親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已。必欲分疆。今者鹵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一則潛通達軍。以圖内應。既假送駕為名。妳潛開關迎接。我欲出兵逆拒。彼則指駕為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急請擇將練兵。暫停中貴監軍。俾生。赦賞罰。潛出子。一惟圖功成。勿惜國費。給賞我軍。勝資敵國。仍徵勤王之師。以奮復仇之舉。伏望聖母陛下。郕王殿下、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肝之苦。主張維持。急立儲君。選智勇。託忠義。開直言。杜恩倖。軍國重事。委任大臣。早

革內侍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太后爲竟踐至于泣下景泰元年奉勅專鎭鴈門虜入鴈門鑑與戰麾下壯士陳福都躍入敵陳逐北數十里不靡明年戰代州虜圍我數重矢集如雨福殊死戰撞圍潰多所殺傷虜却還營血汗沾背力竭病渴卒上皇南還上勅邊將各出精兵左右掖鑑上書以爲不宜失信于虜宜嚴備俟其先釁而後應之在鎭閫易太子乃貽陳循書曰通奉明旨更封沂王僕竊遠聞心殊未安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將長君人心未定今鑾輿既歸曆數有在委裘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羣臣共立不能表輔焉可易置僕沒

有言、陛下于太上皇、論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盡君臣、素何藉口、防微反為此閑、珍羞蔑其日膳、雖埤增于宮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循省書不悅、鑑以何、乞致仕、

論曰、避位之論、千户龔遂榮能言之、鑑以都御史持綱紀、則胡不痛哭以之、而徒貽書循塞責、鑑明于事、料邊訐劾、先知而帝意不奪、循不奪也、而不能奪、循有去耳、他日漫辟淺諸、不祖廢立者皆大用、而鑑獨否、可知作書時原期得當、非以梯榮、以是不見錄、而不悔也、若夫惓惓杜絕內侍干預、時忠肅以獨攬成功、而懲之、可無從曹

東街之變嗟帝意猶不忘鑑見用亦或不甚倚牖獨李文達在朝胡不一及朱副都

王直

王直、字行儉、別號抑菴、江西泰和人也、父伯貞、以薦舉高等、授廣東僉事、分巡海康、革車之官。有惠政。歿、知瓊州、瓊人祠之。直登永樂二年進士、以庶吉士預二十八人文淵閣、陞侍讀、宣德間、進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八年、景星見天門、獻景星頌、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專典制誥、八年、代郭進為吏部尚書、久之、坐選擇過慎、下獄、尋釋、尋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十四年、上欲親征、直率廷臣。伏闕疏止。不許、加太子太保、留守、上北狩、景帝即真、進少傅、會歲旱、直言亢旱為災。乞奮乾剛。雪仇恥。罷不急之務。

省無益之費。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鬭之方。臣賢不職、乞賜罷遣、上慰留之、已鹵使再至、上諭廷臣、且欲絕鹵、直叩頭言。必報。使。毋。生。戎。心、致。有。後。悔。與尚書濙請益力。上不懌而退、太監興安出語廷臣、嚌堪使者、直面。赭。厲聲。曰。是。何。言。即。廷。臣。誰。不。為。上。所。使。者、言。至。再。色。愈。厲。安語塞。上卒用尚書于謙言、以李寔楊善先後往。上皇之復、先後奏請。皆直主之。濙佐之。尋請老、不許、上得黃竑疏、且指太子、下部議、直難之。及署名、為大學士陳循所持、不能異、罪。疏。乞。休。不許、見濟既得為太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直老、上以左侍郎何文淵為尚書、佐直文淵狥私被劾、且

及直、〻引過求退○不許、薦左都御史及王翱代文淵、仍留直涖部事○裕陵復位、竟坐易儲落保傅、免歸、先是楊士奇當國、方面官聽廷臣薦舉、直奏罷之○專歸吏部○於是干請斷絕○奔競稍息○直酷好戴文進畫、墨十年始得臨川聶大年投書直、公以不忘文進待天下士豈復有遺良哉○大年卒、直涕泣惋其蹇恨不能薦大年也○時王文安英、位望与直相伯仲、称江西二王云○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子積、登官翰林檢討、

論曰、文端憾東里、不與同辦閣事、旋又出部、得免遼陽之行爲樂、其猶得失介〻者哉○報使議侃〻○至署名易

儲而所持不終乞休即不久乃其隱寔欲去国以自處
矣至于廷薦方面之例自直破之必歸吏部專有責成
可以永久且也、闡大年遵良之論而知悔稱雅量誠哉
二王

周叙 陶元素

周叙、字功叙、江西吉水人、其先伯寬者、仕宋、直寶謨閣、疏忤賈似道、曾祖以立、元、鰲溪山長、上書請脩宋遼金三史、推宋為正統、父岐、明、漢府紀善、作寶賢堂箴以諫○漢反、召入、為職方員外、叙永樂中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被命作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編修、以母病歸省、仁宗嘉其孝○賜傳以行○正統初、為侍讀、上言時政、以為比者旱災、皇上躬自引咎、命群臣齋沐禱祠、三日而雨、然禾稼未大沾濡、生民未盡滿望、臣下所當欽承德意○補陳闕政、以消天譴○乃掌銓選者、諏詢不審○資格徒拘○司國計者○不務生殖○科征

日益。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之激揚之公。言官惟緘默為尚。至若借道之流。無益政教。多至數萬。徭役之人。戶口滋耗。蠹政傷和。莫此為甚。又近年畿甸山東流民衆多。推原其故。皆縣守令不加矜卹。或窘衣食。或迫征徭。竊謂守令寄撫字。風憲司耳目。風憲得人。守令自職。書上。上以其疏章示諸大臣。吏部尚書王直等引罪自訟。久之。為南京侍講學士。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許之。車駕蒙塵。敘發憤疏八事。請郕王卧薪嘗膽。如越報吳。郕王即真。疏安邦謹始八事。復上中興太平十四事。敘敦尚氣節。剛介自持。與人為善。匡益規正。王直故敘同郡先達。敘寓直

書曰、伏惟太保冢宰閣下、惟吾吉自宋及今、人才輩出、如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并尤賢與餘茲以降。殆亦鮮為。永樂宣德間、叙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以當之。延其舉措。究其底裹。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先生處屯之際。翼戴今皇。輔大濟艱。其時其任。視諸前輩。有甚難矣。竊謂。膺天下之重任。當心天下之大憂。以成天下之大計。其要無他。在用君子遠小人而已。頓又當審幾而斷之。思昔三楊輔政。其時固一幾也。二三君子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陽斂陰施。粉飾耳目。雖曰保身。其寔誤國。以至閹宦弄權。有今日蒙塵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又一幾也。

宜相与講內外防微之政。遠鑒前車。以建未萌。毋徒曰、有某在。有某在。而不敢自專。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夫今不圖。悔恐噬臍。耶欲効張留侯去從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不足責已。敘之直。亮。知。此。敘修宋史、与元人脩元史、聚首纂述、未就而卒、元素守道甘貧舉進士、棄。官。不。仕。時論高之。

論曰、功叔省交跪字々金石。所去風憲得人。守令自職。誠害為治之要。英廟嘉慶、以詞臣所奏論、皆當時可。而上書王文端。其所期甚遠。大。至以東里為未足。意可知矣。切祖以立、生。元。業。而。修。書。以。宋。為。正。統。特。難。功敘欲

畢其祖志則又非畢其祖志也貽其志以無愧於祖也
允哉史臣之所為義欲元素以進士不仕而与功叙共事
撰述偉哉

黃宗載

黃宗載，永樂十七年，為御史，出按交阯，上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集，乞責得人。今府州縣官，率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困苦晚者多，不得不以上兩者與任。彼既無效勞之志，又未經歷練，日甚遠窮，身家念切，無所規摹，不諳律例。若待九年，方行黜陟，殘害益深。請勅布按二司，凡到任二年以上者，撫覈上其能否，即以分別處置，上可奏，令急行之。

論曰：交阯入版，帝諭尚書掌布政使黃福，宜澤郡縣，務從寬簡，以保新附，毋重課斂，此數語最有交南之樞也。

若總兵李彬所請屯田分數，則未算實，如宋載所議，加以邊勞俸擢事任吏部焉徇情則外之經撥可以執法惜

諭黃福時 恐未及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內艱、起刑部主事、召入史館修書、遷翰林院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應詔陳言十五事、上允行其十四、尋被讒下獄、赦出、復故官、獻陵即位、疏事、觸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撻之、折二肋、幾死、未幾骨自續、越月而甦、人以為忠侃之報云、改交趾御史、洊三上疏懇、下詔獄、宣宗嗣位、以時勉得罪仁考、令左右校往縛時勉西鞫、已輒令錦衣衛指揮、竟付時勉西市、指揮出端西旁門去、而時勉已先縛從端東旁門入、道相左、時勉得見上、面鞫、上矜容之、立脫桎梏、復

共宮。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預修宣宗實錄、六年、進學士、為國子祭酒、一倣胡瑗條教。甄別士品。身師儒屬。省誨諸生。多所栽就。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力為賙給。先是司成遇璫振、進香、文廟、輒為、設茗、延款。時勉獨否。振銜之。搆以伐樹小罪。荷校監門、諸生石大用。倡義疏請身代。以全師生恩義。諸生從號闕下三千人。上釋之。且致仕、諸生復叩闕乞留。時勉辭益力。許之、詔兵部具舟賜鈔一千貫。命光祿治酒餞。公卿咸共祖道崇文門外。時勉歸二年、聞上北狩、北面稽首號慟。疏請監國、選將練兵。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攄雪恥。留中不報、年七十有七、卒、諡

文毅成化中、贈礼部左侍郎、攺謚忠文、

論曰、以獻陵而有折脇諫官事。知朝廷頗好名。獨難宣廟。之。必。救。時。勉。而。一。見。釋。之。也。以得罪先帝。詔獄已甚則有之。迺獄未成。而輒馳命西市乎。此非法。而三。楊。不。一。若。曰。何。也。不脩權璫。致荷校太學之門。此亦非法。出廷振意。不足論矣。大用蘊州人、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務強力植志。初抱書請通政使。之。習以法不奪。曰、死生以之矣。在廷文武。爭求一識其面。或曰司馬恂當是共事縣請者、相傳時勉翰林時、夜覩燈、拾墜釵、乙金。歸奇貝、良工手、揭門。還。失。釵。者。失釵夫係千戶某、且其儀陳

謝、不受。既納一西蠋袖去。及劉貧、醫云必西蠋可主愈、。果然。論者神之。

陳祚

陳祚、字永陽、南直吳人也、永樂十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補方面、超授河南方參議、坐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宣德改元、召還、爲御史、出按福建、復按江西、著風裁、其所彈劾、方嶽而下不少借、上嘗請閱大學衍義、時上方自負海博、渾祚奏、大怒曰、乃唾朕不讀書、大學且不習、作皇帝乎、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兄弟子姪一十六人、皆錮獄、明年、父死、一弟死、又明年、母死、一兄死、又明年、一從子死、祚幸存、英宗即位、釋祚復其官、祚乞歸葬父母、終喪、詔奪情、祚復踈懇切、上惻而許之、起復按湖廣、時遼王多不法、祚露章劾

之。上怒、逮下獄、論死、父之、遂送節露。詔出祚獄。改南京、秋滿九載、出僉福建按察事、閩人相戒不敢犯法。泉漳諸郡多淫祠、悉毀之。方懷恐奉冊為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入賀、祚。面。責。之。不。諫。而。賀。為。既得疾、語撫臣薛希璉曰、祚用劉歲。即廢宦途。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無能為矣。致仕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掛襆冠。絕口時事。同里郡守李樾、延祚題主、稱顯妣恭人、祚投筆歸曰、父在稱顯妣、無父。未封稱恭人、無君。祚豈敢從事。卒、年七十有五、時稱直道陳公云。

論曰、陳直道何不三黜。宣廟之讀書。顧違祚父母兄

弟子姪一十六人。而父母兄弟死獄者五。於大學。知急。

知。美。之解。云。何寔。不能。容。抑。又甚。之。嗟。皇。帝。之。讀。大。学。

者。鮮。矣。豈。矜。義。輒。為。校。人。公。案。也。哉。

劉球　孫鐸

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祖翰、以進士官大行遣、使絶域、為所拘留、欲降之、妻以女、不屈見害、一傳文懿宣、再傳球、性廉介、從弟為縣令、寄匹練、却之、蜀王嘗有所餽、謝不受、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薦侍經筵、改翰林侍講、正統四年、北鹵及麓川酋不靖、請罷南征、以專備北討、切不聽、八年、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事、其一總攬乾綱、意在試閹振、振〻百求所以死球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改太常卿事神、忤旨、下詔獄、而球嘗有疏、偶及太常官必得儒臣從事、中官馬順附振、得跽擊案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

考、璘誣脈球為畫此疏球方朝、矯旨、捽球去、球不知何坐
縛暗獄中、捉視獄卒大入、勒球屈膝、球不可、輒批其頰曰、
總攬乾綱、今何如、球厲声曰、忠臣之言如是、頑犬球果負
國、卒食吾肉、振覺馬順手斂自項下、屍為裂、廷臣不敢争、
上固不知也、止一老人負飯哭、球獄門振開之、勿罪時、姚
江名儒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為文哭祭之、至今其地人呼
祭忠臺、蓋球嘗避難姚江、從學者日衆、畧知之深不自謂
与振忤也、球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堅緻、世共寶之、已
而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殺順罷、一時謂為球所憑、翰林
學士、謚忠毅、子鉞拜、解首、舉進士、鉞官廣東參政、鈃

以翁林如荀學而瀚論然盧鄉紀歷雲南按察使、數傳鐸
字我以、別號桐初、遷廬陵、鐸好法書、兼及繪事、嘗入車阻
卧彭蠡、夢有神言、當為若已風、果反風浪靜、提萬曆丙辰、
歷刑部員外郎、貴州陝西半道、寇數百人突至、見車上有
神人護之、懼去、帝全天啟中、逆璫用事、鐸出守揚州、清尊
儀真馬戶、泰州民壯、江都海門荒田、高郵寶應漕河、與化
虛糧等弊、釐剔與興、遠近懷服、会改同僚歐陽暉容湯、為
寫僧本福乞詩、鐸書便面有謫戲、仍忽動、忠懷幽事、非之
句、逆党倪文煥方家居、多不法、惮鐸清嚴、欲因事去之、適
番牧以鐸詩渊璫、文煥遂走嘅璫、矯旨逮問、士民悲恋、詣

闕。請。代。死。數。百。人。得輔臣沈潅為曲解、浚職候補、尋逆孽魏良卿顧自飾、欲與結納。鐸。岸。不。應。或邀鐸一謁崔呈秀。鐸。固。謝。不。往。國戚李承恩者。忤璫擬辟、鐸與御史方震孺合力營救。益刺璫隱。丙寅八月、鐸家奴劉福入都、趙甲者、窺福橐飽僞為番手、唱其金鐸戚彭文炳控之南城、而僞僞番尋以別事拔逮、福并見收、時總巡參將張體乾、心知忠賢恨鐸。百拷福令誣招鐸行賄術士方景陽、且兄上公、遂有把總谷應選、称進孥福時、獲今牌等物為據、刑部尚書薛貞、承璫指、逮鐸酷拷、鐸大言曰、鐸何足云。萬古清議難逃矣。貞拍案恣詈。且坐鐸左道首律、絞、從流三千里、忠賢

猶以為縱、改招附畢幼謀尊長律斬、從方景陽等律絞、同
官俱降三級、調外、鐸竟坐陰蠹二字、緣以死、劾鐸咀呪事
起、故人中書汪鉞、汪樹、冢致三千金于鐸、使賄免、鐸曰、魏
必死、我賄無益也、假還之、鐸既死、而体乾以緝捕功陞都
督同知、應選加陞叅將、其餘以次優叙、及魏敗、文煥伏法、
体乾坐斬、而應選獲戍、贈鐸太僕寺卿、後泰州守李自滋
夢鐸為東臺城隍之神、而州吏降乩、亦言其事、恰如夢、于
是立祠祀之、官有疑獄、投詞于井、夜即見夢、响應、絕、民無
遁情、

論曰、劉侍讀總攬乾綱四字、為土木以前、如邦定命、最

要斬一語而乃以殺身手禁大吠弄振犬乃不吠球獨是老人之哭飯獄門与成器之位祭龍泉山頂千古而酸鼻然而成器不以聞人老人聞振而偉不見罪則老人為吏難也馬順子為珠費所憑數順罪則何不併數罪攖指使而索劾加地下法猶未為明允矣孫鐸忠愷神為己風護幣而不免逆魏之毒孫祖而璫居一以四字一以陰霾二字以總攬四字能為神罵賊覺以陰霾二字能為神斷疑獄一類赫于忠肅一影響于路井外降不沒也夫

廖莊 章綸 孫一 鍾同

廖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歷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從事、還、抗章劾內閣楊士奇不職、歷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曰、仰惟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為憂頻卯廟神靈朝廷勝算迎奉南宮區區未知皇上于萬几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孰友愛之情否也、臣自受職在都、伏覩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為正副使、冊封皇上、巷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朝皇上于東廡

上皇于皇上友愛如此則所以奉承上皇者似宜數就南
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得朝見以慰上
皇清宴如此、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祥可召矣且太子者、
天下之本上皇諭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
講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而亦以繫屬天下之望奏入不報、会礼部郎中章綸、
御史鍾同亦以言復儲事詔獄明年、莊由起復來京上乃
追恨莊并逮杖午門同死杖下論莊定羌驛丞、裕陵復辟、
召還、繼遭火喪、上憐莊忠、特并与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莊
任性易直負氣言詞多激人不能堪遂以言官論劾請老、

上曰、杜誠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莊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為權狎。及卒時、無以為殮。斂家舉錢相哀聞人始信莊肅靖云。

章綸、字大綸、初名崙、浙江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為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轉儀制郎中、屢有論建、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疏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咋舌曰、作死。綸發憤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恩分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且云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于東宮以定國

本。上見疏大怒、下綸詔獄、炮烙𤍠煉、体無完膚、責綸自誣通城狀、綸竟不承。以鍾同先嘗有言、并逮同、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獄未決。而廖莊自南京來、坐故疏、並杖午門、裕陵寢闢殿、綸桯楷、拜禮部右侍郎、上令撰綸十四事原疏、不得、內侍從旁為誦數言。上逆。歎。好。官。人。綸初于獄中得足疾、嘗不赴南亨公宴、亨怒、短綸上前、改南京禮部、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心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礼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奉勅會南臺高明考察。綸意盡去諸不

職、以是叢衆怨、旋詔上遷侍郎葉廷給事中毛玖即疏留

都、綸淂白、五年秋、星變自劾請罷、不允、秋滿轉左、十二年

請老、卒、泰陵即位、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

其裔孫一焯者、以明經補耒陽知縣、崇禎甲申國變、投組

歸、丙戌、魯監國敗、樂清新令至、一焯肅衣冠投泮池、令使

人救之、不淂死、遂亡匿山中、舉兵不成、單身走天台、歷太

平、赴太平學泮池死、

鍾間、字世京、江西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易儲

時、聞每獨坐深思、嗚咽不止、已而懷歎太子卒、同入朝侍

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遂上疏請復立

沂王為東宮。以固宮社。忤旨。下詔獄。一再杖闕下。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擲圜土。莫敢收。英宗裕陵復辟。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茂陵即位。啟上疏請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同沒久矣。血漬体。洗出倍鮮好。以綸例得諡恭愍。

論曰。于少保持社稷為重之義。以定禍亂。蓋宋父子而明兄弟。例自殊也。若罪人之子一語。出不得已。帝意固不奪。而謙又不能自食其言。蓋社稷已安。謙事畢。請聽之矣。故渙儲之論。不當再問。謙。宜有以安謙。而渙可得。請三疏。固不可少。而無及安謙者。安謙云何。吾固求之。彼必固挽之。自然之理也。吾不求之。而加以名使

彼信以為必不求之矣而望絶而太上乃南譯南譯後
之不善處則景皇之為矣是宜大言于廷曰讓之初摧
詞以應也為朝廷公罪故與而取為司馬奇動急宜息
之而浸辟可復備亦可雖然三公正氣亮節雲日為昭
惜世京甃杖下不獲見天顏之日也為軟詘耳相傳恭
殺獄中時屋漏濕床蓐甬穢瑕巨磚墮正初枕處時燦
蝨滿頭苦不能了楊以主禁者毒不肯柔声乞耻禁者
怒曰若不出口此覓其須得從空飛來忽墮空中鼠雀
爭一覓其墮獄禁者奇之不敢肆攝薦孫丸思往〻向人
言之哉云綸莊晚節近貧以是來群議非全瑜被恭敏

李子能驗。米發君赴章公宴。所云君子有異議。君必確論。

邢讓　劉鉉　張寧　王徽

邢讓、字遜之、湖廣襄陵人、以進士授翰林簡討、李實使虜、與虜使偕來、遣迎駕、文武大臣固請、景皇難之、讓上書曰、陛下於上皇。君也。兄也。陛下從羣臣請。駕之歸否不可知。而陛下愛君篤兄之心。已著於天下矣。兵家之曲老直壯。陛下不聞乎。上皇不迎。彼藉為辭。假大義而入寇。良不敢謂我直也。彼許我迎、顧復無寔。曲乃在彼。厲兵秣馬。以興問罪。我則壯矣。若以虜使既行。事難再舉。請急追還。遣寔同之。追而不及。使寔自行。虜人聞之。且曰中朝迎復信矣。所重遣使。或者遣回。覘我誠否。則上皇迎駕。固可期也。且

曰彼以急來。我以遲去。誠察其情。摩臣曰言之矣。上所不釋。其意如此。上下互委。豈不大誤。天順八年外艱、奪情起脩撰、預修實錄成、紀功、超陞國子監祭酒、轉禮部左侍郎、坐誤錢事、請為民、國子生故有師生會飯錢、輸者常後師生出監。則皆委之去。監中貯為公用。相沿已久。議取以作新學舍。并勒諭學規學志碑刻之。費不復文移有司。又不籍記。代議者陳鑑。亦不綜察。簡討葉時發之、國子生臺楷奏曰、邢公整屬學錢。不私一錢。師生、父子也。父溺、子可無號呼。與同學楊守阯等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竟寢。

劉鉉、字宗器、南直長洲人、未冠授徒里中。刲股愈母病。永

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筆法溫媚、推重一時、特擢群籍所著況深切至於經國匡導為多、久之、中京闈鄉試授中書舍人、豫修宣廟實錄、再進學士、景帝稱揖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同郡人楊翥以故邸有長史入朝、主鉉家、薦鉉及呂原於帝、帝令中官識之、中官寄語鉉、上知之、且用之矣、鉉曰、上奚知我、我必自楊長史、主我而雕刻我恥、及上易儲、鉉已為國子監祭酒、此時諸司皆賀、司業言鉉亦合上表、鉉曰、不能諫、又賀耶、上皇復辟、以國子監獨無賀表、問徐有貞、有貞以鉉對、上立召見擢少詹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恭、鉉不好名、務長　至有所發、吏人不寒而慄、子瀚舉

進士、奉使行錄。閱其行。慮、心還遠。如故、則殊喜、翰官副使。餘杭錢氏於家。

張寧、字靖之、浙海鹽人、十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之句。景泰甲戌、擬會試第一、以南人抑二甲、力學攻文辭。授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舊劾大臣陳循王文。以科舉私其子、陷考官。廷臣意譬。天順中、鈐約石亨等。聲焰稍戢。皇太后壽、尚書姚文敏、欽大臣李錢齋熙力爭之。且云釋老不宜崇奉。救同官王徽忤內閣。勸天子芟祀政。脩省以弭天變。以甦民困。朝鮮仇殺毛憐、即卜兒哈父子、寧以片言代重兵。俾之感悅。成化初、劝經筵薦王竑李秉可大用。奏皆鄉試名額。時有

以天縱二字。請加謚宣聖者。寧議此二字不足重孔子。已之。太。監。寧。欲。一。見。寧。必。不。枉。廷臣頗忌。出知江州、郡事一清。明年乞歸、父老遮泣。寧敏英矜才。生蒙忌嫉。已御史張敎特薦。終。不。起。寧老無子。所蓄妾高李及寧卒、年可十七八、剪髮誓死。不得。閉齋不下樓者三十九年。旌表節云、

王徽、字尚文、南直隸人、以進士選庶吉士、出南京給事中、成化元年、與同官王淵上書開言路。累大体。歸罪李玉。指斥內侍。復言送后不慎。外臣毋得內交。犯諸忌。謫普安州、葉盛陳音等疏留、不果。薦起參議陝西、踰年謝。病。歸。子常、以進士仕至太僕卿、有丰稜、喪母毀瘠。

論曰、逆璫易儲、為　心中奠倫堂上哭聚事、議与鉉兩不負祭酒靖之偉貌　能雄文直節於復踝後多所匡粥惜不竟其學尚文之指斥内侍亦算一鳴

林聰 李佩 豐慶

林聰、字季聰、福建寧德人也、正統四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外擢景泰元年、起都給事中、時廷議迎復上皇、都御史王文聞上旨、疑不決、大學士高穀持千戶龔遂榮書、示諸朝、聰見之、舉手加額曰、賴有此○遂以聞○帝見書、頗以人心皆思上皇、遂有旨迎復、是時中外多事、聰在言路、知無不言、嘗劾監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內侍善僧貴幸○聰廉其不法數事○劾之○上付司礼監○聰復上言天下之法度○天下○掌之○今之○門○以下

下、丁無過与給事中侃
俱大臣皆務將順、勉署名、侃執奪大嘝
及選宮僚、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郎、熊亦、不敢
辞也、其明年、懷恩卒、聰陳大寶八事、其首事則以正大本
為請乞復見深皇太子東宮上優容之、無所譴責、轉吏科
給事中、聰見吏部陞官太濫、疏請申明三載考績三載黜
陟之典、時有知府李幹、陞參政、未逾仕、僉事陳永屢任、未
及一考、皆濫陞布政使、並以聽言落守舊職、自是銓曹畏
多畏忌聰、聰為甥教官求近地、都御史王文、以夙怨嗾御
史王溥劾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當死、礼部尚書胡濙會

議、謂文曰、以七品官而擬大臣、以嚮託而擬遷官、二有于律令乎、挪衣出稱疾、上遣興安問狄疾、狄為白其故、乃得左遷國子監學正、英宗復辟、歷右副都御史、内批詔奪情掌院事、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寬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下令曰、功非生擒就訊者不假、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奉命出賑、奏截漕粟十萬石濟之、陞右都御史、出巡撫大同、逾歲致仕、越二年、復起掌南院、聰以敢言受知上、于是群屬皆尚風裁、當事者厭之、聰曰、已既不言、而又案他人言、非吾所能也、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時汪直方擅

罷、民巡撫陳鎰、聽不從、以此不滿人望、乞休、不許、十八
年、卒、十公、贈少保、謚莊敏、李航、字布正、順天東安人也、正
統七年進士、景泰中、當面斜戶部尚書金濂搖詐徵歛罪、
有旨宥濂、侃臘行近御前厲声言濂罪不可宥、遂下濂獄、
英廟復辟、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薰提督鴈門等關、首
奏巡按御史李傑不飭、坐斥去、貪墨吏望風斂避、有生番
鹵酋小石發子者、鹵備駝馬來贖、倘請歸之以結其心、上
從之、在邊興化厲俗、士悅民懷、吏骨令服儒巾、微其草心、
向道、人頗笑其迂、外艱解任、單尺撤酒不涉行、服除、遂請
致仕、家居貧甚、卒、無以殮、子德懷、德仁、皆舉進士、

豐慶、景泰中、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宦不法事、上嘉慶敢言、令陞右布政使、康聲大著、有知縣不飲、冀免、以白金為燭壽嘉慶、慶未之省也、然燭者以告、慶佯不信曰、誠然、之乎、對曰、然、而不然也、慶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今無爾矣、知縣大慚、棄印綬去、然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

論曰、天下事皆意外、上皇豈知其復返、懷愍豈知其旋歿、遂使功臣與忠臣分而為二、然迎復與朝南宮諫東宮、復東宮、明明在人意中、而視為意外、則家事

難。口舌爭矣。聰與慶爭不勝。而口舌遂胠千載。漫辟淺報

慶者大啇於聰。何與。敎之抗議耶。李聰自言。使果與李

懷同心。太子司直。胡爲乎來也。張元稹稱聰忧然兒新

秩。惠哉。不然之。

倪岳

倪岳字舜咨南直上元人也父謙正統四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歷官南京礼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岳夫人姚夢有緋袍入室生岳謙奇之故以名謙初為翰林學士時主考順天有權要子以弗獲構謗戍宣府岳隨戍為宣府諸生天順八年舉順天為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成化改元謙以登極恩起戍所復官學士是時纂修英宗實錄父子同在史局人以為榮然謙嘗教授內侍書已內侍用事輙推轂謙謙每坐于清議罷輙復起及謙致仕時岳已轉右侍郎弘治時茂陵升祔揚守陳言天子七廟凡

既太祖即為始祖、百世不遷、禮也。今宜并祧懿熙三祖
而自仁祖以下為七廟。岳不然之、上從岳議、祧懿祖而存
德祖不遷、禮科給事中衷九功請正京師應祀神祇、章下
禮官、岳攷古證今、諸所稱君稱帝。道佛神祠。一切矯誣。悉
請裁革。九功復欲更定孔庭從祀。諸賢。請黜荀卿、馬融、王
弼、諸人。少詹事程敏政、疏亦及之。以為宜黜者八人。復有
所改正七十二子。岳上言曰、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可賤、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顓門講
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
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

已久、又何必區區聽見、追論于千百世之後哉、先是成化中宗藩常請莊田、及有內旨傳奉官、上登極時、悉已裁革、七何、後踵前繆、岳因災異、特疏及之。上報曰、二事朕自裁處、六年、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深。之。皆。矯偽。上初削奪斥遣。中外稱聖。今復召還。有損聖德。上不聽、已給事中柴昇復言之。乃已。然度僧蓋不止、岳三。上疏爭之。不報、部郎王雲鳳再言之。事稍減息。時內庭頗好齋醮、岳與邦禮。往往持正抗論。權貴滋不悅。九年、改南京吏部、尋召入為吏部尚書、岳典銓衡。不恤怨望。獎恬抑躁。干謁消沮。或勸岳毋別白太

過、岳曰、家宰職固如是。岳於諸卿中、最推遜馬鈞陽文升。至論國是。亦毅不肯相狥。文升言今天下財力太耗、計無所出、獨藉裁折粮價輕、或稍增之、以佐國用、岳曰、東南民力竭矣。文深重之。因而生変。誰任其咎。乃不果。增十四年、卒于位、贈少保、謚文毅、父謙、贈太子少保、謚文僖、

論曰、倪文毅才學識量。朝端引重。峻潔過其父謙。岳四傳本與法王齋醮等諸侃侃、有功吾道。而議祧王、謙倚享頻。不合。有明父子為學士翰林一時同。在史局。誠希覯。爾並得謚文。二百餘年。獨岳父子。

陸容

陸容、字文量、南直崑山人、進士、歴職方武庫、成化中、蕃函累數千言、由中朝議遣使迎西域貢獻于嘉峪、容曰、獸非其土性、不育也、上方罷獻、而言以近之、交人不靜、上意窮兵、容謂未嘗頭畔、而我遽加之兵、非萬全之計、時論韙之、錦衣帝朕者、毒險、方幸用事、至以告反為能、容言於尚書、竟論死、朕、而被極者得白、用兵西南夷、方選將、中貴人入其賄、代為請、容以將非其人、啓釁速禍、結怨久遠、他日之事臣不敢執其咎、且亂法撓命、以私市恩、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上從之、遂著為令、他所論公馬与數籍輕重、設

版法、便民田牧。又陳四事、皆經國之大者。參政浙江、癸若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以計入、論漕渠利害。語侵時貴。罷免、家居孝友。喜慍不形于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所著武齋、菽園、州志、兵錄諸書、

論曰、文量得力在讀書。知譜書。有別解。志識書。採華豔。摹險恠。傍博敍。尚荒忽。五者皆自以為屈首翰快。每直窮老而不適於用。文量步年便善著書。酷好經濟。即小閣。便華定。鄙治亂。率以折中貴。不獲展所欲為也。染兩浙、知君政元矣。朝廷方清明。而以冢宰胡為乎。豈倫鑒猶未一也。

周洪謨

周洪謨字堯弼、四川敘州人也、正統十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洪謨朝退、自維讀書務裨實用、乃入中秘考閱所未見書、備有關政本者一十二事上之、歷國子監祭酒、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下禮官議、尚書鄒幹以為不宜加、洪謨復爭之、乃詔加籩豆佾舞之數、從洪謨言、踰年、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監丞祝瀾、疏請天下郡縣孔子廟、皆木主、如南監之制、章下禮官、洪謨以瀾議不中、部調廣西府經歷、洪謨遂著有疑辨錄三卷、進于朝、不准行、真定教諭俞正己奏言、

我朝令日曆數有差。稍綴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為書上進、洪謨命集曆科官生與正己參論。既竟日、弗能決、洪謨以王己繆妄、請下錦衣衛治之、遂上言璿璣玉衡、尚書蔡傳制非是、以較古步不合乞、更定于製圖式進、上〻賜上尊寶鈔嘉勞焉、洪謨學有見解。然亦拘執不避。茂陵升遐之歲、月當食不食。廷臣以為宜賀、洪謨謂陰盛之象、不可賀、遂止、注發天壽山、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歸請暫令休息、不報、乞歸、中途遇疾、懼不起、上安攘十事。歸又三年、卒、謚文安、初督撫項忠既討平湖陝荊襄唐鄧之亂、下令有司、逐流民、有弗率、戍邊、當盛暑道路、疫死者十萬也、洪

謀惆之。爲耆瀜氏所說。請發法安集之。士何熾餞、瀜氏後集、于是右都御史李賓疏其說上之、上命副都御史原傑往安集之、爲縣八、爲郡一、設一都司衛所總制之、人皆懷德洪謨云。洪謨嘗泊舟邗江、夜見一人、當布前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洪謨驚問子何人。曰、吾友鶴丁山人。忽不見。洪謨遂以詩訊維揚守曰、生死輪廻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守訊郡氏、云友鶴山人。元末隱士。以詩名家。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

論曰、周大安留心民瘼。不淵于事。識多有裨時政。獨孔庙礼所贊。殊少準繩。則其圖璇璣玉衡也。敢能以蔡傳爲

非我丁應壬、讀書或未免抑來、再世猶爾乚

姚夔

姚夔、字大章、浙江桐廬人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人、授吏科給事中、上之北狩也、郕王監國、及即眞、夔預議有力、超陞南京刑部侍郎、改禮部、往考察雲南官吏、還朝、留禮部、七年、景帝不豫、夔與兵部侍郎商輅議、復皇太子、疏具未上、而上皇已復辟、石亨等譖夔、出爲南京刑部、上皇頗知夔忠於太子、召還、禮部左侍郎、李賢曰、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乃改夔吏部、佐鹽山、時鄒幹爲禮部右侍郎、有眞定守賄石亨、求漫官、幹受亨囑、挾夔同列、擬奏稿送夔判、夔擲筆大言曰、寧無侍郎、此稿不可判、亨敗、

附亨者黜、夔名益重。進礼部尚書、天順八年、上崩、夔與

邦礼、茂陵中頗能持静。昭徳宮顓寵、衷位久虚、夔疏請謹

小星宵螽之分。以兆百男之慶。成化四年、慈懿皇后崩、上承

孝粛太后命、不欲合葬祔廟、下廷臣別議、閣臣彭時等争

不能得。夔率。廷臣。百。餘人。再。三。疏請。後。闕伏。文。華殿。門。哭。

諫。上頓首皇太后前。逡巡乃從之。後泰陵見夔奏疏。謂劉

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夔嘗薦左僉都御史張岐

巡撫遼東、岐為猾李宰累、坐逮、御史謝文祥、因以劾夔、上

怒、下文祥獄、夔請貸文祥。俾自新。罷臣帰田里。上曰、罪文

祥非以卿。不許、五年、代崔恭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七

年、星變、江南大風雷雨、海溢、漂廬舍、蔓上疏請命廷臣共修所以安民弭患急務。上是之。詔簡重撫臣。飭勵府司守令。停免是歲粮芻鹽課額料匠役。蔓仍乞罷田里。以謝天譴。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子夔、岱進郎中、倚、足、俱為名明府同知、

論曰。能文敏所爭。皆天子家事。而門一節。遂為世廟時爭。禮前議。得不得。時也。預奪嫡遠。禮天子拘毋。孝肅直是孝不孝。閔至德。追尊而格於禮。天子不拘議禮。諸臣。天子自以為孝。慍。至情。涕泣可以回婦聽。不可以平帝堅。各。有。其。故。非。幸。不。幸。之。解。可。委。蔓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追擬唐杜黃裳。而未免通賕謝。當時私睚需官之

許所自來也。而素自在。觀子璧以進士試選郎中忤。尹。是。黜

爲思明府同知。郎。家。教。有。然。矣。

楊守陳 孫子茂元 瑛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也舉鄉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讀官多讜言陞侍講英廟寔錄成遷司經局洗馬上命作內宴樂語守陳曰吾以工瞽諫天子過聽不賢于優孟滑稽之談乎尋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有權貴欲援之守陳謝曰嫠婦老矣改節乎泰陵即位例遷宮僚官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侍郎上為削南京字憲宗升祔詔議祧禮礼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礼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

直原本統也宋禧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宴乖、非禮也將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請開小經筵講學、御午朝聽政、累數有言、有曰臣恐陛下銳志少懈、欲心漸滋、伏望退朝御文華殿、日值內閣大臣一員、領講官二員進講、聽講未明、即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諮詢、人才孰賢不肖、政事孰得失、天下何治亂、歷代何興亡、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午朝則御文華門聽政、百官奏事、面與裁斷、言有忠讜切實者、議行之、謗佞諂諛者、黜逐之、愚戇狂直者、優容

之塞訥不能言者補本備陳之大抵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賢才常接于耳目視聽不偏于左右終始如一比隆堯舜不難上頗遵行之及修憲宗實錄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已又請老復不許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職史館先是天順中閩人高瑤以貢就選教官疏請復郕戾王位號為之立廟且言己巳之變非王不能保社稷以待至尊不報成化中追復景皇位號実本瑤至是守陳以為國可滅史不可滅請雖後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与方黃死事諸臣皆湮沒無傳及今蒐採猶可補葺景皇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

王附宣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志草成、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方正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是非發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為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阯、南京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陽、廣西布政使、守陳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茂元以成化十一年進士、副使山東、時張秋河決、上既遣劉大夏往治、已又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茂元上言官多民擾乞召二人還使大夏得以專力而成功又因事納誨勑祭河神時、

焚帛灰如人首狀。茂元遂言水者陰象。其應為後宮。為櫱翟。宜戒飭后戚。防禦邊寇。與等執奏、以為妖言、詒遠。茂元去、山東百姓逋逃者泣訴道擁不能行。入對。佩之不屈。謫長沙府同知、已乞歸、起應廣西叅政、時逆璫遣索藩臬官賄、茂元曰、官以賄成。非盜官帑。則剝民脂。畏無妄之災。犯有名之律。璫將益深。死不為也。璫矯旨令致仕、璫誅、起歷貴州巡撫僉都御史、節制四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時討董子坪等寨苗賊、事未集、俄改南京右副都御史、茂元曰、吾幸脫事去。遺後人以勞可乎。援策諸將。立討平之。乃行。久以刑部侍郎卒於位、守陳孫經歷美璜、主城門鑰、武宗時、

駕每夜出、江彬語郕國公取鑰、美璜不與、曰、必判牒則可、彬怒、召責之、曰、駕夜出門宿侯之鑰不可得也、下獄廷杖、彬敗、遷刑部郎中、瑤後任知縣、陳布政遥忤中官、被逮、連瑤、遥道卒、瑤為曲治棺殮、如禮、及赴獄、罷官、食貧、老事母孝

論曰、開國時止有追尊、未及祧議、自永樂中以太祖配天、便應正位百世不遷、周有后稷、號始祖、所自出太王以下俱有聖德、不得已從昭穆、而特建世室以永文武此亦從權不可以概後世也、夫德懿諸祖功德不著、即其諱尚未詳也、安得以比周之前王、故昭穆之說、太祖

時一例太宗時又一例必奉一始祖而後可行昭穆否四祖內或一居正而太祖從昭穆之列於情理當乎否乎既居昭穆而以七盡議祧使配天者而六從祧議于情理當乎否乎以上古祀之權者而勅以為禮之經守加失昧矣是故太祖時不能七廟從四廟之例以德祖稱尊而遷祧之至太宗時既尊太祖配天居帝尊四祖另室遷祧太祖以下從昭穆遷祧所以隆開國也若夫兩京分配南以仁祖北以太祖權已失中若太宗亦上擬配天是彰其不臣又彰其不子亦謬之世廟之彰其父子不臣抑不予也敬尊之而使九京恐不自安豈孝子之心哉老

婺婦壬午已已尚有補錄二議。稿未及上。大率持理近正。家世顯赫。子茂元、鳳節可嘉。婺婦史有肯子英。吾獨難。救。職。高。瑤。請。漢。景。呈。位。歸、乃。在。天。順。時。不。見。罪。

丘濬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事閣臣李賢韙其議為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預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就法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足信後世心共議稍異同輒譊譊捽冠子察執愈堅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又以己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

可遷予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
濬議論高奇多所矯正論秦檜則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
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大正則以為生事論岳飛則
以為未必能恢復興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陸棻
酒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
義有資治道而于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
值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嘉賞陞禮部尚書
掌詹事府事時濬年七十餘矣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加
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保治中興一轍有
曰我太祖恢復中夏其建極始自戊申而陛下踐祚之[illegible]

適與相符。天意欲守成、直追創業加警也。通觀漢唐宋之世。大率百五十年後。繼作中微。政務積弛。綱紀漸衰。而俗日流偷薄。考其所以不可復振。此無他。繼作之君皆生於豐亨豫大之日。宮闈逸樂之中。不歷艱阻。不身奮勉。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妖孽興而不知警。良言進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狃於一日之安。顛倒乖離。不爲明日之計。不亡何待。向使其君若臣。憂盛危明。灼然預卜式微且至。感上天之垂戒。汲汲不怠。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哉。今者彗星見於天津地震天鳴無雲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

督撫民可畏也。置警虜政。盡屢舊規。以報天怒。願陛下端身以主本。清心以應務。遏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不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知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奸惡。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為要。凡萬餘言。請列座右。等舊鑑。上覽奏甚悅。謂切中時弊。命議行之。濟生海坊負異能。自以聞世出。及而首制科。陞列內閣。甚觀古事也。害。至當不阿。衆吻論者。以為孤與云云。又嘗論計四、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

未必皆實。上從之。會禮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以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往時數詣濬家、嗣失職怨望、突奏訐冢宰王恕、乃濬故嘗言恕誠好吏部。頗好名。衆遂疑泰奏出濬意。又與劉吉不協、吉為聯署其門陞之、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于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當為尚寶司丞、濬常謂朱子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畧焉、為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所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卒未易求、采其精者為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

學的。其他著甚富。世稱其博。

論曰、世傳文莊少請婚於大宦黎氏、黎辭之、不許、其後作鍾情麗集、稱黎女不偕、意在報復、余觀其學頗正大。依歸經傳、寡陋、此一節。若陂云、瓊山學博貌古、其心術不可知、天好爲原古入情之論。破俗見猶。未免游口。至以大學衍義補中。無作及內臣一語。輒疑之。則此其權。用也。果與近侍頭昕。此書豈能尚帝聽哉。竟。此一解。使帝心可之。衆知倫敍不足患矣。劉大夏、戴珊知無不言。其亮豈不如濬。不免頗忌在此。帝亦爲之口吃。然則文莊。蓋權而不失乎經者哉。

徐溥

徐溥、字時用、南直宜興人也、景泰五年進士、初授編修、天順元年、兼司經校書、成化中、歷吏部侍郎、時萬安劉吉尹直咸在閣、頗不慊人望、泰陵即位、安直次第去、溥以礼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時同官丘濬卒、上相李東陽及謝遷、溥爲首揆、同心題擬、一洗成化傳奉意旨、干請斷絕、是年、上以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葬昌國公有勞、內旨傳與還職、溥不奉旨、奏止之、武岡州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臺省臣論救、并下獄、溥與同官疏爭、遜得薄譴、并宥言者、而岷王祿米亦削、

中官嘗傳上旨至閣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禮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礼以少為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而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是時中官李廣導上燒煉齋醮上頗為所蠱溥等復上疏曰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称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胃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

及番經厭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矣災感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蚤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訛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疏入上嘉納十一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目眚致仕卒贈太傅謚文靖溥倣范仲淹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上籍于戶部詔獎予復其繇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宅之溥終爭訟者紛然

論曰徐文靖當極盛時中外無事天子屏佞幸得令膝前畫可閑邪存誠語光竹帛凡廢撥庸而但以諫

議聞訒也訒東成而尚口也而狀有變例褒也褒無不無言也褒無不徒言也褒朝不尊危行而言可不遜也顧劉文靖、謝文正、李文正、咸與同朝而溥獨有孚望不聞逆瑾時事

劉珝

劉珝、字叔溫、山東壽光人、母歿、廬墓、耿、奂、問、安、其、父、曷、詭、輒、馳、墓、所、往、返、三、十、里、一、日、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登正統戊辰進士、歷翰林編修、珝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嘗議迎鑾、天順中、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議處皇后喪禮得當、歷太常寺少卿、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珝在講筵久、受知憲廟、呼為東劉先生、嘗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容跪昌言、李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意甚薄萬安、時對客謾罵安負國無恥、安積聞、深恨之、林俊嘗曰、俊以妖僧繼曉借術貢邪、肆興土

木不撓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為伍唯劉叔溫丸為上解乃得薄譴二十一年安比太監昌袖紙一緘上有硃書封字蓋御筆也呼安與同官劉吉示之啓視則一通名書數語有云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入王越賄謀與淩彝朝廷君不去謂必壞大事昌乃佯驚走報珝且曰聖意堅進之甚行無及矣珝曰致仕可乎曰內意如是故先露之珝翊日即請告為給驛歸及卒贈太保謚文和珝秉心不疑直諒有餘人稱珝東抄博野北判云嘉靖中言官疏詡孝友乎化土昭賢祠祀之

論曰人臣諸善不勝數不如其一二大事不錯左道惑

亂時得人主深信備位默定此豈真以口舌爲能是故人臣貴以其素

高明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陡徙、民耕汙地、畝收粟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民何以堪、不可、天順中、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筆、明言臣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既而曰、高明真御史、會尚書陳汝言代于謙為兵部、不數月、奸贓萬計、明廷劾之、獄死、詔收石亨、明與門達籍亨家、還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歷都御史南京、明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不少借、楊州鹽寇

起、守兵失利、勅明勦捕、明令並江置邏堡。亂高山里候。賊出沒露蹤跡。不得逞。中官谿私鹽、縳儀真指揮、群李大渦、明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即家賜便宜討賊、力疾赴閩、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析上杭溪南里為永定縣、控賊。上疏乞休、不待報、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自以五宜罷。稱九宜居。

論曰、亨不敗。不言亨。〻敗。言亨。此何難。亨敗。言。亨。不。死。亨。敗。足。以。死。何。為。枉。律。以。快。聽。若以得免百人為長者。則明於諸獄。未嘗曲貸。姑息非以存法也。与溺濫同。

羅倫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喪，詔奪情起復，倫疏于朝，乞令賢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吉事有旨。倫狂妄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侍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賢不敢。賢當國，諫臣岳正、張寧、王徽、王淵等，咸被竄斥。御史楊琅，遂因倫并乞進復徽等原職，以作士氣。賢票旨責琅朋比。于是天下頗薄賢，而倫直聲益震。賢卒之明年，商文毅輅入閣，召復倫官，尋以疾辭歸，築室金牛山，閉門講授，

時与白沙論學、往来書十年、卒、倫性直戇、与人言、竭底裏。慷慨樂善。少嘗訪友。嚴寒。单衣不可忍。上床擁衾危坐。友人解衣〻之。歸。会乞人僵于途。解以覆之。去不顧。既登第、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力不足、有司欲助之、堂食錢貽書責之、不受也、故事京官皆資隷薪錢、倫却之。曰寮友曰、此東里誤也。客晨至留飯、妻以告倫、〻曰、之傍舍干之。比舉火。日午矣。平生不受饋遺。龐然自恰。學者稱一峯先生。

正德十六年、追贈左春坊、左論德、謚文毅、

論曰、一峯与同里謝忠、公車獨後、僦一僧舍、掃塵梁上、薦一軸、為畫鵝報梅國、款識、約畧報狀元 三字。

果而提而論第一所識然論康偉極非治世遠略不過清介自全耳以一諫書了其功名知由汝之學之不能大也李文達與張江陵及楊文若三奪情稍有緩急不可一概論也文達于曹石時不可不奪情江陵當神廟初沖益不可不奪情文若即奪情不克齊難蓋罪寔不在奪情而爭之者借其奪情若一峯之爭於憲廟之初宜也以是不入清介而列諫議云

張珍

張珍字廷貴北直滄州人成化丙戌進士為涇縣廉幹稱擢御史負氣敢言歷按遼東都御史陳鉞誣執遼東入貢夷人以為犯邊諸夷忿將為亂珍上疏發其事詔兵部右侍郎馬文昇往撫之時逆璫直生事喜功請身往視鉞妄為直言鹵有警須兵來直同撫寧侯永出不見鹵因殺無辜掘髑髏報捷直與永鉞皆得叙功兵部覆珍疏罰鉞俸而已是時王越掌都察院事鉞恨越不罷治珍直還京鉞送直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未至京三十里王越亦出迓直直辭不見還奏珍妄參被擄人畜名數過多

遂遣腹心千户聚、同都御史王宗彝往審勘、宗彝阿意直
誣珍、械珍至京、詔獄直、令酷刑逼招受越指使、珍不服、多
官廷鞫、無敢與辯、竟謫戍邊、御史許進疏白珍留中、久之、
直敗、復珍職、與致仕、弘治中、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坐
言官論列、召還、改南右通政、以母老歸養、卒、珍性強鯁、敢
尚嚴刻、所至風釆、為時所重、

論曰、直手一斧、馬、鈞陽尚為所批、何況強通政

儲巏

儲巏字靜夫別號柴墟南直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授南京考功司主事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弘治改元巏上言五人者前以直言殉國必不爽節辱身乞赦還置風紀論思之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詔下吏部盡起用之進考功郎中考察庶官尚書耿好問嘗罷一官得實忽改評巏不從謂好問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好問大慚良久曰我為汝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朝士悚然儲靜夫陽秋可畏九年武岡知州劉遜以抵王

奏許逮下獄科道官龐泮劉郝等連章論救上怒并下獄
巏復勇申救諸言官不報尋陞太僕卿陳為政使民者四
事報可歷户部為侍郎瑾瑾用事每多挫辱公卿獨不敢
齊視巏稱巏曰先生巏輒自愧憤引疾求去去數月瑾誅
召起選部諸侯卒相繼用巏又不樂乞休去又明年召起
南户部是冬陞吏部左侍郎尋卒卒時索筆書國恩未報
親養未終八字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藏至數大篋竟
以殉欽謚文懿巏于王守仁為前輩顧伴來問學若弟子
陽明懷之以詩有曰柴墟吾所愛春陽溢襟眉
論曰制科以來凡居鄉會殿第一舉以名謙見長如

羅倫、楊守陳、姚夔、劉定之、吳寬、梁儲、章懋、李夢陽、趙時春、沈懋學等、儲文懿又其一也。朝廷以言取人、而立言御時政者居多焉。間有以言垂後世者。

吳寬

吳寬、字原博、南直長洲人也、成化八年進士、寬少諸生時、好為古文辭○累應舉輒躓○竟以歲資貢入南太學○不肯復就試○提學御史陳選、惜其才○強之○遂以尚書魁應天○而是年礼闈亦試第一○授修撰、進右諭德、弘治中、歷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康陵在東宮、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況又間有推移○時或衆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儲○君○父○宰○天○下○者○子○

上嘉納之、凡廟廊會議。人不敢言。寬以雍容片語而決。時威寧伯罷黜久、上疏自列求復爵、寬曰、若論威寧功。先皇時已論革。今乞復爵。當攷自後何功。祭酒謝鐸、請斥吳澄從祀、寬曰、從祀苟有裨於經傳。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何獨廢澄。十七年、孝肅太后崩、廷臣欲遵先帝時、議祔葬、祭廟禮皆如適、於是謚称肅后、與孝莊同、輔臣劉健以為非、疏請再議、寬抗議曰、魯頌姜源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之證。漢以來類然。至宋始有並祔都。然皆諸帝繼室。作配生前。非沒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殁、仁宗傷痛、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此豈後世所宜法

乱。廷臣皆是寬議。會疏上。上喜。乃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奉慈者。上建以祀上之生母孝穆皇太后者也。寬宏厚廉靖。好古力學。文翰遒美。疏眉目。豐下而頎長。美鬚翛翛。望而知為長者。于生平交。真能生死之。折節下士。布衣沈周輩。皆因之而得名。以禮部尚書兼詹事府。卒年七十有九。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有匏菴集行世。

論曰。初文定侍郎被名時。盛應期者。監濟寧閘。則由閘三日。不得越進。寬喜。曰是誠所為應期也。後應期忤璫不測。寬為之求解於李廣。得貶去。後廣敗。索中秘書有寬筆。寬為應期屈也。寬品望自在。顧不原。概應期之故。

幾以為通好權衡寬與康海絕似而海不如寬之早有
以自見按寬行迹宜列循謹而中有不可奪諸生時慷
其友陳震貧為窮廉例舉賂震鄉試震須解額覺瑭
樓不以得失介意讓貲裝所需與同歸已別禮部彭
文惡殺以鄉劉震為狀元司禮監瑾畫獨尔御可
作狀元彭恨不敢洩不議仍用會元而寬得之寬
圭角不露而步履有常瞻視不苟後進望而敬
之劉鳳贊載文定與何耕淵耕罷案會令歸囊
室生其弟纘祖為使者年俸捐作文定之個囊贈且為
資補諸墓然以為識恨有古人風其度量固有異也

又未遇時、館百里外、学徒母寡、母女及笄、昏夜使婢通詞、女定大驚、謝絕、明蚤辭館歸、至老不言、後訓其子孫、一及之、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南直吳人、與同郡趙寬、名皆擅多士、成化中以進士會試與殿試皆十九名、弘治中、爲禮部主事、性堅而執、曰怔、然行己信、獨頗不諧於時、乃好讀書、購藏甚富、率不善記、所著撰亦闊入誤究、每當得意時、手足不能禁、人稱顛主事、偶相者入座、大言君貌非常、惜促數、當於某年月日、循吉驚遽、投劾移免歸、之而待相者促數之期、則陳戒家人治棺衾、亦作謝世文字、遍別所知、逕至期端坐、小病不作、或勸出山、瞪目曰、甯小衚用、事冀必躬試乃、閉門綜治故事、著有金臺退小文最善、嘗曰、吾見文章家

多以僞壽犯造物之怒不少于所作董氏誌有云文壞於
墓銘不正也壞史矣子孫乞言無不稱為忠臣孝子慈母
烈婦廉士才子也操家乘為國書是知欺國而欺天嘗使
其子諸生詣闕上書請復建文年號以信國史監中以景皇
帝及元順帝為比謂景既降郕王先帝時得復帝號順帝
知天命有歸避位而去其祖也太祖不削其號賜以謚曰
順帝以親親言之則宜視景以避位言之則宜視元
之順帝急宜追謚併復位號以慰諸靈時達臣咸右非顏
主事[illegible]此四章上寬仁不執嘗慮金山後從南幸郊南今
山人著有金山盧陽二志及手錄一書

論曰、按太祖北伐、為天下存中國也、燕王南征、取天下與私人也、公私分矣、顧北伐者崇其祀、又復歸其主、而南征者、焚其身、隸復、錮其子孫、即何至奪其寔、不復存其名乎、且也順帝之天下、其祖傳之、讓皇之天下、有其天下者之父傳之、視其父等于元之祖、將何以示後世、視其父之所傳、弟不能如元祖之所傳、又何以安厥心、若夫景皇帝欲有其元之天下、而元之後、猶復存其有天下之名、則于處建文也、宜有定格矣、孝宗褒稱納諫、雖不行君謨所言、顧君謨即在野而能叢滿朝所啞、是曰一鳴。

夏寅

夏寅、字正夫、南直華亭人、博學不務細嗚。為文然自出机杼。留心時務、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文山自許。人仰來然。彼學術鑿〻也。正統中進士、歷南御史部、出副使提學江西、崇寬行。默浮華。所次無步衡者。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脩陶侃讀書臺。浙處州氏、向苦虐政、咸之戢、曰、須夏參政。和。寅至、歸係柔。布政山東、以休息養民。特疏兩京之勢宜合。徐連山左。飢饉可虞。臨清南北咽喉。萬一阻梗。為害不小。須大臣有碩望者。鎮守徐清。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已預。乃止。德中疏氣聚散之故。復授書南巡撫。賑吳荒也。時

論奏若文廟禮樂之數。以至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諸切於政本。誠心直道、無嘗爭擾。當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知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論曰、人臣知無不言。非毛舉細碎之謂。言固難、知亦不易。知其大、知其要、知其理於遠中、知其便於手之近。然又須知挽回啓導之法。以擺脫塞責。賢者猶不免矣。兩京雖古一言。豈但正德時為要。如崇禎中河洛有重頹、缺吸自靈、何至斷門自斷。在和光中、則更加惜。無正夫為一破口矣。

張吉

張吉、字克脩、號翼齋、江西餘干人、以成化中進士、工部營繕主事、時太監孚敬省、濫授工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挾權寵、乙巳元旦、星隕有聲、應詔直言、疏劾二邪、坐貶景東通判、景東西南極邊、土官陶氏、世據郡章、民不知化、吉初贄吉、列銀貝數、不受、以吉空囊不攜家、謀為置妾、謝却之、已處其子就教、諄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子弟化之、痛母歿、侍父有禮、彝民益感、手錄諸經、以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寘座右、自勵、孝廟初、同知肇慶、為三縣隄水便民、三載隄成、漫為實蔡衛、民自此以姓々、賓以號々

隄。志。不。忘。都御史秦紘、為總兵柳所誣、逮獄、吉為白之。轉梧州知府、凡百節省。來道曰。破積弊。出塩權餘利。應公費。廟樂崩壞。延樂師呂應積。聚諸生習之。備兵府江、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吉。以。計。離。之。併。力。于。東。西。亦。熄。正德中、歷右藩廣西、行內台、為逆瑾所阻、家居。嘗曰學者不讀五經。通事自爾窒礙。所著有古城集、貞觀小斷、佛學論、節胡居仁居業錄、謂之集要、

論曰、吉崇經而試於用。是非斷斷。不苟。庶幾經濟之材。而位卑才促。其已效者如是也。知治中、宜。擬。其。初。蹤。不。次。以。之。遷。猶。循。資。歷。也。哉。用。人。者。失。據。

林俊

林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主事刑部、署員外郎、太監梁芳引僧繼曉、以秘術惑上、上發帑金數十萬、為造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曰、臣按僧繼曉市井下賴。先挾邪術。欺誑楚府。竄匿京師。謀蒙聖眷。以陛下起三邊五之資。陷唐憲梁武之轍。逼遷民居。妄廢國計。聖眷日損。人怨日興。顧緣引繼曉。寔惟梁芳。芳芳傾覆陰狠。附之得遷要路。與忤動遭竄逐。數年間假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乃至為繼曉陰求益寺。以相煽亂。飛語外聞。又自謂力諍上前。為主遏脅至是。是畏。天下議。已、以

陛下專惡名也內外臣工誰不痛心而卒不敢一言及此
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不畏死遑恤官惟陛下為天下
後世自愛上大恕下俊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黼疏救俊并
逮謫黼江西吉水人已而兵部尚書王恕昌言請復俊以
勵忠直不報謫判姚州尋以星變敕俊復南部孝廟踐阼
陞雲南副使四年轉湖廣按察司以災異疏陳時政不報
遂請告歸久之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陝西地震
上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宋宮闈內侍柄臣之
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節賞賜戒逸欲遠佞
幸親賢人時武廟在青宮好與諸宦官逐戲後復上疏以

為農作小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款其予俾守先業況太子國本為天下所係託頗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深意也乞召礼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南光禄少卿楊廉充講讀官致仕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乞礼致為宮僚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乞今以布衣入侍不果行尋乞休致時中自代不許江西盜起以左僉都御史出巡撫單車深入為數朝廷德意咸就伏寧濠累乞琉璃廠奏止之至以鄭共叔之譏京諷鄙為鎣內艱歸是時四川賊藍廷瑞及曹甫等先後起聞四十餘萬破州縣戕職官加俊右副都巡撫之乃造諭如前江

西故事賊已羅拜奔約既復督諸路分軍進夾攻大敗之多所斬獲顧渠魁未得俊復与總制尚書洪鍾共事合滇楚河陝四省兵追勦盡平之事在藍廷瑞叛逆傳是時宦官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悉拒絕諸權倖惡之而俊論議頗與洪鍾不合鍾既以撓聞加太子少傅俊陞右都御史遂乞致仕內批允之臺省疏留不報俊初在川時聞劉瑾伏誅上疏稱賀而又以防微杜漸為請謂功出閹寺國為無人意微指張永等上覽奏不懌俊請歸終武宗之世不起肅皇入繼大統召為刑部尚書時議大礼俊從田間特疏附閣議留中不下還內

臣有不法、為科臣論糾、上付司礼監、不下法司。俊爭于上。
曰。法立。于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司。議罪不當。自宜
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報聞、已而太監崔文廝養
子李陽鳳犯法、當刑、工部尚書趙璜、執送刑部、就訊文詰
俊為陽鳳求免。俊不從。文遂誣上、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
且言祖宗朝。以刑獄付法司。未有改也。自劉瑾錢寧用事。
專任鎮撫。變逆由生。此陛下所親見。臣寧違詔。不敢廢法。
上怒、責令對狀、俊頓首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求
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盗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
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

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罪已不容誅。茲復飾詞。奪見囚。謂法司。為無人。謂祖宗。成憲為不足。守臣受國厚恩。不敢受死。上始優容之、已又爭免知府郭九皐之逮、不能得、遂乞休。允之。及陛辭、復請于上、乞宣召大臣如孝宗故事。每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上嘉納、歸二年卒。卒後三年、明倫大典成、以附閣議、詔奪故官、隆慶改元、復刑部尚書、

論曰、治叛逆。單車數語辦之矣。而治佞幸則累詞死爭之不得也。諫武廟東宮時。已知他日。好弄。幾敗國至乎功出奇。為隱憂。灼治亂之原。言以內侍聽法司、以意通祖訓。俊必持之。而在正德之朝。為更難。

章懋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與編修黃仲昭、檢討莊昶、同上疏力諫。有曰、目今兩廣弗靖。四川弗寧。遼東離亂。北虜窺竊。江西湖廣赤旱千里。正陛下宵旰不遑之時。何暇及此。上怒、杖三人闕下、皆左遷、而懋得知臨武、海內稱君子。時羅一峯論奏李南陽、亦外謫、又稱翰林四諫。懋三人、尋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皆改官、而懋得南京大理寺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御多礦盜、懋皆緣俗設法。尋令怡肅。考績到京、力求休致。年僅四十有一。居家足跡不入城

○府日與四方弟子○橫經論道○二十餘年○公卿畫諫○累薦不
出○弘治十六年、特召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懋至、謹矩度○勵
廉恥○雖祁寒暑雨○必具冠服○危坐終日○士執經質問○更相
詰難○人人自以為得師○士有父母病、例不得歸省、懋特許之○
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至性○士感悅○懋陳教士歛
才之法○以為欲行選貢○不分廩增附生○首令提學憲臣精
加考選○務所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壯者○下第舉人
寬其違限之科○要以坐堂之實○一年之上○方准會試○上允
行之○緣○是○有○選○貢○一○途○自○懋○始○也○正德改元○群邪爭用事○
懋憂之○疏四事○勸聖學○除繼述○謹大婚○重詔令○再疏乞休○

不久明年不待報遂歸嵩誅起南京太常卿辭陞南禮部侍郎又辭詔以侍郎致仕世宗入嗣大統即加南京禮部尚書懋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雖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為人樂易可親如春陽遇泉不為皦皦之行見學者時或不逮有袒裼其側者不責也猶子拯提學歸頗煩責之曰若曹賊還乎不與語拯及妻長跽床下謝罪乃止拯後卒以清謹名太守劉藍以懋貧割俸三百金請為草堂居懋懋不可藍乃密囑工人營成室以就懋懋作書拒之大要以俠君能加惠一郡黎恩多矣一室不足云也時同里蔣冕少從懋學官至冢宰年比七旬出入必徒步曰吾欄

山先生教也楚歸楓山云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論曰清心多刻行楓山學從易簡入而以操合至性為歸楚闌許諸生浮視母病違理時不待報歸淋猶子卒以清虛閒無名心故不為皦皦之行與言理諸家異云故真鄉之人言文懿夏單衣或浸池水中閒以草束其髮陶如也所為見紛華靡麗而恍若可以免矣而廡隅自怒

李文祥

李文祥、字天瑞、湖廣麻城人、與內閣萬安孫弘璧、同年進（成化丁未）士、有才名。負氣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致款。屬題畫鳩、文祥援筆寓規諷。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數往來。高自標榜。見諸撲稜。輒嗤之。詔開言路、文祥以進士直言、時孝廟初立、特請一權。立法進矣。然姑廣言納諫。語過激。台諫右順門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謂不便大行、文。祥從容辯對而出。安佛諭吏部、補文祥咸寧縣丞、王恕奏以兵部主事、甫十餘日、吉人以言事下獄、連及被逮、大理寺評事夏鍭曰、文祥與庶吉士鄒智、罪雖重而名益高、降

貴州興隆衛經歷陳表南至商城城西河冰陷死年三十

論曰孝廟容貞即多所扶納而文祥負氣過激亦不見

答使在太祖時亦當如解學士且歸讀書十年後乃試

用則文祥可以長年為國福無既也惜不竟其志而顛隕

詩有春和風雨節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之句意以貽

德宮非久可情直是明刺并不作比興作閣巴安尚以

先朝之寵遇故見諒於初祚云文祥在衛立均差法招

寨長申嚴場禁非僅以口舌爭者都御史鄧廷瓚南征

洛兵器大奇其才以憲職薦

鄒智　湯鼐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性穎敏、年十二、能文章、嘗居龍泉庵、焚樹葉取其光讀書、如是三年、文思驚逸、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庶吉士、孝宗初立、星變、應詔陳言、謂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持祿怙寵、少保劉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世所謂小人者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政、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所謂君子者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疏入不報、適御史湯鼐、奉差印馬還、赴內閣繳勑、言公等贊新政未

善萬安曰吾輩匡襄力竭、只囊面不從、將退直泒安東
面二字○大失歸善於君之義○不敬、并劾尹直安直去、吉獨
留恨將切骨、壽州知州劉概、考滿來京、與將善、概嘗夢一
人騎牛背、陷澤中、而將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出
陷因致書將、人附牛身為國姓○五色石當是補天時御史
魏璋附吉、吉唆璋、能去將、陞僉都御史、璋從馬文升得此
故、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將、并稱壽州知州劉概妄言
朝政、亦附智名下、三人詔獄、智就訊、援筆供曰、智○與○湯○將○
等○往○來○最○密○多○作○私○論○一○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
一○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奏○塞○責、○一○論○紀○綱○廢○弛、○一○論○風○

俗淨靡一論生民憔悴一論邊境空虛此皆非所宜言獲罪大不赦訊者不得已強坐鼐戍、智、概以妖言惑衆弃市。時彭韶入為刑部侍郎、謝疾不判吏部尚書王恕力救之。大理寺評寺夏鍭曰、臣見主事李文祥及庶吉士鄒智罪雖重而名愈高只可惜者非人主之福耳人主何苦損福而與言者以名謫智廣東石城所吏目、鼐概戍河西、智欣然就道衣結褸穿几不能存親識饋遺堅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廣政悉舉提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鹺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三十有六、

論曰鄒汝愚獄中感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尝

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又辭朝詩。有云盡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忠愛之意。溢於言表。獨許馬文升以都察院主此讞。乃亦為劉吉快其所欲繫。吉威劾矣哉。初王恕奉召至。汝愚陸豫之。謂宜面聖躬。毀。與政者。攜愛融洽。蒙之者至矣。想雖不能用而善其言。

羅玘

羅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也、讀書目數行下文奇崛不落時吻試屢蹶以入粟升入冑監丘璦山為祭酒、南士不聽北晉、玘固請、璦山叱之、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玘昂首大聲惟中秘未批對耳濟心識之已試六館士無有如玘者嘆曰、有士如此廼不名薦書是歲為成化二十三年、輒聯捷、成進士、授編修、弘治十一年、中官李廣死、言官請上出廣納賄簿、按名鞫治、玘奏諸所賄廣有名官廉恥已掃地矣顧其間有居部侍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而暴之人情窘急勢必干貴戚近侍鑽刺乞哀是戕一李

廣文生數廣也臣願陛下曲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寄諭使自引疾求退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陽若不知陰寔如譴庶潛消已成之黨永絕未起之禍時有預名卿佐夙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者十三人故瑾及之上以瑾言遂寢不治十八年秩滿陞侍讀武宗嗣位出為留都卿寺履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六年疏請早建儲貳以繫人心畧曰陛下受太祖太宗列聖之付託六年于茲矣萬壽無疆固將自今日始然必如祖宗有所付託如陛下陛下乃無負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所付託何在前逆瑾之謀遂宗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陛下詩由宗王張綵雖

狡急於助逆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
幸天啓聖衷卒殲滅之殲滅之後可保決無殲乎伏望陛
下毋堅宸斷為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絶奸雄
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
斯萬世之長策也疏上踰年未得報旨北復上言曰方今
大盜紛起幾遍天下連城數十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刼
殆空縛殺方面射死將官比比見告近於楊村剖剝叅將
王杲楊村去京城幾何哉旋又傳報湖廣執殺右副都御
史馬炳然矣臣謂國本不定反側生心萬一擁如劉盆子
者一二人馳驚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不明逆順諸將

狐疑未免逗遛事机一变成敗立分此時二三大臣雖欲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不可得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負戈走馬為雄快宮中哉臣敢于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酌古準今隨事攄理或代九廟將享或託西宮奉侍克順昭穆無令即真以候椒房之釁用覩前星之耀臣即誅死猶生之年是時李東陽在首揆與諸無寬假不即去𢌿東陽順天所取士也為奏記曰生遠教下屬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數數恐彼此亡益也今天下皆知忠蓋竭矣大事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酞諂以為當依

依者。徒為其身謀耳。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即誰援此輩為寬假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然病且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矣。東陽得書。淚下。現尋以秩滿歸田。卒濠遙重之。致百金為壽。輒竄山中。去家人莫知處。居常自重其文。一字不苟。常踞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閉生一室。連晝夜。人窺瞷之。容色盡為枯槁。有死人氣。都少卿穆乞銘其父墓、文成、語少卿曰、吾為此瞑去四五度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論曰、口官廣賂冊請不深求。恐以激致變。亦即師東陽委蛇持重之義。而奏記惓惓。愛君尊師之誠。真使人洟

下行文至性与俱建

鳴識得幾字從死下

非太學中食粟者矣

不知瞑去幾何時也

字何必定批對中秘書

魏元

魏元、成化中、為給事中、時帝頗昵萬貴妃、居昭德宮、專、太
監段英、掌其宮事、英父貴、初以吏起家、至是擢都督同知、
兄通錦衣衛都指揮使、權寵炫耀、而貴妃妬、柏賢妃生子
不育、災青疊見、盜賊蠡起、四年十月元條奏時事、有曰臣
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外間傳聞、陛下于中宮或有参
二之者、陛下云、處置、今率年矣、昭德宮進不
減、中宮不增、春秋、而青宮尚虛、
治、肯、益急、盜賊

或填原件

多遠方礦採日

修省一概停止

其餘敕諸司議

凡或緞宝ㄋ

安長治之計不應出此宜凜及加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主之

論曰肖兒々

巳類男子上亦奈此男子何上曰宮

中事朕主之猶幸不恭預宮外雖歷代家法之嚴不能

邊軼然元等之言或瀆萬一也

何瑭

何瑭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孫冠情、該綜史。至忘盥櫛。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為人。弘治十四年、以解首成明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不納汲交。不入要門。十八年、武宗初立、上疏史官職守、略曰、之、外百官、各有職掌、而史官若獨無事。者。尸素瞻。訊。臣右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備。撰。編。卩。謂。之。史。臣。法古切。太祖時、猶以劉基條對天象。付、太宗時、猶以左春坊左庶子燕記注。乃沿襲以ㄜ、王興濵森典。

論列之

論斷。仍、人心。藏上
謨嘉猷、不三　對大忒。有所懲戒
以儲養異才。正世　知。天。下。之。務。可。裕。他。日。之。用。修職之
中。實宿養才全才　闡翻覺理乘權、諸翰林相約見理但
長揖、既入、或有　旧都。璫在後、奮聲曰、切。約。云。何。出。請。
休。歸。璫誅、起為　珍、璫真宰悟從。翻志躬行。外寡僕從。內
無嫁妾。所居垣舍。塵涵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進講
經筵。畏慎過當。實講筵。上試其衣冠以為慢。傳諭廷撻
之以、輔臣楊廷和以救。謫閣州同知、改東昌、丙疏乞歸、世
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改浙江、按紹興、從舟中、望見大

門閥、誑何買得此、左右曰、宦宅也、璫大驚異曰、宦則安能。
左右俗窃焉。歷工戶礼三部侍郎、乞休、不許、尋以南京右
都御史致仕、家居、與閩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往
來、講究經書性命之旨。璫素有足疾、既遭母喪、相跣、蓋傷。
至廢坐立。竟以不起。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定、
論曰、武宗初果用璫疏。可以無登理之曲。條詞臣知頓
非其時。先是王鏊擬罪言、有云、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
悲舉足摯之嘆。以不能復古。至嘉靖時勞堪直云、太祖究
心記載、吳元年所定、至十四年而改、十八年又改、如啓
居注、即古左右史記人要。乃未幾而罷。如。果以啓。居。

注列祖訓以嚴行後人法戒具在也寬于始而後思
舉行並斟酌省曰殿閣之以即古承旨學士直學士之謂
待制應奉即古知制誥之謂檢閱即檢討之謂秘書監
即典籍之謂啓居注即史院之謂即文館即五經博士
之謂冀殿失寔存亦虛名于是典密非奉直專行制誥
非承旨舊体脩書非史官故掌撰著非學士親承所為陳
力就列者何居然則踐跡雖不行而寔不可少以見二
百八十年所最缺然者在此

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也、父信、渭源驛丞、以承差給事河南都御史公汪直、過河南、都御史以下、咸蒲伏行、直命都御史劉璲、括名馬、都御史戦汗下不能舉、信奪筆代之、劉曰、都御史、大臣也、不當煩吏事、已見提學陳選謂直、長揖不拜、歎曰、真男子也、毋夢赤日墮懷而生景明、景明能言、輒彊記、六歲能詩、八歲能文、呼神童、十五以尚書冠于鄉、十九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八年、奉敬皇哀詔、使滇南、還、武宗時、瑾初用事、將許進為冢宰、瑾每侵進權、景明貽書進、乃者主上幼沖、权閹在內、天紀錯

易乘動兼繆竊為明公畫二策一曰守正不撓一曰自脫以求容惟明公之自擇焉瑾聞而嗁之景明遂請告歸會丁二艱瑾乃矯詔免諸在告者官瑾誅李東陽為薦起還戢九年乾清宮灾應詔陳言有曰自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豈陛下方感悟而幾復塞也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所未聞也疏留不下時李夢陽以事對簿江西大為衆所媒孽獄且成景明為上書吏部楊文襄一清以白之以為夢陽自崇而弗下人太

汪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之無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飭身好修。矜名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磨之勇。在野有兔罝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執行。秉心陳加。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近、同黨交搆、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邅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于朝。法吏深鞫于獄。惟恐推之弗拔。而辱之弗詈。嗟哉亦已甚矣。十二年、進吏部員外、明年、出副使、督學陝西、徧檄守令、以教化為首務。有太守用刑于諸生。父生攔入號。守怒、生生擅入公門、景明曰、子救父死。不避。守。

乃無史哉所試高第弟子集一書院月與論説六經旨意不拘傳釋常日絆泥扶葉而忘尋本根比末學之弊失益遠矣邊鹵諸縣弟子員仕事皆調試近地至者鮮景明曰即如此是棄之矣必躬涖之竟以學政勞得心疾棄戢歸尋卒年三十有九景明瓌秀不勝知煦近人志大而行堅幸臣錢寧冒賜姓目攝諸公卿嘗以古畫求景明跋識景明辞曰此名畫不可加凡墨固不許交人師御史死中官廖鵬肆以粗景明却勿用曰炙以汚吾文鵬豬容欲之鵬弟鸞出鎮関中怙鵬寵益横諸參隨過藩臬大夫不下騎景明叱令笞繫責數之平生手不持一錢讀書及夜分為

帶。歷仕十餘年、不事家人產。死之日、囊僅三十緡、景明質
有經世才。嘗著十二論以見志。撮治一。上作二。法行三。任四。勢成五。功寔六。用直
十七。策敵術中十八。可固心权迄九。十康言典。惜不盡其用。家藏尚有何氏集、及
雍大記、

論曰、仲默文章、與獻吉齊名。王弇洲嘗以何秀過李。而
不及其大。嘗時稱景明與邊貢、徐禎卿、李夢陽、為四傑。
然亦互相標榜云。李。非。壽。世。之。作。也。顧乃罣邪植誼至
性必白。事君告友。無少回佚。蓋不以詞澤為工者。

吳一鵬

吳一鵬、南直長洲人、弘治中、以進士官編脩、同校閱經筵、逮、疏請宥之。稍見忠概。武宗之逆瑾用事、見者皆膝席。一鵬獨長揖。瑾恚、改南刑部郎、瑾誅、復侍講、改官文以試。形上土、請侯贈賞。出祭酒南都。進太常、嘗因災異、上言天人相應。理甚剴切。肅皇帝立、陳天命及下民之怵。急宜崇德業、凡營舉動。進禮部侍郎、命治楚頌獻皇帝主。且迎主、同疏外象奄于無援者。帝賜金綺、給事陳洸劾假古禮希進議罷之。進太宗伯、請告歸、以道所見水旱、民窮僇乞蠲召賑。傳書陳上之。既允道以便之。上嘗器納、其在部也、崇

人以漁獵章求漢秦簡、而前徵禮者、以考上。援新章寄桂

墓志之請、賻加。特不可。重作之。遂不字僅之者一明鑑。次子之

孝射策甲科、為廣文士、外補郡曹、乃舉宗學士歸養、後參議

楚之伴相翁子、先歸、子孝、字純孫、

論曰、張桂等以布業の來時、吾夫尊樣府生。吊廟崇祀。

大宗伯之所置奉也。點主迎主無害。觀論羅陳洗非其

阿主好者。純叔宜不達、其宥所救之乎。

李夢陽　王九思

李夢陽字獻吉。初以戍籍隸陝西慶陽。弘治中，父正教授周府，因就試河南。不遇，還慶陽，而棘闈且開，夢陽謁監場使者，大言夢陽不入試，是科無解首。使者勉狀之，果舉鄉試第一。時年十八。明年癸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夢陽有軼才，及瞳炯若電，抗論古今，傲絕一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吳湊古文詞，與信陽何景明互旗鼓，時人稱李何。然兩人各自成家。十八年，詔求讜言，夢陽疏陳二病、三害、六漸。其二病，一在元氣，大略謂今日士氣張拱深揖，呐呐不吐一辭，則目為老成；遇事圓巧，則以為善應；轉相則效，翕

然丞靡承訛湮弊言行無寔大臣被劾廷辯求勝親喪服
除非謟而起慮趾道喪佞人因循苟相欺敝譬追內耗伏
未及發而謂無其形而有其幾也一在腹心內官逼近性
陰而狼貪所為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夫倉廒場
庫錢穀之要也盡若輩主之陛下以為果忠寔可用耶抑
例故不可廢耶且其奸弊稍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寬斥
即何所憚且皇城之內道名籍者幾萬人陛下又勒札
部選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也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
其言三害一曰兵害兵害者凡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寔也
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任

役又不復選調其人率淫而驕而內官者主此淫而驕之
人詭託冒濫布列要地而自以為無害吾不信也且夫錦
衣衛小牙之司也又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闈營兵之精
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寧不為寒心耶二曰
民害民害者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內府
供用有常數矣今較之弘治初年費溢十倍因而部派倍
之下之州縣又倍之百姓輸納秤頭等又倍之輸納于內
官賄賂又倍之大臣不以告有司秉机而肥其家陛下雖
嘗降旨存問所為空名而不減寔禍也三曰庄場之害皇
親之家奪民田土夷其墳墓毀其居屋斬伐樹木土著之

之民蕩產失業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嗚呼、亦已甚矣且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尺分而寸割之以數十頃地今二遣官朋擁率連類業而即死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其言六漸一曰匱之漸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軍供不足至于和買和買不足轉為究運究運不足遂行乞憶臣始至戶部、太倉銀尚百七十萬今耗過半矣而乞者未已也貨入私室又苦浪費即以京城內外千觀萬寺孰非左右侍臣為之動輒鉅萬計而陛下方遣察寺觀勅給修葺設猝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何以應之二曰盜之漸

盜發在民窮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餓而死乎天下無智愚强弱舉俛首帖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即死猶愈彼亦何所不為今嘯聚州村焚燒剽掠日相聞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非但憂盜將與大患三曰壞名器之漸古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示非我也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父而陟其子黜祖而陟其孫豈以報功又非示勸即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當令內官逼遂之去今廕其子為丞報耶功耶顧何利為之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姦莫大于縱罪玩莫大于長奸犯人王礼擅擒夷僧貨物損辱國体傳

笑外抑○獄案已具○法所不赦○而陛下尋復赦之○是縱罪也○是長奸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陛下蹤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法○乃今復爾○臣故知有誘之者也○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之○倘如○真○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即○何○不○遂○一○試○之○不然、梁武唐憲明効、彰彰矣○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水防惟上○國防惟禮○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傾○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賊民○有人田宅子女○要截商貨○天石擅鹽課○横行

江河張打黃旗道路飲恨大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即欲安全之渴爭昭聖以及后家大怒、后母金夫人泣訴上曰、李主事疏末斥后、大無人臣礼、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尋以大學士劉健謝遷言有旨復職罰俸三月、上遊南宮、皇后皇太子及金夫人從、壽寧侯鶴齡入侍、酒中、上召鶴齡屏左右語左右咸莫聞知鶴齡免冠觸地謝蓋上以夢陽語重責之也、夢陽一夕醉遇壽寧侯于道以鞭梢擊墮其齒二侯恚甚、欲闌上、爲前疏未久、隱忍且止、武宗嗣位、歷郎中、正德二年、尚書韓文欲率諸大臣論劾諸閹、夢陽爲代草文疏宦瑾大恨之、矯旨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

仕、尋以他事械繫詔獄、蓋瑾獨敬禮其鄉翰林修撰康海沮頤不與瑾、益特為夢陽一歷修瑾、夢陽乃得免、瑾誅、起為副使、提學江西、夢陽徃徃自負材氣自高、弗能下人、都御史俞諫以征諸峒賊、總督江西、欲用兩廣例屈体諸司、夢陽長揖廷抗、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何所不如公、故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輙不徃、嘗以諸生故、檀撻淮王之卒、王奏、下巡撫御史治、夢陽遂與御史江萬寔隙、相訐奏、改下藩臬會勘、夢陽率諸生手銀鐺、欲縶御史、御史杜門不敢出、布政使鄭岳、故與夢陽不相能、欲從中持之、快其素厚王濠、每常托詩文與夢陽

文惟。心知夢陽不平岳。執岳門下人。入府中搆治。蹤跡岳平日奏。之。并飾其子泓通賄狀。因泓。而參政吳廷舉者、嘗從夢陽為詩、夢陽笑不答。至是亦以前事相左、上疏論夢陽、適太守劉喬奸有贓、既擅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因偽為奏草、託御史萬寶之劾都御史金者、故露之、謂夢陽所代作、以詒夢陽于萬寔、金遂以聞、詔遣大理卿燕忠即訊諸生群擁呼忠。直夢陽。忠以老氏家言。案夢陽獄。據案團手罵。且教之。謂君氏守其黑、雌。以為谷谿。夢陽不能。獄上、岳喬贓私、削為民、子泓充戍、而廷舉論事過當、奪俸一年、夢陽得閒住。夢陽既廢歸、居開封、從閭里俠少。射獵繁吹

二臺間自號空同子而海內慕重之方岳部使者過汴往往造夢陽廬顧夢陽年位不尊往往隅坐客客學惟怒去宸濠敗御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坐逮守鍵奉文書痛責一老人坐提夢陽老人負劍淋漓罵夢陽門夢陽不得已乃出刑部尚書林俊加救之得免逮而守鍵尚出刑部文書張夢陽門以辱之自後交游斷絕大梁賈客求文貴金為壽而已夢陽得金後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為富貴容殊驕奢年五十八卒卒而人稱夢陽死尚有餘于才所著有空同集弇州稱手闢草昧為一代詞人之雄子枝舉進士官不達有甥曹嘉諫南巡被杖嘉靖初以御史論事

坐臥邑知縣嘉亦有文詞頗好閒無禮即蒙陽亦畏避之物蒙陽倡古文詞王九思者一洗舊習從之東陽至謂二人文為子字派蓋以其互稱子為重也九思字敬夫以弘治中進士授簡討改吏部絕請託雖逆瑾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復官而九思終以異東陽仍居吏部久之言官深惡王納誨并劾九思堂上堂下一陝三吏部非瑾黨安從得此出同知壽州尋罷去九思閒美風流不羈拘禮御與康海齊名善歌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嘉請中或薦九思纂修實錄而忌者摘遊春記數之云記中所借姓名李林甫者李東陽也楊國忠者楊廷和也賈婆婆者賈

誅也、坐此遂不果、九思聞之、更作小詞自嘲云。左而表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之。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論曰、空同戶部應詔。所切切廣恥通袁奸奄摧逼。而三客之漸。事事痛心。所宜陳座右。朝夕省覽之者。使非次及壽寧。李廣。樂受。豈挫折直言烱曲解也。雖然、壽寧。家米。悟。所。以。保。全。恩。命。何。至。世。廟。中、慘。痛。不。可。言。然。則。空。同。張。氏。忠。臣。也。哉。拳壽寧諸盜。似快一擊。于是提學時矯辯太過。蓋義直而遜出之者寡也。真代草行。而偽代草無以辯。閒居自放。情亦可哀也已。若以此宸濠爲記。則王新建何嘗不歡呼寧藩席上哉。其爲陽春書院記。不足

深求也。相傳空同昔學江西時、有司請如例祭江神、則銜令從執神偶投之江、而身送之、大笑曰、江神入水渾其所司、渾其所司、空同集六十三卷、姑熟黃省首至以辨獄等詞誤入、或曰祇默之耳。空同才露氣激、非所以守職、戶部考滿、佀鐘署二語、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蓋訓之者切也。

黄鞏

陸震　何遵　俞廷瓚　林公黼　詹軾　孟暘　劉槩　李紹賢　李惠　王翰　張英

黄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己丑進士、推官德安府、歷車駕職方郎中、内艱服除、會康陵行遊、人心危惑、或勸鞏且觀望、鞏題書屋、以鴟夷馬革自誓、入補武選、正德十四年、復下詔南巡、時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寧庶人交通江彬、又擅動兵、逼左右、公卿交疏、不聽、鞏以兵部司屬、倡諸司、謂上巡遊、本由彬、彬罪不著、上不悟、因獨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不敢忤權臣、陛下不知也、亂本已成、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一崇正學、嘗聞吉凶悔

吝生乎動吉一耳而凶悔吝居其三動可不慎乎二通言
路言官奏牘留聞時政往往壅不以聞其或事涉權奸則
又留中不出又之中以他事是必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
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而聰明日廣三正名號孔子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遠近驚聞咄咄怪事大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
四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
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陛下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
西榆林諸處所至靡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
能相保虧損盛德貽訕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近者後

有南巡之命。江淮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大奸邪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且將何如。五去小人。目今欺弄威權。首導游幸。以兵為戲。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紛紛無已。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凶狠傲誕。種種可誅。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勢必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無所寄。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

也。伏望于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俾令出就外藩。如此則繼体有人。國本以固。時員外陸震已別作草行上之。得章疏曰、是足矣。顧附。名。以。進。彬得疏、累大恨、縛二人詔獄。錮杖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章体最羸、死得甦。而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章疏。比。珍貝。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寺卿。章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事。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居乎沉敏好學。雖疾病未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家素貧。客至貸米鄰家。或日中不舉火。震字汝亨、蘭溪人。正德戊辰

進士令泰和有榮去之日民立生祠擢武庫主事李貞皇后裝上自宣府赤還旋復欲出震抗疏諫上怒罪不測宰諸大臣力救得免轉官至是杖于廷死復起書與諸子筆亂神不亂也竟以瘡瘍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弘光中謚忠定子體仁廕國子生為通政司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咸贈官主事劉校為尚寶卿謚節愍評事林公黼為主事謚忠恪行人司副余廷瓚為太常寺丞謚忠愍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為監察御史軾謚忠潔槩謚忠質陽謚忠介紹賢謚忠端惠謚忠毅各廕子一人入國子監刑部照磨劉珏為兵部主事王事何遵別有傳

蔣欽，字子脩，以南京監察御史偕同官十三人直諫。方夜屬草。燈籠問聲唧唧。欽大言。何忍乃爾。吾事。時聲撓。四壁欽曰。死。耶。不。可。易。也。坐逮杖，創甚，獨不就療。又張英者，京衛指揮僉事，囊土數升，負諫草，當蹕道伏地哭以諫。不得報。輒起。出。袖。刃。自。剄。未殊，血漬地。衛士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坐妄言。竟死杖下，無子、嘉靖初，去事許瑜。詔。加。之。贈御持揮官。死光中、謚英忠愍。英弟雄，都指揮，升有周頭香賞，亦死于諫。未詳其遇。

論曰、諫南巡傾朝矣。罰跪闕一百八人。措拳廷杖至一百四十九人。獄午門盈一百七十人。然則此數百人。皆慷

張英尸諫之意者也。而震等十人死。其如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意遂擲。一人有擲諸地。可以不生。諸諫草不能悉存。然無有如黃大理之獨疏六事。剴切痛至。陸太常袖草趣廢。願附名。豈手海內之奉之為珍貝也。華蓋有詩遺其弟、一聯曰、不用汝諫。方至此。須知吾道固當然。可知骨肉百口不奪。願以身殉之者矣。曰道在也。而何遊以下諸公。皆務其當然者哉。

何遵

何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吏部尚書陸完獨器重之且試臺諫遵引疾勿出曰吾不能責人以進也以工部主事榷荊關羨千金左右請上有餘于朝遵起作之而何以善來者乃令下商自百金以下減算三之二風水敗貲者勿算比去行李蕭然南巡詔下江彬等危言撼衆諫必死是日六科十三道先之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疏繼入諸曹踵至上大怒鞏幾死而遵疏復入謂滛杞無補敗亂萬一宗藩半道奉迎伏甲不軌福未降而禍已及蓋指宸濠也彬匿不以聞遵復與同官林大輅

蔣山卿合疏、左右蠹惑。忠言不得上達。且白輩等無罪。急
賜寬宥。否者、臣導與同死。矯旨下導等獄、稱朕奸非、上無
人臣禮。榜示朝門。導等卒斃闕楛拳廷暴五日。予杖各五
十。彬自請視杖、、者故視賄為輕重、既曲奉彬意、賄又不
至、杖加毒、導体故羸、瘡潰不可療。越三日卒。即合止一蒼
頭隨。初草疏時。蒼頭。解前。持。哭。導。拔。筆。訣之。無多言。肩見
大人。為謝萬死。吾子令勿廢學足矣。作書託鄉人太僕卿
周金編修陳沂溪俊事。時年三十有四、導既卒、南巡議竟
寢、金等集鄉人賻得以以觀歸、先是、導父驛往省墓、有烏悲
鳴。心異之。抵舍。或言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驛長。號。兒導。其

死夫已而果然嘉靖初、贈尚寶司卿、廕子世廷入太學、祠鄉賢、礼部為請專祠、祠曰直廟。弘光初、追謚忠節。

論曰、皆諫也。難遵之諫。在陸太常震等數死之日。難遵之未諫。而輒以後事託所知。難遵之諫。而父鐸瞻為悲號。嗟乎、忠臣死國。蓋養之有素。匪一日之故矣。

楊源

楊源、字　　江西豐城人、父瑄、以御史天順中、劾曹石不勝、忤旨、謫戍嶺外、曹石敗、赦還、源為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元年十月、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務嚴號令、毋輕出入、十月、連日霾霧交作、源以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切、逆監瑾怒源、矯旨妄言禍福、廷杖三十、明年、源復奏、比來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毋自取禍、瑾以語侵己、留不下、召源面叱之、汝何官、

也學做忠臣、復婚者逵杖三十、諮蘭州衛永遠充軍、以建杖重傷死河陽驛、妻慶氏顧藝穎慶晃奠釋𤃩

論曰、使源如湯序、天順中專尚隱匿、如重軒、成化中出自科目、奏報不實、一則知而不言、一則不知而不言、即得罪、紫宵、源以父瑄之教、即為見天象、心言之、而況執藝以諫、古有之矣、天官家者持運之大者哉

張士隆奏疏

張士隆正德九年為御史、苦諫有曰、頃者權禍黷亂、陛下不自警悟、遊徧與居無度。暱近匪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戶內。徹夜燕游。煙燎外見。內庭鑿土木。權倖養子。橫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詭恣。科害靡極。匪徒無問。使之巡撫。援納指揮。授以政事。盜伏而晝發。民竊而兵聚。守法盡誠。如御史劉天和被逮。張璞死詔獄。禍機之伏。近在目睫。今請痛懲前弊。克慎厥德。早朝親政。講幄備經。夫袞衣博帶之倫。孰與市井狡獪之叢比。廣廈細旃之樂。孰與邊徼荊棘之危疑。不報。

毛憲、正德十二年、以兵科給事中上言、臣奉命冊封遼府、歸途見老幼男婦。掘草根。相扶乞食。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因比年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絡繹星火。日加鞭撻。重以採木傾難。遺害匪細。伏乞降旨速議賑濟。督征採木。暫行停徹。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費。以惠孤窮。不報、

論曰、湯二。宋二。粗二。臣。土。隆。憲。之。幸也。想草奏時。已自分不祥。而負諒盟心。華為吏恩。稍有顧惜。無衆付一歎。嗟乎、一歎亦可明志。而況過此。

劉茝

劉茝、正德元年、以給事中極陳時政畧曰、近日權奸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壅、弊端日滋、各鎮守及襟差內臣、何事數更、所無望撤回、臣恐以用新人、而不如用舊人、貪、飢、鷹、名如饕餮、尚舊人、猶家富事能、尚猶知愛也、方今腹邊無長策、只曾年例之糧而、理財無良法、徒費廣東之庫藏、淅江稽無餉畧數日、山西缺歲糧五十萬、而征歛益繁、用度急倍、留心國計者、豈輕畧然、議凡數千言、下詔獄、

論曰、孝廟稱明主、落琉在正德元年、是孫治中事、觀劉選以武岡知州忤岷王、王許選、選坐詔獄、科道能拜劉

抑尋定。章。論。救。并逮繫。時。有。御。史。張。淳。在。差。恥。不。得。預。爲。補。牘。申。救。大學士徐溥等力諫得釋言官。然。則。逆。耳。尚。不。自。正。德。時。也。

許天錫

許天錫、福建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居諫垣七八載、先後三十餘疏、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並負風概京師稱三天云弘治中、京官六年考察之例、自天錫發之天錫倜儻不羈留意忠孝正德元年、違封安南、不入餽進都給事中、逆瑾肆威福、天錫不勝憤一夕、具狀千有餘言力陳時弊痛杜履霜之漸稿成、欲敲登聞又恐不得達以稿填胷臆柱腳旋自經死次日、蒼頭驚懼潛懷鼓狀以上嘉靖十九年、子春、赴闕訟冤、賜祭葬、

論曰、按畧録載天錫正德改元以監察內庫、覈逆瑾侵

溺罪狀。瑾矯詔逮問。潜遣人殺之。夫不登聞而遽自縊。不成死諫。非情。既奉詔逮問。安能如古刼匕首故事。且無其實。是也。當是發瑾侵庫狀。沮登聞。不得達。憤自經。總是。都垣。死其職。

鄭善夫　方豪　殷雲霄

鄭善夫字經之、福建閩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初為戶部主事、逆瑾用事、告歸、築少谷草堂、閉絕交游、日晏未炊、欣然自得、久之、強起礼部、進員外、武皇將南巡、善夫約諸曹伏闕上書、廷杖、罰跪闕門、善夫乃別作諫草、置懷中、囑其友曰、死、為我出之、諫畧曰、臣聞天子端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不離宗廟、以承重也、宮墻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陛下獨不聞英廟事乎、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鹵、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変作、誰保無虞、且天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擊、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將行、

百神率戒者天也陛下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頂香泰山泰山之神尊于天乎今者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天也禘嘗不親非所以尊宗廟也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七月雨雹此天戒也五嶽之神不啻天之僕隸慢于其主恭其僕隸不待智者知不饗矣天下名器方惧大壞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臣今以天子之尊貶而称公莫大怫也非但大怫且有大憂若有不順藩王以公礼處陛下將安之耶抑責其不臣也臣久伏草茅絕心仕進痛惟先帝祝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弃抱此悃誠久欲上獻明知職非言路寧

觸忌諱而死者。誠惜陛下英明不忍天下之日救也。善夫竟不死、復乞告歸、善夫既羸善病。而好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元、起吏部郎中、道病卒、善夫詩倣少陵。蒿目時艱。故寓幽憂。雖才韻弗充。古色精言。高映霞表。與山人孫一元及衢州方豪、嘉陽殷雲霄、最相善。豪仕崑山令、以不能救其縣。自繫獄中、民群入獄。請出。雲霄字近夫、自縣令仕至南京給事中、文從六經。恥不義。不曾負職。死、会葬千人。哭失聲。

論曰、究竟善夫疏不得上聞。遂不獲從陸太常之後。然其言足附黃大理以傳。且其指不純默。噫宵小耶

以聞、不至死也。豪以教化不行。自縶獄中。主于以誠感人。而雲霄奉六經自勵。善夫之磨涅如是。

王雲鳳

王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也、父佐以進士歷官南戶部尚書、孤介寡合。雲鳳後父六載、舉弘治初年進士、年僅二十、特操如父。初授禮部主事、內庭崇修醮事、度僧不已、力贊宗伯疏請停止。不報、仍特自為疏爭之。十年、復以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諸左道倖進者。不報、廣恨之、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廣言雲鳳駕後騎馬、遂下詔獄、謫知陝州、十一年、薦陝西僉事提學、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士初授約束甚苦。終歎戢。多成就。正德二年、陞山東按察使、艱歸、起復為國子祭酒、雲鳳復以所督、陝

士訓約。行之国學。于是謗騰。改南通政使。請告七年。上以張綵言。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不允。時楊一清為吏部。雲鳳上一清書。有曰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處。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之鎮兩月。值父艱。歸服闋。起副都御史。懇以疾辭。上手告。遂不復出。

論曰。雲鳳初抗章中官李廣。而尋以張綵薦。辭不加晚。丰稜。亦稍減矣。而中猶自持。

毛澄

毛澄、字憲清、南直太倉人、弘治癸丑、以進士第一人、官脩撰、其大父滿百歲、予告歸、里中賀羊酒、咄咄生鮮覯也、進諭德、侍東宮、善開導、歷學士、為講官、教庶吉士、進侍郎吏部、署選事、稱精覈、已為尚書禮部、力爭武廟南巡、大司馬彭澤以御史中丞行邊、有所按、忤嬖臣寧、主者以深文坐之、澄漫倡言澤忠無他不當罪、會給事中爊亦言之、上得附輕、而爊等皆斥、寧憾澄切、欲中之、伺無所得、逆濠請朝其封內、澄舉守府之憲加折之、寢其孝行之旌、寧藩敗、請獻之廟社以為大戮、不宜草薙議之、大禮議起、澄首持為人

後之解。必為與叡之後。奪予張魏等不果、移疾必歸、道與濟卒、謚文簡、

論曰、澄少時、夜誦書、毋夫人遣婢饋之。不啓門。凡洪自往、乃出。居平雖甚暑不褻體露。受賜、卒散之宗黨。室無媵婦。好吟詠、不存一字。為劇愁不及。而不以為恩。其為篤信長者矣夫。

諫議諸臣列傳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海陽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專權、卿佐皆伏謁、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旅見、又獨揖、瑾益怒、謂監張綵、林識銑字乃輕薄如崔銑、益意意不能釋、銑、綵曰、頼此人、作挫抑之厄、衆倘孝宗寔錄成、遂借以少練政事、授銑南京稽勳主事、時留都多士、日招集講沿陋政一、

一　翰林時上一多任諸權姦百事墮廢銑
憂之上李東陽書曰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
疲而役未已賞小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戒令下而不循
施而不露官肆貪而法小事取具而寬之所以拯救之者
端係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
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以政熟精而通用才之全也而
偏得者酌用之嚴其備不惟得真材可以正士
習矣周上需繫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
乎南以水荒歲之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二
則苦生苦生離六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六縊

者擾始也擾之　英雄即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夫本
强者能制弱枝備禦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偹也兩
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以紈綺子
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伏乎秦晉兩鎮地險人悍擇人以
守寧可忽諸今議者曰士者劣于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
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是故安危在所任倡
者利鈍之繫也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召
修武宗實錄充講明年陞南京國子祭酒大礼議起抗
疏忤上謫官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談非翼經之文不
閱讀經則考驗諸經旨是故猝至

不。驗下矣。矣。適言不。如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誦經不力行得其字家居十六年。皇太子立。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屢貴溪嘗稱歎之。贈以詩曰。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擢南京禮部侍郎。以疾請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時稱一代鉅儒。爲文沉精研思奇崛簡勁。讀者或不能句。然取義特遠。所著述有松窗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民政議士翼讀易餘言中說考文兆春秋諸書。

論曰。觀亂自始。始一語。所爲讀經見諸行事者。能言之。

長揖著鄗亭靡靡六上東陽文正書。諄諄碩畫。惜徒以苦口見。而大礼後偹。所云一字不通政府者。無所驗諸經。嗟六經猶得而字补崔文敏心傷之矣。

王杲　厲汝進　查秉彝

王杲、山東汶上人。正德甲戌進士。以臨汾治行最、嘉靖中、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會歲祲。詔遣二內臣分守蘭靖。杲言強邊歲飢。額外設官。勢必增派。困民。請如祖制。撤回。供洒掃。列總兵官趙文墨怯。并內監魏彬附下罔上諸罪。文竟罷鎮。累官戶部尚書。悉心審畫。會內旨戶部買龍涎香、杲不以意。忤者因以中之。上不悅。杲御屬嚴。不少假。其才行卓拔者。汲薦不及。郎官化之。莫不自勵。頗不肖者不能無觖望。兩淮鹽課解至。金包減。杲以員外余善繼主收奏以之。善繼遂誣杲入解者賄。禮科給事中馬錫復露章

劾杲、之被逮、於是户科都給事中厲汝進、給事中查秉彝等言解金者大一蘭寔兩淮署印副使張祿鄉親、為祿通請託、如太常少卿世蕃、順天府丞奎、總督尚書博、皆有狀、宜究治、大學士嵩揭汝進秉彝借臣子汚臣、上益怒、詰責汝進等、不早劾祿者、今為杲發、朕加拷乃言也、執狀之咸降祿職邊方、且欲論死杲、會上繫磬、匕裂體然、疑其枉、乃薄謫戍廣之雷州、杲竟卒於戍所、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等交白冤賍、祭葬、贈太子太保、秉彝復起、仕至順天府尹、

論曰、余從祖秉彝言七事、時務得可行、迺欲與同官汝進、觸世蕃以善杲爭、帝黜可擿、相激難拔也、並杖九十、逮

竟失本體創黑羔活補之後事白而羔脫不起果得罪羣小
羣樂震憂果而磬能音帝以憂嘉靖中以神道而釋諫臣
往往不一而足

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其先小興州人也、弘治初、救中圉、有詔內徙、居北直容城、蓋六傳而為繼盛、七歲、母曹見背、父富、有嬖陳、妬且專、使繼盛飯牛、從牧所過里塾、聞群兒讀書聲、心好之、父亦姑令就塾、然不廢牧也、十餘歲、父卒、兄繼昌、坐邑賦、賤更、繼盛遂往代賤更、嘗讀書僧寺、寒無下襦、遶屋行、脛腰得稍暖、乃五鼓起、汲水、手凍、屢于綆、呵之、乃解、諸僧　疾、同舍生俱及、亡去、繼盛獨留、為扶持曰、疾少得愈、嘉靖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主事、時同部考功郎鄭曉語人、天知非吾所及也、從兵部尚書韓

邦奇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邦奇曰樂體乎理而用乎聲者也必器精而後聲和為手製器。精蓋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授以金鐘使擊之曰此黃鍾也繼盛醒而汗悅若悟。點習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諸書、會諸寮有講心性之學者繼盛又從而講學遂卑駕員外郎二十九年、鹵大躪京師、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得寵驕然內畏鹵、請開馬市、許歲市二、鸞主之、繼盛劾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鹵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計出于和忘天下之大仇其不可者一往北伐之詔下天下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

不可者二。以天朝而屈体互市。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者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長技以待試。乃國家厭兵無所用。隳。豪。傑。効。用。之。勤。其不可者四。于是邊鎮廢兵不講。矣。衣。褕。食。相。于。嬉。遊。天。下。飾。武。之。志。其不可者五。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反導之。路。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者六。伏莽之奸。在在有之。今謂縣官惜而奉虜。乃爾。即何不可爲。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虜狎深入。以我無備。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虜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

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謀其不可者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久之帛不繼將何以善其後短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而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羈縻之而須吾修備夫果欲脩備脩備何所藉羈縻此一謬也曰吾得馬以資吾軍和則無事戰矣得馬為用之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即果朝貢而中國之損貲以奉虜益大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夫市久必不給不給不能無又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負重疴而憚藥石

乎比五諫也然而為陛下主其事者其人內迫于國家之
深思則畜倖目前之安以見功外憚于國之重難則移中被
之欲以求寬而公卿大夫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
責而危隨則人任其責而安知耶請按言開市者罪上聞疏
三過狀之下相嵩等八臣議成唯唯驚恍憤欲流入之上意
中變下繼盛錦衣獄繼盛言不撓貶狄道典史至任進邑
諸生講說文義剪棘立書院以居之狄道故多回纏其子
弟率習梵典繼盛為立二經師身訓其質良者三十人使
勸眾為其資糧所乘馬婦張奩妝不惜也尋闢餘地入采
以給筆札蘭廄園單騎入喻生番出煤山供爨巡按御史有

使下邑責禍繼盛持其人曰御史無責禍也責禍即御史吾得請之其人大喜去蓋是時虜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伏法矣上念繼盛前疏遷山東諸城令甫月餘推南京戶部主事入部三日陞刑部員外郎旋調兵部武選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于是以元旦日食疏劾大學士嚴嵩十罪畧曰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則孰有過于嵩者又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是也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臣請數其罪十祖制罷中書防專也嵩邇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請乃敢屬草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間或

少遠顯禍立見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嵩恃票本有所默陳撇先露之以自成福于是群臣感嵩甚陛下畏嵩亦甚陛下此竊朝廷之大權二大罪也陛下所行善政嵩令子世蕃語人上故無此意我贊成之鏤板以行書名嘉靖疏議大悖善則稱君之義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票本行事而子世蕃代筆義子趙文華等群擬屢更數手机密漏泄疏草方上滿朝紛然是嵩既以臣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功豈壟斷之計嵩欲令其孫效忠冒功兩廣先置所暱歐陽必進

為總督、平江伯陳圭為提兵、御史黃如桂為巡撫、詭題效
忠、得濟鎮撫。又冒璚州功、分廕次孫嵩龍皆錦衣衛千戶、
效忠嵩足不至軍。郎至軍。豈果仲手斬馘。于是歐陽必進
等三人、得驟顯擢、是嵩既竊爵賞之權。官其子孫。又以子
孫之故。越拔私黨。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臣仇鸞、總
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入其賄、勒兵部薦為大將、及
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遂藉陛廢、蓋句卤背逆者、鸞也。而
受賄用鸞者、嵩與世蕃也。此。引。背。逆。之。姦。逆。六大罪也。俺
答深入、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嵩々、曰、卤飽自遁耳。可勿
戰々必敗々不可救也。及汝夔逮治、求援嵩々、許諾、而汝

變竟坐法死。乃大呼曰。嚴嵩殺我。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考察大典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坐黜矣。嵩復風吏部計黜其兄應豐中書。非蒙聖明留用。應豐亦去。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等以論劾嵩謫外矣。復逼吏部假察典罷黜之。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于文武遷陞不惟賢否惟賄。于是將弁不得不朘削軍士。有司不得不濫及百姓。剝歸一人。毒徧天下。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宰輔為天下表率。源之不潔。流何以清。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工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阿汙成習。牢不可破。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

也臣請數其大奸五陛下一言動嵩早密賄得之而陛下
方以嵩揣摩盡合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奸一也
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職達通政必馳副嵩少有干涉使
為彌縫間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延五日始上是陛
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奸二也厰衛衙門戢在緝訪嵩
令世蕃籠結姻親以遂其掩飾之計且使中傷是陛下之
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奸三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黨不得
與中書行人之選知推非通賄不得濟給事御史之列或當
考選簡拔圓融熟狹者居之又極致款曲凡心所憎惡教
使論刺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寧忍

負陛下。而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隸。僕。姦四也。即各部之有才望者。或援鄉里。或托親故。網羅門下。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疏致、有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等語、疏入、嵩大怒、下錦衣獄、杖一百、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初、繼盛詣獄、受杖時、扶衛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也。繼盛謝却之。曰、椒。山。自。有。膽。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生。死。固。甚。易。也。以相嵩故、獄益嚴、不令醫視繼

盛手自刲腐且盡命臣王世貞為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為力解嵩陽為泥救而子世蕃及門客持下上林泥溺不敢爭鄢懋卿曰不觀夫養虎者耶是時海内士大夫陰傳錄前泥偷為資而繼盛嘗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或指目勞以酒肉至袖白金遣之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齮齕君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妻張氏上書請代死報聞繼盛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蓋慷慨受命長嘯以殁〻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採御史鄒應龍言遂之歸戍其

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于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贈繼盛太常少卿、錄一子太學生、謚忠愍、祠于保定、額曰旌忠、次子爲都御史王遴婿、遴兵部時、繼盛方在獄、遴感其義、以女字之。

論曰、椒山赴朝審之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顧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揚、死未句、椒山誠聞道散生死者歟、後相傳其歿命之刻、天下生十四夜兒、方隨地張口作言、吾乃楊椒

山○胡○爲○至○此○九字相同○語果○即殉○益知○夫○向○有○母○殆將○陟○爲○明○神○不○欲○墮○入○凡○胎○至十四不語○而此身真不隨楊知○余友尚有見其獄中親筆遺劄○爲余言之○

鄭曉 淳子履

鄭曉、字窒甫、浙江海鹽人也、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披絮。逐群兒。蹲蹲循溪壑捕蚌也。里中王生、一見奇之。謂曉父、試令曉就學。父曰、吾讀書良苦。乃又以苦之。甫就外塾、輒解。不半載、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謂捕蚌兒不苦讀書。益博以諸經子史。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捷明年、授兵部職方主事、曉按職掌、盡搜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精加稽覈。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內艱起、補武選、又外艱起、轉文選郎中、相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曉不可。嵩以咎疏駁曉

知州判官、而世蕃遂晉尚寶少卿、久之、陞太僕丞、迴翔南卿寺且十年、台八為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都御史出撫鳳陽、時有奸人汪直、導倭入寇、江北震動、曉因上言倭寇海上、大率海上貧民、其驍徒諸智者、資身無策、甘心嚮導以快一日、不預圖之為腹心憂、乞命各巡撫、以義勇名色每歲察舉若干人、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捕盜、有事從征立功授職、如是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即果從賊、許令洗心歸降、倘能從中斬擒、如例給賞、與敘遷、已轉吏左、歷刑部尚書、是時國有數大獄、曉多與嵩忤、彼此互折成隙、錦衣獄多羅織、不應法比、

曉嘗論奏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宜自通政司告送刑部理問大理寺評允諸司。毋得妄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上可之。御史鄭存仁劾曉欺罔。下廷臣會議。曉素嫻于職掌、疏述故事、辯之甚悉。會議未覆、而分宜竟搆於上、以其憤也、罷免之、曉既家居著述、有古言今言及吾學編。子進士履淳叙之、有曰吾學編稿初未竟、大宰古沖李公為趙文華所訐奏、論死、翁衆歎曰、自古以言殺身。預欲以筆札久世乎。患畀火。淳因請秘之、弗得。遂竊小櫝藏之。古言蓋千百之一。今言存失相半。迨歲壬戌、諱請告歸。始以殘帙向翁成志。喟然嘆曰、嗟、此稿尚有存耶。予行藏勳業

盡于此。遂畧以今書。倫次補輯。弟準天資絕人。翁曰。援準多代筆。又三年。翁乃卒。隆慶改元。獲淳籲恩褒恤。贈太子少保。蔭一子。謚端簡。時屢淳為尚寶司丞。論時政。畧曰。燕雲迭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閧。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咽。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强狠馮依。而嘯聚相煽。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賈廢。而姦宄未戢。宗藩之坐靡無筭。中澤之哀鳴大慘。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凌夷。卒伍驕恣。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尾女。日月繼食于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當慟哭流涕於陛前。皇上應卧薪

嘗膳於宵旰者也。而今之最急。又孰有如用賢者乎。陛下御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果曾一問一大臣。而一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晝思患預防之策乎。善類既失于振揚。厲階陰啓乎奄寺。言步宮府。輾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萬衆洶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疏間。未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也。伏願發奮英斷之剛。以決大計。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以求鯁議訏謨。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親授綜綸。都俞一堂。乃成朝署。萬幾之裁。理亂繫人才之邪正。自知察交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而或仍彼故習。

則雖臯夔伊傅。接踵都門。昆董公孫。昌言盈耳。亦何補于国是之萬一。疏入、廷杖一百、罷為民、神宗嗣位後、官晉光祿少卿、復準詹事府主簿。晄同時有雷禮者、字必進、豐城人也。以進士在銓司與晄同官。每政暇輒以彼此所撰述相質正。時人為之語曰、雷禮傳古。鄭晄通今。禮所著有皇明大政紀、內閣行實、列卿實紀等書行世、官至少傅、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卒贈太保、

論曰、端簡明於事。特以忤分宜父子。不得從經濟展。料倭海上。果從義勇之策。不但破胄摧傷。可不至大困。即毅廟時本此為法。十八無孩兒矣。子淳時政一疏。可称敢言。

沈束妻張氏
妾潘氏

沈束字宗安浙江會稽人也少時好讀蘇氏傳每掩卷欷歔當食為廢箸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以徽州司理入為禮科給事中時分宜專政御故總兵太保周尚文卒卹典弗予東為疏請有曰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為予奪專以諷嵩嵩得疏大怒條旨杖闕下幾死下詔獄明年虜犯京師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於朝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虜可不戰而退而束在獄中上書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攻虜而內翼蔽都城嵩斥去曰因

安得上書。其後錦衣幕沈鍊、御史趙錦、郎中徐學詩、皆越人。御繼疏。論嵩。嵩々恨越人特甚。有構東與鍊同宗、嵩無不甘心、東賴上明聖。不為惑。東既長繫、其父老疾且革。思一見東不可得。東妻張氏、遍為上疏。曰臣夫沈東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然今一十四年。東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難々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

臣夫東纍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遭覆載之外。今臣男已當赴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男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疏三上。下部、議。不允、又四年、司務何以尚疏救海瑞、上大怒、下以尚獄。而釋東。放為民、上是時居齋宮、好察獄中事、命守獄者、日具監帖進覽、守者無所得。常塞以謾語。其日帖進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蓋。謾。語。上。信。之。遂釋東歸。不及見。父死。擗踊哀號曰、天乎、生不養。死不含。吾覺得為人

手、明年、新天子嗣位、起原官、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叅
議、不復出、東初擢省垣時、妻張以求未有子、爲娶妾潘同
入京、至、則下獄三月矣、張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大朝夕
也、若艾且未識夫面、盍擇所便、潘跪曰、主公抗節、夫人又
甘心、婢子獨非人乎、泣涕霑膺、自誓以死、與張共茹荼苦
拮据、如紅易針、以供獄中橐饘凡一十八年、東出見潘、泣
曰、我當拜謝、乃再拜、潘驚跪扶之、大慟泣、遂同歸里、東歸
家、益落、婦妾并日而食、郡邑有司析與東、一見不可得
論曰、若脫王杲、鵲放沈東、喻以無知、謂有知、頗鵲駭俗
稱佳兆、或不由謾語、果然也、按妻張泣疏代囚、與馮御

史子行可、血書代死。詞皆痛切。而一行一不行。則汪臺長。與。嚴。中。堂。之。扶。持。衛。別。也。張。難。而妾潘。與。東。來。一。面。以。處。子。忍。死。十。八。年。陪。張。辛。苦。不。肯。去。古。來。賸。如。此。不。能。有。第。二。

林燫

林燫、字貞恒、福建閩縣人也、父庭机、以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與相嵩居隔一垣、未嘗私謁、裁諸濫溢、性恬淡、改南禮部、乞歸、卒、謚文僖、燫以嘉靖丁未進士、歷禮部侍郎、中官請修九陵、勘工修長陵、省費鉅萬、北虜犯邊、條七事、一曰議強本、二曰議儲才、三曰議重將、四曰議調兵、五曰議賞功、六曰議習射、七曰議省費、而儲才之議、則云、迩鮮知兵、貴習其事、將重其選、別作一途、試之邊郡、郡守而才也、無不才也、而兵備、而巡撫、而總督、而本兵、習兵、漸知兵矣、而重將之議、則云、今士大夫好凌武臣、以為氣節、即專閫而

郡縣吏敢爾汝之至横遭口語無緣自明我既訟之徒不自愛宜委之以权結之以恩優之以禮則無不奮也而賞功之議則云國家重首功則核功必詳今應賞者或五六年十餘年至有身死而子孫僅存惟未下者何以勸之死敵故重與之而遲不若輕與之而速而習射之議則云國中之制常以數十步中國以百步爲難之謂可以惜賞夫得賞者少而習射者少矣武事别伎其法不傳止此乎矣而又畏難而不精將欲與乎矢衝原上不得也歳時校閲必使之無不射而射之精者出焉至于遠識入衛皆而必激之留客兵濫而無稽則又議兵省費之要者也改吏部

綱佐南銓、萬曆改元、拜南禮部尚書、終養不出、燻面壹嘗世、綱貴政体人才吏治、無不熟計、舊廬燬、假康懿祠以居。卒、謚文恪。

論曰、條邊事七、與七書等、質知顧勢之所積、萬不能爭。習兵知兵、與夫以權以思以禮、諸諺鑿鑿要件、必使殺將、俱出身武科、而後可。古丞相多兼之、武明業能行之乎。究竟以不習兵為不知兵、而至於敗。

許國

許國、字維楨、號穎陽、南直歙縣人、以嘉靖辛酉鄉薦、讀書宛陵山中。見碧雞、為賦碧雞篇。乙丑、舉會試、選庶常、授編脩、使朝鮮、燕。紀述名勝。空橐。還。萬曆中、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政府九年、多所献替。時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國謂大臣猶梗楠也。惟其勝任、不宜規寸抉、言官猶河也。惟其常流、不宜長狂波。時以為名言、其議用人、主于久。任。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振要衝者宜久。而不必以官狗人。其議邊防、薊鎮無故而歲調各邊精銳六千。是以一薊而敝各邊、不如不調。其議京營、謂

我朝設兵稍視唐制然唐調於民而卒歸於農我用世卒二有定數而且以罪謫為軍至以相詒雖欲軍之強其可得乎當簡驍勇升為上軍優其廩給異其名號使樂於自奮其議弭盜令郡有司得先撤旁郡兵而後白兵憲兵憲亦先撤旁省兵而後白督撫撤非其宜以擅調論撤而不應以逗遛論失地連坐而特寬脅從之律上皆可行之爭毋立彼嚴言旬日乞休者五予告歸其二三耆舊猶徉山水或與田夫漁父接席歡相勞苦及聞輔臣錫爵預教之疏行加額曰社稷之福也卒贈太保諡文穆

論曰明 末黨事起彼此尚口稟擬者以模稜當衆的庸

文穆神廟退息之日。其。所。言。是。其。所。行。也。而分言官之詞奏。以當職爭。豈其用世所自矣歟。不規寸朽。不長狂沒。此。後。為。長。久。不。拔。之。策。無。過。八。字。文。穆。可。為。知。先。者。矣。

余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北直交河人嘉靖丁丑進士歷檢討充講筵晉詹事大內火偕講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萬曆中歷禮部尚書雷擊太廟上言弭災以寔不以文且云不郊祀不廟享皇長子不冠不婚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於陛下乎歲終凡舉四方地震雷火及鐘鳴地出血與郡國苦征調酷榷織造開採諸事縷陳之又以太白經天狄道山崩危言之不報又言士習不遵聖經竊佛氏緒言謂一了此心則經籍傳註皆為糟粕新學小生轉相崇尚標入制義名為新說以致悖理傷化宜

亟絕其端上下所司釐正本官繼登居官儉約堂舍湫隘蓬蒿滿徑病革時榻猶擁一布被如寒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論曰神廟中惰廢諸餘言之矣其議理學以及應制定有贊扶孔孟之功然此時已濫而為流矣非端也致良知三字是奉為題目如命名中庸之謂後改稱為康林則竟以地以門庭為幟益粗而標其流不可復砥

楊爵　周天佐　浦鋐　劉魁　周怡　熊浃

楊爵、字伯修、陜西富平人、家貧、年二十、始發憤讀書、兄為邑掾、以他累逮爵、并逮獄、爵從獄中上書白兄冤、令見書詫曰、厄奇士矣、立出之、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藩、還朝、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躬車至湖廣、見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莩肉鬻、唉道旁、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饑饉之狼、臣敢冒死請、上為下疏發郎改御史、念母、乞終養、母卒廬墓三年、復補御史、疏請收人心以隆治道、畧曰、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比正陛下徹

樂藏勝○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乃以為瑞應○歌呼上壽○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蠹○陛下廣度優容○設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即柰何忽之○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尚不可得○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夫南城一郭耳○共五城未知有幾○目不及見○而在千萬里之遠者○未知有幾○而乃土木之功○十年未止○今又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加以北面跳梁○內難竊發○警報日聞○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禍患之來○近在目睫○臣又見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廢○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數

奏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寧、六軍萬民賴以安、臣恐人心日惰、中外日渙、非陰古君臣所為太平氣象也。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濫及方外、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于此。夫人臣持祿保位者多、忘身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陛下明目達聰、付之公論可矣。震以天威加之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事罷斥。此于國體治道、寧有裨乎。疏入、上怒、逮繫詔獄、杖幾死、兩越月、上亦以他怒罷免夏言。又用科臣高時言、下郭勛于獄、特加時俸級、是時人之

皆以爵言至是大讎、然猶長繫、上心未可測、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戶部主事周天佐疏、請釋爵、有云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茲所以怒爵而罪之、果合于天心否也、并逮下獄、不勝笞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西御史蒲鋐、復自關中上書、訟爵冤、有云爵掛冠養母、廬墓哀惻、積思陳諫、移事親之孝、為事君之忠、時既蒙嘉、爵亦當宥、徵諸詔獄、笞之百、與爵同繫禁押、爵曰、爵不能悟君、乃累公、鋐曰、此吾輩巡一事也、無與子、鋐繫七日死、爵枕尸哭曰、痛哉、奈何以爵故死二良、爵與天佐故不相識、天佐幽別室死、弁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哭之詩曰、天上列星墜、人間草木悲、

蒲胸多是淚、只向胸中流繫及明年、工部員外郎劉魁、以諫修雷壇下獄、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和下獄、爵自是得兩人共朝夕益懽既五年、上修玄教神降于箕請者三臣爵于是與魁及怡、幸徼神貺得釋未弥月、而上爲箕神造臺、尚書熊浹極言不可上大恚、曰我固知狂爵諸妄言歸過者主至矣罷免浹、復逮三人還繫、爵抵家僅十日也、其冬久旱、上祈雪未應、司獄恐上意不測、禁不得通飲食三人、爵曰、吾三人死天雨雪乎校尉楊棟者、孝子也嘗刲股愈母病憐三人言司官曰、主上仁聖乎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復予通飲食又三年、內殿火、上

于○大○光○中○御○神○語○呼○三○人○名○遂○釋○之○爵歸二年、有大鳥止于其舍、爵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越五日、無疾卒○莊皇嗣位、復爵官、贈光祿寺少卿、廕孫恒官左監丞、而鋐及天佐、魁、皆贈蔭如爵○怡起官轉太常少卿、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字弼、晋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後謚忠愍、魁字煥吾、泰和人、舉人、怡字順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居吏垣、僅期月○而○封○事○十○九○上○既歸、講學注水之上、以精一為本○存誠無欲為功○卒、謚莊簡、

論曰、世廟特○異○神○忠○渴○君○敢○嚴○嵩○一○也○有○伯○修○及○部○臣○劉○魁○科○臣○周○怡○再○也○敎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之○口○百倍○

其即不應無罪而周蒲不免矣獨惜以爵故而殄二良也校尉楊楝無意言之而生尚書熊決有意言之而幾死帝意誠不測矣獨奇火中之呼神豈六從其後補牘乎而不意楊伯起之鳥至當是帝心危熒惑而託之神語不欲以人言輙從也非眞火中有三人名也

馮恩 子行可

馮恩、字子仁、以赤籍補戍留都、御史方鳳一見驚曰、子非行伍中人。免其操從。令卒舉子業。遂以武學生。領鄉薦。登正德中。進士。為行人、出勞兩廣、東修王文成為弟子、文成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擢御史、分司南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關也。恩責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恩、恩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體當如是。尚書屈。遂著為令。嘉靖中、疏論留守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大司馬生奪俸、奉命巡上江、故事選卒

獲盜多寡為殿最。恩嘆曰。是必有孥盜以圖殿者矣。下令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為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詔指揮張紳、挾都御史汪鋐、教人恩立訊冥之法。鋐特貴上寵、無所不逞志。特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毋得先論摘、俟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褒之。恩力請如故事。鋐悻而陰、每伺上旨、但斯其屬、數更職守以自固、恩復露章極論之。不報。嗣議南北郊、皇后且出蠶郊中外惴莫敢諫。恩獨上疏謂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蚕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內外別嫌為美俗。是禮行。從世有特書。

者曰后觀變於郊識外也即陛下當為何如主南北卯洪武中分十年而合二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况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哉今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矣三輔近畿閿陝河洛赤地千里人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七子遺矣江省大水歲祿不登爭流冀矣閩海報卒至棘兩省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為孽置卿不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了不之卹而治治焉以為治安今日摘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恩且草時分且得逮而上覓之為報聞恩益

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鋐為腹心甚。并及二相臣、
以為君用者宜登張。、者宜棄勿用。遂倣范希文百官圖
例。卷品諸大臣。以其賢、當簡用。某不肖、書斥。其詞旨峭厲、
上恚甚、逮詔獄榜掠、瀕死者數四、思執語不移。遂移刑部、
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獄上。或得從輕比。上奪尚
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獄係、郎以下遞謫有差、思遂直論
斬矣、時鋐得賕遷太宰、向王肅敬廷相代鋐議以思所坐
特數舉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會審南闕門汪
太宰尊執業、故令校卒持思辮捽面之、思即起立不跪。大
聲叱太宰。太宰怒、汝囚耳、安得叱大臣、思曰、七。宦。無。君。人

人得誅之何但叱為太宰乃擬恩獄中嘗受人一飯恩笑
曰即若言不過以義棄饋耳不至如為以遲人市、受其〻
金為鶴之閑府太宰氣塞不能語推案下欲拳恩〻聲苴
厲廷相乃好謂為御史何繫為祖宗不殺諫臣百四十年
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謂太宰有法枉以法論御史
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事
太宰乃止然猶署恩情真恩挺身出、不顧觀者咸嘖〻御
史勝鐵其辯口亦鐵膽與骨皆鐵也稱四鐵御史而上所
使詗事者、密以聞頗為動容是冬、得不論恩扔在獄、其子
行可、甫十三、即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蹩〻長安

街。中。見一要官。即攀轝號。其。辭。絕。酸。楚。聞者。每。掩。耳。促。舁。
者。疾。過。之。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心。牽。大畧言臣父鬼、
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
計。欲為陛下作一吠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
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
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亦以明日死。臣
父死。臣祖母便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
之。繆。臣。置辟。而赦。臣。父。俾。以。為。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俾。
面。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
使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旨法司更審、時廷相猶在事。

與聶司寇賢。仍以恩前律不盡。合請報戚死、戍雷州、恩戍
而。欽。亦用。茹。事。敗。罷。矣會赦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
之遷容冤準李光輩。恩始獲精心養母。吳迄九十五而後
終。恩亦逾六十。猶蒸蒸孺子慕也。恩材大、既早發、亡所施、
居恒慷慨。爲德于一鄉。倭入寇、監司籌僧兵禦之、恩所薦
廩犒。獨當公家半。士女避倭向徙者。爲授廛傳餐濟之。大
饑疫。煮粥南禪寺哺饑者。劑藥以治疫者。所全活多。又割
其膏腴數百。俾代邑賦長貲。曰奈何吾安坐而視汝剉産
也。會穆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恩業七十餘、銓曹欲用恩、
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左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

子行可甫冠、舉鄉試、部使者方列上前血跡事、特旌為孝子。表其廬。於是馮氏父子忠孝事大著。行可謁吏部選、得光祿署正、署光祿、以父病乞歸、恩強無疾。考而稍善忘。比疾革、謂諸子曰、負國家再生恩、已矣。屬之而曹。遂瞑、祀鄉賢祠、行可服除、遷通判應天府、嘗監製鹽務、推御大寬。而寬中貫以下。咸稱平。其監塔駒、亦做其意。先豪收之饒祿者。監清之田。先豪伍之兼併者。以故所至輒辦理。御史臺有胥吏被訴、下府治。而心庇之、比獄上、欲曲罪訴者、行可持不可而止。魏公從子及其家奴擾民、被逮、行可痛抉奴。撤法。數從子而肖之。有弟以產故爭其兄、行可為勸以天

性。辛兄弟相讓。益敦睦。高享有堰障水。旁溢。或請決堰
以露田。行可曰、吾安忍鄰國為壑。甚使者上行可治狀。先
後十一疏。竟不還。謝病歸。
諭曰、馮子仁以武學生頓鄉薦。投曾擠、亦奇。北郊奏之
議遇直。天子知。中不能。忌而更欲為天子吠犬。手解大紳
闕初奉命疏千臣品行。頗以才露見殊。恩乃欲無命而
侵吏部。執掌百官。固非其時矣。薄對闕門。直發太宰注
銃之隱。儘快哉。四鉄御史得上廷相叟言、粛吳乃不報。
而卒以子行可哀。嗚呼。桑帝闊。忠孝一門。千載景式。至今
讀其代死疏草。有不下淚者。非人情矣。行可致賛不

愧矣

陸粲

陸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南直長洲人族父少保完故立大功領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粲守諸生絕不附以熱嘉靖初以春秋冠鄉會試留充史館時議禮諸臣躐貴而張桂尤幸用事啓疏諸吉士皆前相宏私人各出就選入格而粲特以高第補工科給事中甫三日抗言京邊諸要務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關係後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奉勅清核廐馬驗其非壯者斥市之歲省芻粟直數萬中貴人不便粲爲蜚語中粲粲弟撰其奸條列狀改十事皆報可諸閹氣奪慶陽伯康陵之外家也或有與其奴

張閫者聞不勝自撤其母誣張法司已得情坐撤母罪矣
撤母者行賂東廠廠覘上心内薄慶陽必誣張寔毆其母
死會讞都御史熊繡等力持前獄上怒奪繡官除鐫秩有
差梁抗章謂繡不當奪官廠不當反獄衛不當徇上怒廷
杖梁創愈奉職如故張桂時並入輔扶上眷至渥而桂尤
驚梁乘間夜草疏千言力陳二輔之横以為不蚤去必亂
天下方晚輩鬼嘲于庭梁叱不顧疏入上大感動為罷張
桂而特鐫桂保傅然猶難輔臣体置梁獄將薄徵之而會
唐事當諳故与張桂議礼合為張桂鳴不平上乃復召孚
敬入輔還尋所鐫保傅謫梁貴州都匀驛丞歲餘量移江西

求新令、求新民方苦夜叔而性桀訟、桀至首、嚴保甲法。什伍相詗察、奸無所容。復夠得舍叔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撲禽之。而其最雄彭霞者、徒黨數百十、出沒鄰郡、不可究桀。計。出。即。獄。大。俠、故。實。與。霞。好。者、誠。縛。霞。來。詰。汝已縛霞及合叔左氏、康。皆擬獄。叔。已。于是纂禮儀式。雜他條為數十。講之學宮。士民權趨若流水。邑訟息。甚為者累。以時相方在事、拂衣歸、吏民數萬。哭攀之。莫得也。當爰論糾張桂時、疏中頗譽及分宜嵩、已分宜貴用事、重于二人、其修隙益倍之、桀以故卒不用、而崔翰林亦頗悔前事、嘗薦用十餘輩名賢及桀。桀不答、卒之、久之贈太常少卿、

論曰、梁故家陳湖、未遇時、讀書貞山中、人稱貞山先生、久。以名。節自砥。張桂与啟輔家不協、梁既手批之。而微。奇。數。躓。紛。宜。之。妍。若夫經濟大用。已略見今永新時。惜未大展其用。而徒以獻可聞。

沈鍊 附吳時來取 董傳策 王宗懋

沈鍊字純甫別號青霞浙江會稽人也嘉靖戊戌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搏擊為能用伉倨忤御史謫茌平丞歸補清豐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鍊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狎不敢以分加鍊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押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張灌之鍊即以進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于時鹵闌入塞都门不啓天子生西齋宮要之會鹵獲我中貴人為媾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

不者一歲一覲而親天子下其書文武群臣計孰便司業趙
貞吉曰鹵傅城而軍我乃城下盟恥之今天子御奉天門
出內帑饗士擇言者旌功臣鹵閫當自退而檢討毛起潛
懦言寧寬鹵以予貢貞吉廷叱之諫復申趙理判之不休
太宰晏言以諫小吏易之諫目懦晏曰大吏紫帶言乃傾
小吏敢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偏而合勤王
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蓋是時相嵩獨
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
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盜入賊屠間嵩以免而其
進有特賄ゝ賈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諫復抗疏言

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恨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何執此所與同宜從坐詔以錬譔試廷榜之數十論田塞外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賃邦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前謁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我拱之入從家而家錬里長老問知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聽争為錬詈相嵩以快錬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像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懦避虜甚至繳避兵人僇之以為功錬廉得其首主名

貽書誚之。前大帥馓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國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以失事當坐、並縱吏士殺傒避兵人、上首功自解。錬從廡得其狀、貽書誚順。諸加峻。或謂錬遷人、非有言責。錬怒曰、吾獨者豈無有言責哉。大殺人、姦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益恚、走人嵩子世蕃所、曰、錬結死士、擊劍挾矢、將以間取而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誠有之。竊陰已解散其党矣。適遷去、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寄楷、而使謂順曰、幸為除吾瘍、順則與楷合矣。楷捕諸白蓮教、竄錬名籍中、以謀叛聞。取中旨、僇錬、籍其

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而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鍊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鍊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刑科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為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死御史繼新復論順罪而徽為襄理還其諸生穆宗初詔褒言事者鍊冤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父死齊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媚黨狀詔捕順楷司冦獄論抵罪鍊于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亡堅激往往多楚聲以故人讀而憐

之。子四、長即褒、次衮、次褒、死於難。最少子褧、以釋免、褒白報。棘讐、推太學恩褒、于是次第論嵩者、科臣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時來、論嵩、溺其子世蕃。干預朝政、納大賄。致邊臣尅軍餉以充賄。因受賄而誤國。如張經行五千金免罪、及聖斷不貸、而詭以贖、鄢自解。王汝孝以三千金俾得邊戍。蔡克廉以三千金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蔭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蔭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率由于此。張翀論嵩受賄振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外臣以厚賄得美官、考選以金多居要路、而臣子忠節之氣壞。家奴嚴年、富盈百萬、賓客親識、

位俱極顯盛明之世豈宜有此相臣而董傳策之論嵩謂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道路喧傳吏選郎萬宷、為文胥家武選職方郎祥為武胥家嚴氏有兩胥家而陛下無人矣宜亟罷快人心帝怒、各逮繫、擬大辟、兵部尚書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王宗茂、字時育、別號紅塘、湖廣京山人、以進士為御史南京、時郎中徐學詩等後先論嵩逮擬戍宗茂復上書摘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皆有指是時上不能無動意而外難相嵩、以當制大臣論、且薄宗茂罪、謫為浙之平陽丞、自宗茂謫而諸論嵩父子而還者非死亦戍禍加慘于宗茂矣

宗懋丞平陽、或誣[illegible]、為平反三十餘人。俗多棄女、張偶禁。居半載。活女口二千餘。女長、往往冒王姓。或以宗懋舊官為其名。内艱歸、時父橋碩廣右布政使、重于朝、嵩以宗懋故、并羅歸、久之、上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宗懋方外艱、即以是日哀憤疾劇。蓋不及知也。當屬纊、語不及私。唯曰、上活我。無以報。妻其從子王、前泣請訣、正色曰、即其不肖。終兒女子手。耶。揮箑。自若。目遂瞑。宗懋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腸。為文不苦搆思、且工。善騎射。穆宗初、始贈光祿寺少卿、

論曰、嵩與林甫檜為誤國三偶。錄鐵且頌。而後錄而射

之者衆衆矣曰即不中不可不射寧悲辛論平陽學詩

龐職時來傳業琳戌矣不幸而鍊死鍊子二死獨餓渴

保安塞外人戕手指萬父子滿口不釋比擊缶嗚嗚時

更樂式 鍊詩刺總督順有曰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鬼哭

半覓頭顱志戮良報首功之寔也

朱賡

朱賡、字少欽、號金庭、浙江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神宗立、以修撰充日講經筵、上方沖齡、倘娛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故事、上退曰、講官言良可畏。歷禮部尚書、疏請建儲、不報、詔選淨身男子、務充二千名、賡請收回成命。三十年、與沈鯉同被召、入閣辦事、力陳礦稅之害。報聞、未幾、有妖書事、書云賡者更也、拜賡東閣、微示移易東宮之意、上震怒、遣中使勞賡、賡為伏地哭失聲。偵校四出、忽捕醫沈令譽至、得銓部王士麒北部于玉立與勞問書、且將波及于王、賡擬與王無涉。久之、論皦生光事罪、並請釋司理華

鉦於狀不報進首輔時請簡用閣僚速補卿貳勤考選清
獄因枝遺逸廣原赦復不報久之釋御史曹學程獄三十五
年科臣宋濤任若衆以委於剃廢復上疏有云論身名
不但去為幸死亦為幸論分義不但不敢去亦不敢死上
乃心動始下會推之命而李廷机葉向高于慎行乃次第
點用時四川巡撫喬璧星疏叛苗安堯臣踞猷所而閣宗
傳未擒尚宜用兵剿捕發獨以為不可上從之先是遼功
史林加恩辭河州加恩辭又廿肅加恩又辭三十六年遼
人以稅監高淮之虐鬨欲走鹵必殺淮而後已疏乃上言識
者謂天下有難必自遼始非過計也及今加意樹備猶恐

患生不測。況淮激變若熾。乃坐長其亂哉。報聞、定琉球請封例、使陪臣候領福建。以省煩費。上從之、時遼餉較隆慶時忽逾倍四百餘萬兒。慶請嚴核冗費。并乞節省。病篤、乃於所欲言時政。當危諫。及革、猶張目問曰、山東兒。知何鎮。而謝者。再。年七十有四、謚文懿、

論曰、文懿賡頗欲推廣德意。而上倦勤。不皆行。是故神廟時相業不易光也。明末遼東之潰。雖不由盟洫而難始。自遼難。必一語。裁諸文懿之口。似真燭照數計。無他、遼人飽能守。勤于守。飢自生變。驗之最遲。猶偉也。

沈一貫

沈一貫、字肩吾、號蛟門、浙江鄞縣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歷禮部侍郎、改吏部、加太子賓客、艱歸、起尚書禮部、二十二年、晉東閣大學士、明年、朝鮮師潰、南京失守、一貫疏請嚴水師天津登萊之間。謂天津畿輔門户。以戰為守。固。便一。倭殘閑山。我尾其後。成夾攻之勢。便二。閩廣浙直之援。至有所屬。舟無泥駕。便三。且易于行餉。便四。舟師之仗義者可因勢而起。便五。儀真京口、向有兩榷之遺、一貫請免京口一差。時羅織、吳宗堯一案、互籍其家、一貫曰、籍家、五刑之極條也。唯大不道施之。今以仇口所訐。迹撫其寔。陛

下身不義之名以借人狩不平未畧也不報後争寧波市舶之設有云陛下早斷一日一日省二萬有餘臣計中使一員其司房吏役少亦二三十人畧計已百人矣其餘分遣官員豈下十人十人各累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皆欲養其父母妻子僮僕每家姑以十人為率則萬人不啻人日給銀一錢合之盈千歲須四十餘萬而所進總數萬況又歛百姓之怨乎今所遣已六十餘所歲當糜天下金錢八百萬至於倚勢為奸横征強奪又不可數則規利者所不為也不報因經筵及皇長子冠婚亦止礦稅報聞上以大礼故費賞不貲責戶部一貫封還前旨時播酋揚應龍

方叛、上遣內臣張慶、督貴州諸礦、慶曰、歲可得稅銀三萬五千、名馬四十匹、一貫曰、即有之、從。頗。虐。中。求。之。可。得。乎。并請免雲南稅使。上優答之、復疏釋罪臣曹學程。不報、因歷數災變。以祈寬大。會內侍陳奉入楚、武昌漢口以往、變經十起、一貫請大沛弘仁。以安楚民之心。不報、稽例各司本章率擱閣、一貫以內臣張忠所奏既關國計。令行閣向。不報、二十九年、兩省青把錦請復。李成。梁遼。東鎮。守。上從之。時推補外官、屢疏不下、一貫言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暫攝之官。必不如久任。別遵帶晉之官。必不如專任。佐貳署印之官。必不如見任。不報、上偶失豫、召一貫入、諭罷礦。

稅及趣廢釋禁等事切翊日、稍安悔之。索前諭、復傳照舊遵行、一貫既力爭之。復日、今日有百金於此、鬻皇上之一官、皇上且許之。有萬金于此、鬻皇上之一旨、皇上寧許之乎。今皇上之旨、人以壹言鬻之去矣。旨鬻于下、而威福予奪、遲之去。則不如鬻一官之猶制於上也。乃動曰權罷稅貲者、明知其不當爲與不可爲、聊試之爾。始謂之暫止久始謂之借。借者真非徒不返也。日以浸多朝廷既以稅宜自便、而又遂以詞傳、責諸臣。夫天子秉持乾綱、有何掣肘、而言詞停此又護短、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報聞、御馬監徐鑑請勘收馬草場被佔、一貫復爭之。謂事不經六

部毛不可行已有納收旗較之令、一貫曰、是猶放富豪其中父之戶工二部和一商人不可得矣竟不票擬江西稅監潘相、主閉廣信封山一貫曰、昔葉宗留鄧茂七之禍不足念乎相又請勘合馬牌、不令驛傳有司掛號、一貫曰、御前駕帖所既赴該科掛號乃獨縱相時內使權重、至有以鎮守為請、一貫曰、本朝立法、常鑑之外一鐵即贓豈有漫無經制四出橫索如今日稅使所為利分群小怨歸朝廷中官豈皆不肖而祖宗未嘗使討錢糧正以其為主上私人威權偏重勢不得拖摧繫不克加故不用也而况妄觀兵權哉夫兵權、有國之司命也隨權之所聚亂從以生

內臣為甚。太祖嘗曰、此輩當使畏法、不當使有功、意良遠矣。知今內臣典兵、尚誰鈐轄之、糾察之、以漢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勢、豈有善其後者哉。一貫柄政五年、手裁獄ゝ、于權貴不少避。國家大利弊、必力持之。雖上或從或不從、而朝廷頗知畏忌。天下想望清明之治。三十一年、都御史溫純指言官于永清姚文蔚貪墨、一貫頗庇之、疏久不下、于姚遂有十月南山之語、謂秦人將擲首輔、南山、志既師尹、十月、興咎皇甫也、科臣鍾兆斗、遂以大計叅純、ゝ十七疏求去。俱不報。而喬應甲又叅兆斗。閣部臺省紛若聚訟矣。自是楚假王事起。一貫曲庇王、幾致楚亂、而妖書繼作、

意鄭貴妃且危於事丟皇后附傳頗連一貫。一貫恚。勸上大案。疑禮部正域為之。以正域劾議楚事相左故。逕論頗以一貫為已甚。一貫頗清議。復請緩此獄。并礫檄止。先以塞。正域與輔臣沈鯉得免。已給事中錢夢皋例外補。一貫特旨留之。廷臣劉元珍。朱吾弼。龐時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咸被謫。御史林秉漢直指楚假王。亦坐謫。蓋一貫頗狥其黨云。句是賀燦然陳加訓等後疏。及一貫引病求去。不許。久之。竟與沈鯉同歸。仍降加銜三級。謫外。四十三年卒。諡文恭。

論曰。萬曆中年叢脞。而任內臣。闒利孔。獨勤有勤之

者。也、蚊門張口呼宿寐、卒不醒。奈何。積之五官俱解。百節盡墮。至。啓。額。中。拜。歎。其。視。聽。而。持。行。也。豈。可。得。哉。觀闍部臺省、紛若聚訟、始。知。江。陵。竟。身。執。其。咎。中。外。訕。然。豈非攬權。攬。權。非。純。臣、。亦。才。臣。才。足。濟。也。相傳垣臣夢鼻、以破例晉在文華座、有吳中布衣甲、善謔。夢鼻謂之、皆之山人。山中人。今之小人。山外人。布衣應声啗。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頤。示。諷。云。

申時行

申時行、字汝默、號瑤泉、南直吳縣人、隆慶壬戌、廷對第一、授修撰、歷官諭誥勅、宮庶日講、典副會試主考、萬曆中、以吏部右侍郎、入東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擅婚例、應奪封、時行請以二十八年為斷。諸免議、上從之、主會試、曲狥首輔居正之請、以其子置一甲第二、上復元之、中外頗譁、江南北灾、議班軍班價之害。得免四分之一。居正卒、贊張四維為寬柔、以矯前弊、十三年、上踵正德年間事、復行內操、時行與臺省諸臣疏止之、不報、旋以危語動司礼諸大璫。得罷、十五年、上久不視朝、廟享皆遣官代、時行疏請朝參

者累牘。報聞。上諭唐太宗有慚德、魏徵虧大節、講筵勿忝貞觀政要、時行遂請兼講通鑑纂要及大學衍義。便簡閱中故牘、得高皇帝御筆七十六道。進之。曰、願皇上法聖祖之憂勤。時宮人閹宦、以小過撻死者甚衆、大率奉初命施行、不得後命、至死乃已。時行疏言養生之道。寡欲為先。調氣之方。平情為要。廷議從祀以王守仁為霸儒、陳獻章為偽學、時行力爭之、得與胡居仁並從薛文清之後、居正既奉旨籍沒、時行奏罪人不孥之意。請無多求。時有因罪居正請復遼府者。時行不可。且曰不信親王。而信宗人。其害滋大。上然之。太和山監稅中官、上命兼分守行都司、時行持

不奉詔世廟中釐正國戚封典無贈公者上欲以贈聖母父武清伯李偉而襲其子侯文全時行曰偉贈太傅而文全襲伯爵足是平梁軍噪糧至拾屠叔上逮給餉知府周祈并逮兵備武應隆守備葉朝陽時行以為漸不可長請毋逮令法司議擬貴州土官安國亨獻木輸誠撫臣責其稽怠反訐撫臣上怒撫臣時行曰土官輕朝廷不可訓寬催科免加派恤漕運止遣糴歲捕盜減織造省歲奉罷採買之費寢開礦之議其諸轉移上心銷弭蠹害者不一而足評事雒于仁以四箴進切指上隱上怒時行勸上留中自是奏對嘗不報上遂有厭薄言官之意會給事王士性

御史江東之萬国欽、翰林劉應秋、礼部湯顯祖、先後劾論時行、時行疏辯、不深督過、而吳中行、趙用賢等為時行薦用者、皆勇求退、御史馬象体疏劾幸閹張鯨、逮詔獄、時行封還御批、已給事李沂復劾鯨、詔廷杖、時行率同官叩大內、疏救、退與王錫爵密奏、有旨入對、上命訓責鯨、時行言不敢者三、卒強行之、居正時、考成之法、類發常一二百、摘叅嘗四五十、時行特為寬假、於是內外惰廢、無所綜核、而循情沉旨諸檄、積偪数世、雲南緬夷莽達剌、以順寧土舍罕虔為內應、擄隴川、破順寧、而隴川多氏為岳鳳文子孀誘、折入緬中、時行議調鄧子龍、劉綎赴之、復順寧、擒罕虔

及岳鳳與子曩烏正法、緬、安、松、潘疊茂番人為亂、時行議以勦為先鋒、以撫為權術、北面圍古尔占壁、副將李魁李聯芳先後敗沒入、犯洮河、言官主戰時行独主不戰、自款貢以來文武以邊方為捷徑、陞轉賞賚倍於内地、日浚甲士之衣粮、以媚朝紳、而朝紳倚邊臣為外藏、於是推轂之任、撓於權倖、苛文之役、困於侵削、而邊敵不可鼓、時行率因仍之、良閑而反奏抗議賈、冊立事起、時行亦疏再四、不報、最後得十九年冬傳旨行之旨、届期、時行在告、同官許国王家屏具揭、仍冠時行、時行別揭、以為寔不與聞、廷臣始疑之、及國

被嚴督中旨令致仕時行亦力求歸久之歸三年而皇長
子出閣後冊立上遣人勅存于家以時行嘗有請也故事
閣臣有軍功無不廕錦衣者無世廕自時行始林居二十
四年卒年八十謚文定
論曰神廟甫二十以外輙倦勤不親朝廟非衰也文定
尚欲以寬柔矯江陵之後乎時輔臣獨文定言頗見用
觀冊立別揭或有權用異諫而為陳點一說也頗寬假
因仍循情玩苟一翻綜核之席敝不可起

王家屏

王家屏、字忠伯、號對南、山西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初、以編修充日講、善開諭、上嘗改容听之。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疏請寬杼軸、減型器。省蜀扇之貢。报聞、時上視朝漸稀、家屏艱起、還閣三月、未獲望見、因上疏請勤朝講。并及建儲。不、報、又明冬舉行、有旨家屏俟上疏以堅之。已又更期三年、遂引罪、請與閣臣國同罷、不許、家屏於邊事熱練。議保番以繳國史。酋有異志、執之。家屏請縱死以安餘黨。毋蹈板升故事。嘗論薊遼窮餉不可減。有曰、以邊事之急。而裁削於匙箸之間。楣櫃之下。亦大窮乞矣。時諸鎮以

墾田入告者動輙数十百頃家屏曰何言之易也當者顧力于熟田貧者又無力治荒是墾田難其人且也請繳牛種有費上子粒免追呼有費田未墾官田也既墾而田主人至矣逋粮與賠粮欠差與賠差或本非其田而誣之使賠者有之非必不肖有司聽其誣也即才有司而急於差粮之完欠之使賠者豈少哉如是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矣即賞之不應也田果日墾則餉當日減而報墾請餉益急入告屢屢其欺誰乎議鐵法請行之自上始時冢臣題覆率多中梧家屏曰國事可憂莫大於吝嗇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點更

推一官。夫一官之外又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是矣疏一日不下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節之事可延至數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誠慎簡以推二必期其用用必期其速而徒以嘗試焉之未見其謀之得也時少卿曾乾亨議汰京衛官衛官遮亨於朝司馬欲貰勿問家屏必置之法事乃定科臣李獻可疏請豫教有旨降罰家屏封還御批未報而言者比比得罪家屏引罪乞歸許之林居久閒開採興幾擾天下半貽書朝士極言得不償失卒贈少保謚文端

論曰懢不與子皇太子溺也懢不與人官奈何貪閒

採而得不償失也貪外庫入飽中涓而[illegible]者仍無奈何神廟于二字貪慍義不堪自問安得文端大声徑遂并及之若夫墾田鼓鑄難其行之人難其行之法即以議者主之無所挠何不可徹其寔裨

趙用賢沈懋學

趙用賢字汝師南直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以庶常授檢
討時首輔居正奪情臺省後會疏留之用賢因彗星之變
特疏有云臣數月以來見居正齋毀柴立形神摧敝亡有
抱恨終天而不能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
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至是也時編修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先後疏論與用賢同日杖于門用賢削籍而刑部謫
戍次日進士鄒元標復論居正且救用賢輩并杖又居正
卒用賢起右春坊右贊善而異議者復以朋黨首攻用賢

用賢、言用黨之禍非盛世所宜有。歷司業、
分與會試、嘗上吳賦十四議、集以蘇困。不果行、以南祭酒
乞歸、因請早定儲位、有言官李沂等、乞絕張鯨、毋使窺覬、
不允。陞南禮部侍郎、疏救元子、不報、移北左、爭三王並封
之議、不報、改吏部、會居正黨御史吳之彥、初與用賢約婚
姻十年所矣、從以與同、請絕之、彥子監生鎮留、衆皆用賢去、
卒于家、謚文毅、
沈懋學、字君典、別號少林、曉稱白雲山樵、南直吳縣人、文
寵為名、臺察、薦于餘姚之學、萬曆丁丑、懋學射策第一人。
授翰林院修撰、其第二人、相國江陵子嗣修也、居六月、而

相國有父喪、出奔情、懋學貽書相國所善客、勸之奔喪、後
貽書責言路諸臣以不能匡正。併東嗣修、謂相國為天子
師表。即柰何自軼倫矣。嗣修愬不能答、遂與其友編修吳
中行、檢討趙用賢、謀各上疏爭之。既又曰、上即幸聽二公
疏。已見。不幸、必及禍。我得踵疏解之。尋吳趙疏上、相國果
恚、懋學遂具疏、大略謂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輔
情。即不獲不奪奪輔情。必不。忍。更。以。功。止。奪。情。罪。言。者。袖入
長安門、吏部、吏部索疏覌之、納袖中、指曰、此
有謬誤可此疏入、必得嚴旨、故以難懋學、則
更呼、故與他言者。拜杖闕下矣。懋學恨

不得藥、伺湯飲已被削道出國門懋學移
疾在告滿骸骨歸即陵陽故亭之者、葉室溪水中、
文書籍、坐時中丞胡甲、為相國伺懋學狀、亡所得、
懋學稍稍為任俠、坐有不羈客、中丞偶得之、
嚴刑使自誣、懋學為妖言、客至死不承而相國殊無意報之、
復懋學乃得一意遊息諸勝嘗入王宗伯元馭座、時元馭
之女曇陽子道成矣、謂父、携客座何人、元馭曰沈白雲先
生、且任俠、曇陽子曰、俠可教也、于是元馭語懋學、約曇陽
子、化期來、曇陽子且化懋學至、曇陽子曰、人道修身、聖道
修神神在身情為運用、用情而不用、為修持懋學

位而忘過亢而豐稱功臣此一陵猶未知時

李文達時又自不同若其必罪言者似其子則私矣是故江陵非純臣而不可不功臣尤亟也用賢懋學其以純臣望江

諫議諸臣列傳

葉向高

葉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建福清人、幼稱奇童、邑令前核之、卻之、完、偕、望、上以萬曆癸未進士、庶常、授編修、歷侍讀、掌坊事、向高長身、語言簡明、侍皇長子班、皇、長子、北、飛、贊、先生、歷禮部右侍郎、時遣南京守監部、隆開採擾極諫下省、故事、神帛出內府中貴督織、因浸侍造、向高請量貴而縮之、歲減萬金、二十五年、以禮部尚書拜東閣大學士、議補官、議發帑、皆時要、報聞、尋疏蠲江南租、留稅銀賑

請。而考選之命亦下。爭內官永壽所請　令給。上從之。
請賑福建山西災傷　議礦言官得罪　薦王邦才等。
瑞王婚費。比如潞藩八萬。上悉報可。有　御史聞吏部將
外推。劾向高為名求自免。向高告大學士釋御史求去。不許、
內狗舊例、催買辦戶部急、向。高。封還。原。奇。竟。罷。催。部咨省
二十萬。邊餉缺。請發內帑一再、不報、久之、得稍給、時上朕
居、機務廢閣、向高力言之。又不報、遂疏言推移之害。并及
賑饑。上稍為發帑。爭漕糧李三才及部臣顧憲成等、求上
獨斷。報聞、顯陵守備中官從人光裕暴害、百姓逃匿御史、下
承天守讞、捕理、上意庇光裕、向高言御史推原亦已亂。守讞

無罪。得請。故事、詔內官人命於刑部者。必題請後行。時刑
部遠下完平令捕治。上大怒、且繫令向高曲解之。令得降
級外調。遲報数疏、上惜賞、向高再四請、皆不報、四十年、上
長治一疏、請並勵精。不報、向高以言多不中。至杜門求去。
亦不報、尋請下考選之命。有曰。士。大。夫。以。官。爲。輕。禍。有。不。
忍。言。者。矣。留中、向高直請掛冠。命。乃。下。向。高。私。第。傳。諭。留。信。
宿。乃。發。向。高。遽。發。之。來夜振名廷謝。次日、上果取疏閱已
廷謝、怒、盡徹鎖司禮名下諸閹、然終不咎向高也。向高蓋
求去。疏補閣臣至十八上。不報、後求去。不許、揭請福王之
國。不報、有武弁王日乾、訟京師人孔學于刑部、不勝、奏皇

城、發砲進本、刑部坐以禁城放砲論死。日乾更訐、侯花奏陳六安許孔學受皇貴妃密旨、行詛呪、謀害東宮、通政使不與入奏、六特刀載頭骨之上、覽日乾疏、震怒而閣揭至、同勸上。無殺。上大喜。而宮中紛紛。帝以訝向高曰、東宮輟講業已八年。不屏朝講閣久日久。而福王月入宮二、總之曰、災難家偷。後社門堅請以去就決之。留中、再請。不報、至云臣昔已先發在道、上默。以默用言欲留是道路向。開。欲再起。洗。鯉、而不。得。也。蓋。請補閣。臣七。十。餘。疏。矣。仍請福王之國。上遂从、須明冬聖母壽誕後、向。高。封。還。內。傳。內官失色。向高曰、上嘗過閣臣咨之。已後春外廷喧傳皇上欲借聖

母賀壽以當福王。是賀壽不真。而福福王真。曰乾之妖言
可畏也。上不得已。傳諭明春下期、領之庄田四萬畝。向
高屢揭。得減萬。勸王自減萬。使天下頌王賢。王乃自請不
許、向高再請從之。貴妃素甚快人語向高、願以愛東朝之
餘稍及福、向高正色曰、此。乃所以善王也。望上春秋高。乘
此時就國。宮中乞請無不得。須之。宮車晚出。常顧之。外可
望。緩黍乎。貴妃亦心動。王如期行。禮部儀注、王辭皇太子、
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啟太子當同謙。太子深然之。至
欲下坐答拜王。固辭。太子猶再拜。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
王過望。上與貴妃皆大喜。四十一年、聖母崩、推廣遺詔、勸

上釋楚宗翽親額之知補大僚下考選上供允行以少師兼太子太師與告歸光宗嗣立召入建極殿未行而熹宗再立向高為首輔時遼務孔亟向高不知兵既以經畧熊廷弼能辦閣票又曲庇撫臣王化貞復以化貞所言毛文龍鎮江之捷足恃及言官論廷弼所任將高出為尤遜向高向如此則廷弼不安矣繼見廷弼分布防守疏為擬旨稱其用兵有次第統用調停而輔臣沈淮左袒信化貞力持專任廷臣多左化貞向高曰廷弼之不克任吾所知若化貞之必克任吾所未知也兼任如故于是經撫不合方互爭而廣寧破矣時議代經畧者衆曰解經邦向高曰解經

邦。經邦不行。象曰、王在晉向高曰王在晉撫無獨是已逆

奄擯重、輔臣劉一燝以忤魏見逐、向高為下內傳門人繆

昌期進計、郎何不去就爭之。向高畏不敢、因請補閣臣為

助。則朱國禎懦怯自保。而聊城朱延禧、南樂魏廣微、竟入

魏氏之室矣。自是票擬多從中改、即有嚴行、而奄私人不

即奉、向高知不可為。特為持平。冀緩其毒。初、繆瑺得罪諸

臣。向高為曲解。忠賢頗聽受。未幾、瑺煽漸熾、郎平日素自

許。亦潛附之矣。向高曰、昔人謂兩姑之間難為婦。今觀之、

兩婦之間。亦難為姑。況不止兩婦哉。天啟四年、楊漣大發

奄罪、語侵國禎、此又非奄璫比也。以司禮而兼東廠羽

冀已成。又有容氏為別。勢若拔山。事不可謝。宜沼閣臣為後勁。或訊之、曰、閣臣與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發奸。不激則情不盡。閣臣務持大体。不事躁厲。候竅而一語得之。及參韓有疏、南疏亦至、始密揭諷上、許其退歸私第、遲加優渥、此于大臣處臣者然、則大拂內意、因馳書報因禎、此如恃者盡出所有。輕于一擲。遂至塗地。謀之不臧。更復何尤。自是十八疏乞歸。不允、魏黨遂借汪文言起大獄、文言故向高所題扶也、因言、官之。訐。奏。纂。不。可。開。篤。防之。擧。入。漸。不。可。長。無寧單罪臣一人。稍寬其他。且言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旬日之間。鍛錬終非其罪。而于君臣一体大

義。所傷寔多。古稱軍容不入國。乃宮廷之內。使鐃砲之聲。徹于外聽。寧無隱憂。患其滋不悅、適御史林汝翥、忤璫被逮、汝翥者、向高甥也、羣圍向高私邸大噪、向高請去。不許、再疏。許之、加太傅、遣官護行、慶陵功成、加上柱國、辭不獲、向高生平善因事就功。每以精白相感。故神宗時堂陛隔絕。而知浮沉之失。亦無封畛之識。熹宗時欲入其朋。以推圖之。而卒不可得。及朱童蒙大詆講學為植黨、向高力言果欲結黨。何待講學。朝議必欲去元標等。向高曰、臣請偕去。又以其阻請免帶征。立法團練。錄用豪傑。上令草詔告天下。遂有朕寔不逮。昭累吾民語。上不樂、諭使改之、向高

言感動人心。定在于此。卒不改。壬戌策士得文震孟第一、

後震孟言事、大忤忠賢、且杖之、向高曰、此上首科第一人、

撲之不祥。抑闡其為文承相孫也。得罪明神。不便。蓋與俗

尚思。嚴事文延相。故訛託以警之。崇禎元年、卒、諡文忠、

論曰、入閣而圖之。前此有行之者矣。文忠所遭。正人士

骨肉之故。煽處有人。朕居無聞。呼籲不靈。即舉發來手

悖者之喻。誠為合辭。然容默交煽。即欲如楊文襄之于

逆瑾。蕩不可得。而偵欲恃百口。逆鱗亂。且閹逆魏時張

永何人也。文忠相業。前以製財。不能行其是。後以曲調

不能正其不是。即志無流。庸何濟哉。而畏罪則偏任化

貞。婦。閨。而。是。完。之。自。撤。長。城。輾。轉。荒。忽。積。此。不。收。嗟。何。及矣。文忠自言、昔年事以手代口。雖甚翩怍。一夕輒平。事亦或乞。今日而內臣。以口代。百手。何濟。閣中一片地。徒供舌戰。未發、盡化爲干戈矣。數語可爲自銘。此傳、初僞誤。猶贊東林謝熊詞。而升之諫議。蓋知熊者。難其人。也。

熊明遇

熊明遇、字良孺、江西進賢人、萬曆甲辰進士、知長興最、入禮曹、改兵科給事中、請天文兵法。尤精形勢之論。時以廉峻著名。上久在位、益倦勤、邊將吏多蒙冒、明遇請嚴稽核、不報、又以災異疊見、上言半歲以來、天鼓兩震于晉郊。流星晝隕于青豊。大雷火霹靂于馬蘭。霞光起諸于溫州。地震二十八見。天火九見。石首雨荳。遼東兵端吐火。河內女妖。而其異之大者。山東人相食。事之大者。河溢不由其道。又見太白經天。天權星暗小。輔星沉没。熒惑襲月。金水忒度。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或為恒風。為枯旱。天譴益深。而

皇上所行皆誣天佛經之事此翁息碎首罪生痛哭之時也謹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上不報出陞兵部夏、天啓初、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時、所在募兵擒盜、多道亡明遇請以東援未散之卒實江防詔可、逆黨用事、以楊左黨奪職總勘、戍烟瘴、崇禎初、歷刑部尚書、東師深入、召對平臺以爲棄無用之棧如練有用之士勸其議東江也曰請以居着用之金復海蓋四衛彼未嘗許吾許則彼必亂風波限隔應援斷絕辱國損威事不可知今少留兵屯以陰通朝鮮貢道不使有可爭而四衛存此厲着也其議備築大凌右屯也曰大陵右屯在廣寧之西、薊萊極目若欲

逐城修守備多力分關亭士馬不免移調我勞且單激之來更露積之也今彼未能馳驟馬上行厰脫千里來壁堅閉而索何責餉饋空城爲之外廠上然之改兵部尚書備陳邊計有曰通者加派多而且久疾耕不足於餉饋徵調遠而且煩久成盡化爲逍遥上下偷安一意苟且請下詔詰問邊臣綜核名寔且云總兵官凡部卒一萬者令熟練戰兵三千步卒三千其四千號爲常伍登陴守望井灶補縫工匠厮養在内訓練稍寛而拉冒者不得與焉練成之日或千人或五百人就閲京師名爲様兵然兵不歴戰則不精錦義東北近舊遼陽時伺出没精諜嵌擣使進退如

雷風膽力始出所規畫大率至正至當以全取勝上悅令
畫規條程限以進未幾呂對復議築凌屯進止明遇力持
不可且亟撤班軍以防薊門而遼撫丘嘉禾大帥祖大壽
乘城大凌東師果大至圍城數匝諸鎮宋偉吳襄等援凌
戰長山敗績九城震明遇夜半請上批答曲赦戰士而九
城得完凌圍益急劉部中軍何可剛自殺大壽出戰精兵
七千盡沒因所部張存仁東降已天霧迷道大所從單身
入錦大壽妻以義責之大壽復為城守明遇疏陳乞安大
壽提督九城如故而嚴飭備禦上從之時欲出中官監視
諸鎮明遇疏持之事得寢五年秋東師入寧府遣巡撫沈

條、而明遇罷官聽勘、久之、事白、以原官致仕、十五年、起南兵部尚書、未至、卒、所著有歛草、則草、素草、綠雪樓集、中樞集略、子之霖、以進士為邑令、清

論曰、當時廟算之知、一進字、而不知退、退乃所以進。大凌之議、字字金石、卒如左券、蓋議始遼撫丘嘉禾、而中樞梁廷棟主之、良猶以刑部、不能奪也、及秉中樞、而全氣已失、宣府之役、不能俟其淺效取償、致使綜核名實、不見其用、惜哉。

滿朝薦

滿朝薦、字震東、湖廣麻陽人、以萬曆甲辰進士、令咸寧、時中貴人以礦稅至邑、咸苛、朝薦。令其民擒逐之、中貴怖去。坐凌鑠近侍、詔獄、廷臣力爭之。不省、久以覃恩獲赦、天啓初、歷太僕少卿、時遼陽失守、在廷咸推私黨、射朝薦特疏略曰親賢遠奸、前史志之。今顧命大僚周嘉謨、劉一燝以讒逐。守禮宗伯孫慎行以封典納。執法司寇王紀以黨嗤革職。倪思輝朱欽相周朝瑞惠世揚以建言、或削或去。至陰險閣臣負三十劾疏。其去也、猶惓惓異數。忠僂疑知。與

遼陽

之失。撫臣袁應泰納降兵致之。廣寧之失。又撫臣王化貞厚恤兩部。恃此睥防致之。而飾云奸人私獻遼廣。是曲為二撫飾。罪國法謂何。閣臣主平章。乃忌才壞法者。或示兩可。或與徑行。翅邪違正者。反持之甚力。一切顛例。成于陛下十之二。而成于當事大臣十之九。陛下何負于諸臣。負而踏亡陛下至此。臣知言出禍隨。傾不顧。親見神州之陸沉也。疏入。坐削籍。終廢棄。卒于家。

論曰。稅璫之難。析揚相揭。諸守令司理。強項獲罪者。縷不勝數。獨滿震東與馮憲副應京吳令宗堯最著。相傳震東削籍辭朝。所劾輔臣濯。亦是日同拜闕下。猶賜塉

馳也馳譽東青衣袂帽覽甕道右高忠憲遺語曰相以榮則榮矣能不媿滿君乎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亦首列朝薦去國第一

袁化中

袁化中、別號熙宇、山東武定人、以萬曆丁未進士、授內黃令、調涇陽、內召、拜御史、尋以病請告、強半在籍、天啟初、上言新政、一曰宮禁漸弛、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疆漸壞、一曰大執掌漸失、一曰宦官漸盛、一曰人心漸渝、繼楊漣廷劾逆璫魏忠賢、云騎虎難下、教揉以升、臣恐璫之毒、不在縉紳、而在皇上矣、伏奄怨、以河南道掌大計、時崔呈秀巡視淮揚、貪濫、化中露章劾之、奪其職、呈秀乃潛叩首逆璫呼父、嗾諸奸遮風影、以封疆移宮兩案逮詔獄、六人、六人五丁未進士、世稱是科多直節云、誣坐化中

脏六千、酷比、化中善病、常偃卧不起、滞獄濕、隂囊大如三

斗、器、乃以病故不受枷、以瑙指、紮頸頭顏紫手、腿敗、贈太

僕寺卿、謚忠愍、廕一子入監讀書、

論曰、袁武定以馮保例忠賢、猶忠賢也、亦大不倫矣、馮

保矣、天心、安儒子、帝、忠賢之夢、何如哉、意當時諸公恐

過激、必大不利諸前諫者、及楊疏入、乃數之不盡、計

分諸大洪、而怨之不免、按新政七邪之疏、所云宮禁宦

官直是倡、大洪而非繼大洪矣

顧大章

顧大章、字伯欽、别號塵客、南直常熟人、父奉常雲程、舉孿子、長大章、次大韶、兄弟齊名。翱翔藝苑。大章成萬曆丁未進士、授泉州司理、以疾去官、越三載、改昆陵學博、時正人日就摧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李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或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博、遷刑部主事、時遼陽失後、京營亟嚴戢奸、而無辜久繫二百餘人、已瘐死過半、大章為讞留三人。餘。竟。釋。去諸所讞決。民自不冤。時南昌一燝當國、頗與言官搆、大章託友上書、勸其先收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一燝不能用、典試粤西、福清隨

與南昌有隙、大章為調護、善南昌之去云○天啓初、廣寧失律、大司寇王紀以大獄屬大章、朝審、大章附衆正○以經罪稍薄于撫○而袒撫者叢怨○王紀嘗奮劾客氏、魏忠賢、袒魏者又謂疏出大章手○自是辨劉一燝非南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諸邪益怨○調兵部員外郎、而臺臣楊維垣遂疏劾大章、倡八議之邪說、緩顯而罵大獄、大章疏辯、謂誅心則逆無彌難末減論事則化貞巧楬然且曰今諸臣並論辟矣、無論臣非罵獄之人且業辟之又何罵焉○力求罷斥、上原大章無他、不許、而維垣再疏不解、大章復辯公○論直之○謝病歸、甲子、調起禮部、則魏逆大張矣、明年、求臯憲、且出國門、

會諸奸合謀借汪文言獄詞誣逮楊左共六人大章預焉
五月矯旨下詔獄卒以大章故刑曹寬仁咸為叩首稽
政適廷中有大樹生黃芝六瓣獄卒以為賀大章曰芝瑞
草周此吾六人其不終乎書一聯卧側故作風波翻世道
常留日月照人心坐入熊賍四萬前後受棍一百七十拶
敲三百六十夾杠一百四十五死而復甦者三大章嘗張
目視日久之不已嘆謂孟弁曰嘗聞鬼不得見日今幸
時未死當快觀之初六人並入獄或以璫恨楊獨深意楊
先自裁諸可未裁大章毅然曰先死惟人豈可強哉已而
同逮五人皆先卒時有燕客知天文術數匿姓名嘗周旋

六人獄忽欲卒語客堂上劾死期迫矣客策越五日當有変輙謂與爾金能緩五日乎曰能已而卒復至曰五日矣客曰弗誤果有西曹會勘之命蓋欲合成五人指也大章曰吾安能代死者誣服乎卒不屈竟坐斬當復收鎮撫乃嘆曰士不再辱投繯卒獄中自叙六條内言佟卜年事最悉有云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杜茂佟卜年謀叛事謂卜年為河間知縣時遣茂同二家丁走通李永芳為逆大章曰豈有同謀最秘茂尚不知二家丁名姓乎杜茂者卜年嘗薦於登撫陶為千總受千金募兵浪費不敢歸為詭役所獲文致將以為功也大章以卜年眷貞族罪流右侍郎楊

東明以養貞謀反、反族宜斬、大章曰、期親論斬、下年不合律。東明佛、竟自改招坐斬。且曰聞之人言。大章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嘗曰聞得云云也。疏已出、同司員外朱大典追上之、槐敢贈太僕寺卿、謚裕愍、

論曰、鎮撫獄大億塵客筆記有云、詔獄白日而暫發刑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佛前百日皆生矣。何者、謂與家人相見、較諸公獨偉。塵客悔佛、故於死生之際絕不介意。又曰、吾以五十死。勝死者壽。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勝死牖下而無聞者。燕客惜不詳其姓名。

周朝瑞

周朝瑞、字思永、別號衡臺、山東臨清人、成萬曆丁未進士、以中書舍人選給事中、與同官楊漣、道氣最合光廟時、奏言慎初三要終以和衷通變當上不懌、旨歸、天啓初召、還札科、疏請經筵語侵近侍有曰皇上幼齡志氣未定而種種借叢皆堪覆國獨有朝講不輟得覩聖容或可牽裾無能指鹿今三六九日常期、已漸借題傳免、倘并經筵日講、一概報罷恐將來司馬門之傳格不以奏呂大冢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止學廢于嬉德終罔懋也哉將御史賈繼春追論移宮、以爲遺忤先帝、朝瑞直詞折之且曰安選

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復論人才、謂當破例儲蓄報聞、推太僕寺卿、會奸黨撰東林點將錄以獻逆璫曰、此百八人、皆拔及祖命者、竟先逮六人、而朝瑞與焉、借汪文言一案、坐贓一萬兩、先是廣寧之失、朝瑞以朝廷未究經臣廷弼之用、不可謂廷弼竟無所宜、俾敗為功。豈料剛愎難任矣、是竟坐熊廷弼贓未完、許顯純以璫指、報朝瑞病斃、方與顧大章孟井同飲、斬鎖頸呼、未頃之而斃、瑞文閹此、璫敗、贈太僕寺卿、諡忠毅、蔭一子、

論曰、或有以福清擬李文正東陽頗不倫、東陽陽示此暱、其國家大關係、則持之、持之而得遂、觀其錢劉謝丁

郊歔歔泣下情可知矣福清語門下呂期尚以逆璫二事小心且稱達正則于黨別還無可憑而又畏禍避諱致令宵小自擬自票中書座居作謄錄之役思永嘗規[illegible]臣屢矣使文正處此自有權用豈至于是雖然福清之失養忠賢猶以任化貞則大亂也歟思永或云江右籍南直靖家人

左光斗

左光斗、字遺直、一字共之、號蒼嶼、又號浮丘、直隷桐城人、生時、月當大斗、火光、繞屋、故以命名、才性精贍、吮筆警聽、歲萬曆丁未進士、以中書舍人、擢監察御史、率裁商俊除、奏爽切、同事每推以為鋒、光斗矯不避、嘗曰、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恐竟郭二義、萬曆之季、法紀廢弛、光斗首請御、朝汰假印濫官五百餘人、加詆貫恭之偽、杜奸相戚畹奄、官與兵之漸、時上許天下能募兵者、自領至京、光斗恐蹈、漢何進故事、疏止之、神宗不豫、內官矯東宮令旨、索世廟、戚畹絕庄頂首、光斗曰、凡地皆陛下有、此田安得私授

乎瑺退去特恭曰瑺陳登奪民也題免十三場適租出巡
屯上三日十四議請特設屯學官以屯四多募上殿最巨
瑺轟屯者立既斜之瑺為脫粟单車勸導至輦暑有一晝夜
不休天津涿郡杜而稷之如新也督學北直藏杜請託留
心武備暇則率諸生較射刹有練材錄適白蓮邪教作亂
請纓撲賊半屬諸生往有成效屬衆請而撝奸若神光廟
升遐李選侍挾龍勒封皇后據乾清逼尊偈廷臣公疏移宮
不早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立見於今選
侍怒使小瑺出詰光斗武氏語何所屬光斗不對盡痛為
曲全發疏闡擬得免時選侍既移宮後隨有煩論光斗和隨

有情法兩全一疏以為移宮之後特恩自在皇上不得憑
中使口傳多所株累嘗爭泰昌改元以為未當斷以新曆
四十八年八月為泰和元年逆璫魏忠賢用事邪黨羅附
指汪文言為東林線索借以波累時文言對簿得白矣刑
科給事中傅櫆、牆東廠理刑傅繼教通譜兄弟、復以文言
一案誣光斗及吏科魏大中朋比光斗進國是一疏力求
羅仵、俊旨不許、歷左僉都御史、正色糾繩而於中旨尤譯
之不已時衆正在朝趙南星、李騰芳、陳于廷、為銓司孫瑋、
高攀龍、楊漣、相次為司憲臺省如魏大中袁化中考功鄒
維璉程國祥慨然澄清而逆璫遂引群邪立壘相抗於是

多所黜逐如振籜右副都御史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入光斗復疏三十二斬將以繼之而其下泄之邏者遂矯旨削奪去未幾以梁夢環復叅文言而大獄斯起誣坐光斗贓揚移宮事逮詔獄初熊廷弼撫遼時光斗揪疏規之及遼事壞或誣廷弼賂通東師光斗獨曰有本罪在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別意當無憾至是遂誣光斗與楊漣入廷弼賄為營脫各坐贓二萬而追比楚毒乙丑之七月廿有四日與楊魏同日見害先是光斗未遇時有白鵲巢館樹至乙丑偶為人所弋度則誣逮日也急購之豢於寄則左黨已析一日忽悲鳴三躍而死與中丞見害期合人

以為異光斗性慷慨喜急人潛為解紛故不使人知戚屬之待以舉火者若而家以故開逮之日舉國若狂植旗四門約起討緹騎之奉偽旨行叩閽白冤光斗曰此逮死我且與逆璫口冤勢萬不能逮與諸公駢死何益於是且止焚香籲天咸送至黃河而返哭聲震天地即緹騎亦或為投淚當時號楊左楊徑直而左沉密旋又並稱繆魏謂四人同心為群邪所側目云崇禎初魏敗贈光斗太子少保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國柱入監讀書

論曰浮丘初為中書舍人時題其堂者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蓋久以此二語自誓矣常論芝岡才有餘而

量不足以之守邊則有餘以之恢邊則不足芝岡有量不足者、不容羣小也芝岡能恢邊不足者、以群小側目萬無能收故敗也浮丘亦似未能深知芝岡矣而諸奸卒坐浮丘以不清死然則芝岡即無浮丘之誓豈以不清死浮丘耶

周宗建

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隸吳江人童時聞說楊忠愍事輒撫掌曰忠愍不死既長讀書慕大節萬曆癸丑成進士以人望擢入中秘讀書宗建謝不受願出練習民事授武康令調繁仁和性通敏紛劇數語決之他郡邑事多移就理以最拜監察御史疏數十上皆軍國大計天啓初逆璫魏進忠漸用事宗建且首及之會四月雨雹條上四端以為皆陰氣太盛所致一曰大臣名節宜重一曰小臣忠告宜寬一曰內臣窺伺宜防一曰外臣附和宜化至云進忠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漸與相親必釀隱禍進忠

詰〻恨矯旨切責輔臣葉向高為婉解之會都御史鄒元標請名還言事諸臣清直留用進忠益忌嫉其黨科臣郭鞏造為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為上一冊復于交單數日後造為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以劉弘化為首次周朝瑞熊德陽等于基以方震孺為首次江秉謙等而宗建尤所切齒宗建遂有清宮禁絕禍本一疏直斥羣為進忠膺犬結連膠固取旨如寄權璫之勢復借言官以使言官之辭勢假中消以重且曰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鄭鄤等摘爪抱蔓咸見斥逐內外交通

善類漸盡。天下事尚忍言哉。不省。時奉聖夫人客氏以人言退居外舍。不逾宿。復入。宗建從臺臣王心一科臣侯震暘之後。有劾小忠以脫大義一疏。略曰。客氏微勞薄行。有何足恃。乃蒙優䘏過當。重土名田。一品服被亦既奢矣。猶欲久圖內倚戀。上不捨。將何為乎。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乃使客氏者私恩小謹。日進于前。令色甘言。日陳于近。心移燕昵。夙覺淑慎之跡忘。在交通必開。訛攜之漸。語觸上隱。傳票擬廷杖。論死。言官文章救免。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欲與內操。出巡視榆關。犒勞諸軍。宗建疏以事關政體。有大不可者三。復列其貽害。有云中使一出。騎從必

繁。像。飾軍容。喧嘩道路。張皇大衆。必駭聽觀。害一。關內足地。食物草殘。諸瑠祿苗。胥詰易起。害二。輔臣當路。作絕百僚。責倨抗傲。体統易褻。害三。中柴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撮拾浮言。搖惑虚聲。害四。又性多惡直。巧媚順欵。希圖紀敘。害五。立威賣重。賞罰失據。人心不平。害六。關門將吏。功名念熱。猜忌情深。謗語知足。潜通線索。害七。從行既衆。孔易滋。財利相親。嗜欲從心。起。徒滋損耗。有傷宴惠。害八。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輝路。勒索多端。瘡痍萬窮民。驚殘雞犬。害九。翊自福胎。尤為可慮。若徼之累。習与性成。一。禦兵。端。如。虎。傳。與。嘯。乃。謀。為。監。督之官。嘲。乃。謀。為

巡撫士使。漸乃謀執大政。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場之事。以腐豎而品騭文武之才。祖制盡棄。為禍不小。語已殷痛。事。遂。寢。已而巡視光祿、清理諸料、歲省金錢數萬。復糾大璫王体乾、益觸內忌、奉差歸外、覲門庭闃然。讀書教子、不聞戶外、為德于鄉。則身先之。甲子、水災、為請折以省民困。丙寅、逆璫借織監李寔疏、一網諸賢、首列宗建、又矯旨別批他疏、有曰宗建贓私狼藉、尚復逍遙、出緹騎與繆昌期並逮、吳江士民擁攀萬人。下鎮撫司、誣贓坐一萬三千五百兩、時有所為聽記者、儼倨堂上、指揮如意、拷掠極慘、海內憐宗建清素。割俸助者至數千金。毒拷斃獄、

魏敗、予廷祚廷祉、鳴亮、事白、贈太僕卿、謚忠毅、

論曰、內侍王安、頗致勤東林。攻東林者。遂以為口實。自安死、而衆正之禍以慘。夫郭鞏、固所恃殺安者也。甯侍御洒欲與再跌乎。李織監以名殺人。而不府怨。分恕可為。幼甚。忠毅初逮京師、地震入繳乾勘、王恭廠火耳風、水電、殘之日、翱天宮災。天知。天占。張至。楊太監。後。身。之。死。我。祖恭肅用、康陵時、以言官擊中貴、著。直。聲。然則世以辟邪長矣。

倪思輝

王心一

王心一、字純父、號玄珠、南直吳縣人、登萬曆癸丑進士、以行人拜監察御史、多執法廷諍、天啓元年、奉聖夫人客氏與太監魏忠賢相為表裏、熒惑亂政、時衆正未敢指斥、心一繼科臣倪思輝、特有以義裁恩一疏、畧曰明主恩不先於里近、賞必加於有功、不幸遼左敗、三軍之士抛妻棄子、披露眠沙、經撫披遁、即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青燐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乃近者連接邸報、一則為客氏護墳香火、一則為進忠陵工叙錄、以獨以私恩斷惓惓、者先左右而後疆場、使閫外聞之、毋乃解其

體。而原其心。乎。於理為不順。於事為大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臣。獨。知。敢。深。言。其。漸。也。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一疏、有云大帽短衣。幾同兵子。泥頭土面。有如塑人。又接按臣方震孺手書、惟願戮力行間。身先嚴卒。熱血破洒。以報知己。臣不覺為之泣下。似宜撤宮中之寬。裁左右之恩。時發明詔。遣使齎金。柔譬之會。示不測之恩。若曰朕卧薪嘗膽。不忘遼事爾爾。疏入、竟浮嚴旨、時思糧與朱欽相、成以揄揚客氏。致觸聖怒。落職、徙謫。心一復極言申救之。以為二臣之心。不過為聖明之諭前。不可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言官之進言。猶醫者之

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柰何沽名以藥石苦我。則良醫必逐走。而其人之病。危不可救矣。語益痛切。矯旨降三級、外用、未越歲、被黜、家居、杜門課子。不開戶外。甲子、緹騎四出、吳楚為甚、里閈謠言。遠其矣。其真遠矣。凡以言見放者。無不指及。心一日危坐靜聽。以為彈射最先。萬不獲免。乃竟。倖脫。崇禎初、復起西臺、一月而三抗疏。克禪時政云。思輝字韞之、祁門人、丁未進士、歷吏科、侍經筵、巡視京營、請操著閘。以首論客氏。調三級、福建按察司知事、賜環、歷大理少卿、坐門戶削奪。魏敗矣。薦不起。

論曰、讀王大理以義截恩及申救倪朱二疏。情詞清警。

豈有蔵于楊屯刦而被譴未至如子丑之日知逆魏尚稍畏譴自被攻于東林者反射借魏而勢乃一決然則為大奸亦未易易也有所以成之也

黃尊素

黃尊素字真長、號白安、浙江餘姚人、成萬曆丙辰進士、司理寧國、負氣節、凜不撓、清操絕俗、豪健懾服、擢監察御史、益以剛介自厲、甫一載、疏凡十三上、悉關軍國、最天啓甲子、以尖巽直言、有曰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慘踰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奉嚴旨、賴衆正言護得免、已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入、尊素繼之、有云忠賢諸不法、廷臣暴露已不餘力、借曰未言之、未知之耳、已知之、而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若已言之、而諸臣莫救能改能從之、盜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既不能改已、縱之韁、即其

私人亦不能回一往之桿柴柵既深盤棘誰何勢必盡誅
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九廟有靈衆怨難犯
伏惟皇上自為社稷計立撤廠務并將傅應星傅繼教陳
居恭概付法司不聽時廷杖相繼臺省諸閣請解忠賢使
奄數百人咆哮詬詈閣臣喋不發一語尊素比之曰綵綸
要地司禮不奉命不得至若等胡為來梢梢引去未幾忠
賢矯旨杖死工部郎中萬爆廷臣惕縮舌尊素復上士氣
已竭一疏至以王振劉瑾為的且曰進言定難無言責而
進言益難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有竊之以去威以
箝口遂使皇上有殺建言之名賊有董史為負簡特書曰

其年月日部臣萬燝以言其事杖死可不為聖明一累哉天日晦迷羣狐肅張燝已死矣連日以來唯聞震霆今日杖其明日杖其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辱士殺士于今已極皇上即以人言不足畏乎萬燝之杖也適與雨雹會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心惆恨能不頓省已彪虎縱横曹欽程以忠賢義子自發大難諸邢互為因緣交口蟣誣取中旨如寄倏而削奪倏而逮繫矣將緹騎之逮尊素者方過吳門適前緹騎逮周順昌激變士民蜂怒起焚舟梃逐駕帖盡失無可開讀尊素乃自詣御史臺齎本徒步至京就繫下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璫指酷比

無完膚簡贓二千八百兩子宗羲遍叩知交義貧足贓數

而獄卒奉內傳請書後事矣尊素從容賦絕命詩以畫尊

素志存弘濟雅不欲以悻直債事然飛章廷諍未嘗不為

人先初入甚規南皋者曰京師豈講學地哉徐文貞已叢

議盛世矣及衆正力詆群小語門入徐石麒曰乾六龍一

亢始代矣及楊漣疏入不報曰去之又愧大中將攻廣

微曰後朝小過也不宜攻之急嘗語人寧不與諸君子同

其功不可不與諸君子同其禍媿歿贈太僕卿諡忠端廕

一子

論曰讀士氣已竭一疏嘗又云黃史為負簡特書曰

某年日月御史黃尊素以萬家無罪死訟逆監魏忠賢詔獄見殺枚羅迴棹之喻似處不仁以未甚而形見勢窮至有不得不然者出矣是在閹臣之善處之也無大識力無大幹濟全失其所重而能不一決嗟乎使天啓不殂再綿國祚不知竟若何下場

魏大中　趙良嵒

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性狷介○食貧○數椽風雨不蔽○負笈從高景逸○遊、萬曆己酉、舉於鄉、家人偶易新冠絹衣○怫曰、此非吾素○麗不著○丙辰、第禮闈、往往徒步謁客○授行人、冊封代世子畢謂、再奉使衛、岷、厨傳蕭然矣○格元年、考最、擢工科給事中、糾擊無所避○權貴斂手○微敝室、不携旁惟平頭二人○圖書數卷○朝夕蔬食而已○已而趙南星為冢宰、互引重、大中所汲薦、皆海內人望○時遼陽陷沒、經畧楊鎬、總兵李如楨失事、當斬、僉都御史王德完力請、得旨從寬議、大中疏以遼禍始自李成梁○而三路之敗○敗

於李如栢開鎮之陷：於李如楨李氏豈有可原者哉乞
正鎬如楨法上為不懌然楊李猶長繫云三年韓禮科廣
寧敗工部議築京師重城大中日逐在外而邊靡六十萬
於門庭之近非計詔遣調募外兵援遼大中復日遼左數
年敗氣不復奉調出關如往棄市倘郡邑守令沒於奉公
保無飲泒平民而父母妻子啼號頓踣悽絕欷竟者乎徒
募行乞費金錢而無益軍國之毫毛不如弗募請急團練
土著做雄邊子弟遺意行之頃遼陽五六生員殘敵數十
結隊而行莫敢追躡由此觀之厲氣所鼓便已挫銳兵豈
有常弱哉今計廣狹扳棟悍勁益以訓練平居閭閻相守

有警奉守令從軍自護鄉井必力無所逃亡亦易聚耳仍散而歸農甚便也下部議尋發太常寺少卿王紹徽之奸特糾輔臣之阿容亂首奉使福藩王敬致餽大中不受勸以助邊一時韙其議還請裁冗運撫名諸費復遵九石八斗之例疏嚴卿典毋容冒濫明年晉吏科都給事中乃以激揚流品為已任發露餽遺仕路益清而時攻東林者給事中傅櫆妄指汪文言為線索連御史左光斗及大中優旨不問已而揭左相繼劾璫觸上怒大中復疏罵曰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生死一殺王安以立威內廷一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立威外廷又逮三皇親家人立枷而斃

以立威於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在上左右。縱私人儔應
星陳居恭傅繼教等。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餌其所喜。
剪其所忌。無論出入警蹕。陰擬乘輿。諸不軌不法。罪在不
赦。即楊漣所列風聞。懷沖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無病而暴卒。皇上身為天子。
而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之喜怒。危如朝露。能
不寒心。且又陰令司房傅養貞、養奸細韓宗功於家、欲以
何為。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伏乞皇上自為宗社計。語最痛
切。於是並觸璫怒、得捕臣韓爌救力。坐罰俸、時當大計、首
推高攀龍為都御史。尋朝審遼左失事諸臣。有旨貸以不

死、挨序畫題、至大中、大中不可。吾聞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遂舉手叅刑部尚書、大言明公今日之臯陶也。果列罪狀允當。但以恩旨格之。則大中畫題矣。群服其正。上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後至、大中廷劾之。廣微怨、會謝應祥新擢山西巡撫、應祥故為大中邑令、遂嫉御史陳九疇劾大中曲庇、有旨降調、攀龍及趙南星疏救。并罷去。而楊左時亦削籍、五年、忠賢矯旨並誣大中入楊熊賄、代為營解、司官許顯純受璫、威叔汪文言、口大中贓、文言勿屈。詔杖一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殺兒女之相泣。自是嚴鞫備極刑。已昏厥。及誣大中贓、

蹷然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蛾赤貧死、不承矣、復為大中受兩夾數百寃、必不奪、乃懸坐贓三千三百兩、追比痛酷、七月二十有四日、顯純傅楊左魏另禁、問何以、獄卒呼曰、奉急命、脫當壁挺三公、方言死也、子諸生學洢、字子敬、亦死殉父、杓父大中被逮時、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大中貽謝友人書、有云平日得師友書史之力、尚恐結纓易簀之時、微有沾帶、秉此用功、不敢不自勉也、子敬徒跣、变姓名、宵行晝伏、尾探起處、遍哀號所知、乞貸助比、脫父卒不可得、與書滿茷、先有日長安故舊一二人外、率視我如疫鬼、閉門叩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目與目相射

也。曰旦日可暮來。如期往，闈人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毋相混。旦日來，黑夜前詣，惴惴恐犯邏卒，手而卒不得一見。幸見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予豈俟囑者，幸毋數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深鄉酤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金，少至大黃錢三四。伯夷有稚，豈于陵仲子所能救哉。追比方始，挈浮將就淛獄死矣。負父骨歸，朝夕號，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淚盡舌為梗。家人以漿進，卻之，曰：嗟乎，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而至于死。崇禎改元，卹贈大中太常卿，謚忠節，廕一子入監讀書，而學浮以狥父得旌。

鄉人私謚孝烈。次子學灝，成癸未進士，賊李自成破都城，不及絜去，尋病卒。從子學渠，革後登賢書，忠節所著有藏家齋集、孝烈有茅簷集行世。時與六君子被逮，尚有息太常嘉遇，字止甫，南直華亭人，以萬曆戊戌進士，授保定推官，行取，坐黨开詩救趙興邦、御嘉遇，不得與考選，蓋與輔臣從哲樹敵。崔呈秀开趙者六，由職曾改南銓部，天啟初，調北，會晉擢謝應祥一案，連及同都諫大中晉見逮，卒被逮擬城旦，病卒。卒之夕，篋無餘衣，榻止殘編。崇禎元年，贈太常寺卿。

論曰：鄒國不止以清節著也。觀其論遠近左右人事，謂比罪

明。而。後。乃。用。帝。恩。俟之。則。竟。可以。活之。剛矣。蓋。時。之。大。者。執。必以窮困不死之。猶爲淺論。嗟乎、使非燕客具紀六君子詔獄事。耶。其。狀。酷。以。爲。但。稽。死。元。夏正甫與六君子同建、榮矣。

張瑋

張瑋、字席之、號二無、直隸武進人、少孤貧、秉性介特、萬曆壬子、受知督學熊廷弼、遂成秋解、布袍草履、居然龍泉庵上苦書生也、成己未進士、主事戶部、進正郎、罷總戎募金舊例、督學粵東、舁去、喻修供帳、會省城議建魏逆生祠、上梁文、各例出督學手、拂袖歸、橐無粵東一物、授徒里中、蔬食菜羹、研朱點課、有三家村學究所不能堪者、餽貽、邊巡補江西參議、歷太僕卿、以真道忤時、補南大理丞、歷副都御史、巡南御史成勇、疏略曰、勇與臣未一面、但聞己卯被逮、士民泣送萬計、追百里如鶩、此後入南都、始知勇在臺

不濫准一詞，不輕批一牘，不輕受屬員一蔬一菓，鋤強禦，不惜，率所屬講聖諭六條，民有一至之訟，聞之涕泣，去，南人思之，傾復名，慰其望，而臣柳有感焉。廉如成勇，其被議也，以恭舊輔貧如某，其見處也，亦以恭舊輔，傾兩人立身既殊，秉性各別，彼大貪大詐，借一蹤為護身之符，秦寮既盈，顯名不失，則又不可不從其柔和為細密之上名對慰諭本官，弘光中，贈左都御史，謚清惠。

論曰，二無清介之選也，而非止自抑損為名高，其學以慎獨知幾為本，頗分涉禪乘，自語得力某山，則不免于誤矣。按成侍御廷評專情，偍業遣戍，自有傳。

方震孺 揭忠世 方孔炤 父大鎮 子以智

方震孺、字孩未、直隸桐城人、遷壽州、母夢方正學入其室、震、孺生、因以命名、稍長穎異、骨如背香、以萬曆癸丑進士、知沙縣、却牛稅數千金、兩舉卓異、擢御史、時頗有門戶之漸、震孺力持之、先後薦起趙南星高攀龍等、天啟初、疏嚴在床在旁之慮、急請逐忠賢、併逐客氏、璫甥傅應星致齊民妻、案下之獄、璫隨門請、震孺不從、曰、君不聞桀水加劍古貴臣之義乎、貴臣侵璫也、璫恚、會遼陽不守、一日十三疏、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語皆中窾、每五鼓輒過諸公卿門、苦籌畫、自請犒師、尋按遼之命下、督樂河工、七

閲月東師不得渡疏論廣寧情形謂戰不成戰併守亦不
成守又言經撫心同手異必至大壞從來不兵以羅一貫
劉徵為大將提三萬守鎮武可保廣寧十年無事否者必亡
時僅與兵五千後鎮武破一貫御其城壬戌撫臣棄廣寧
大師祖大壽擁黨覺華島且東歸親率都司張國鼎航海晤
大壽諭以大義以死誓之大壽泣從主事吳淳夫保大化
逵墻指論震孺懷差揔憲鄒元標奮筆御史保全山海無
負罷且有社稷功大化曲中傷震孺罷免于是邪黨給事
中郭興治指講學逐元標去震孺亦歸乙丑璫禍烈賄恭
方御史者賞京堂興治誣劾震孺河西賍六千四百矯旨

遠聞校意緹騎、毋得生御史和。于是先火其居、僮僕爛死、親故鳥散。詔獄掠比、尚書李養正力爭者三。時范質公房海客、諸君子為勸助証贓。璇適楊州守劉鐸坐祝咀、懸坐震孺文通、並擬大辟。在獄閫、旋歷旁惠給事都揚[illegible]骨肉。次日、當西市、而宸傳皇長子生。免刑。璫益不釋震孺、日使人伺之。震孺著獄卒、每報瀕死。得免。獄中作奇序年譜、且賦詩。有孤臣九死原無恨、要典三朝幸有名。魏敗、乃釋、方擬不次之擢。震孺曰、其與楊左同被鍛鍊、共十七人。今僅存者二。震孺與元孺耳。復何為。崇禎乙亥、賊攻壽州、率士民堵禦、創賊多。賊去。丙子、再犯和含、道經壽界。震

孺不入勉補嶺西參議湯楊二弁踞廉州叛入其室數語定之擢巡撫廣西弘光中疏請勤王馬阮不可鬱憤病卒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先皇遂卒二子守家教長至樸次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瑞金其上封事有云蕭王為將而不為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為天子而不為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意以不遠尊大影行陳為畧唐敗走死南雄而世揚字元孺廷安人以忠孝世其家世揚生穎異一目十行下舉萬曆丁未進士令華陽不畏張禦擬授工科給事中候命八年始下萬曆末年至尊恭默邪黨飛揚諸廷臣多以羽翼光廟出讒廢世

楊一再出疏攻之。羣疑遂破。天下聽之。先廟賓天、給諫楊漣有移宮之議、世揚復奏沈㴶、并及外戚鄭養性、不報、久之、羅織者遂謂世揚側身易服、間結內侍王安、以成移宮之事、已楊左等、拷死、鎮撫獄、旋復論辟、御史方震孺併逮、世揚坐結交內侍、搖撼宮府、罪不赦、世揚抗論不報。大呼二祖列宗。昭鑒臣心。先後杖五百一十四。拶無數、夾十七、脛骨俱斷、氣息如絲、而抗論愈堅。群小以獄詞未具。無以服天下。乃復下世揚刑部、責供、是時御史徐揚先、掌河南道、主司審、僉都御史徐大化、刑部尚書徐兆魁、主堂審、司審日、揚先詰世揚、即若以卻尚老崔少老為小人、今果小

人否乎世揚曾暈項之瞪目厲聲曰諸公見地高明或以為君子若世揚愚昧不悟到底以為小人御史丘兆麟曰元儒殺機又動矣時同審御史十餘人獨王業浩側〻無一言次日堂審大化曰如此面目曷不速死世揚又厲聲曰天留之以磨障公等兆魁曰今日當了磨障矣遂杖三十以轉側復加杖七血肉淋漓且死但心口微溫小有呼吸而已大化更不令家屬與通震孺持世揚大慟曰元儒竟先我行耶已斷魁震孺親奉饘粥磨苦甚二便不能舉震孺負之上下即深夜不怠或床褥不潔手與洗滌越春徂秋如一日也世揚曰乃有朋友如方子哉或痛呻吟不

可忍震孺曰、真元孺恐不受痛世揚曰、此何解震孺曰、此便是吾儒立命之學禪義々、如是世揚言下大醒一夕、中煤氣絕震孺為治殮具停側、如孝子經一日夜、復甦震孺獄中詩有一覺還元萬事平、偶然蝴蝶又莊生盍覽錄也丙寅秋審、決囚單出、共四十二人、世揚第一、次震孺、是日行刑矣、是夜、大金吾張世忠治酒為世揚賦別慘然泣下世揚咲曰、送遠行人、乃以淚促其雜恩耶震孺曰、最羨与子言真元孺不受殺世揚復大笑曰果元孺安得假震孺曰、此是隨大千俱壞轉語子未臻此境且防散亂自作主人、切戲也世揚頷之遲迴至三鼓戚傳皇長子生、恩諭停刑

與霍韜俱得不死世揚自是益精心禪觀六時研究每
與霍韜交相刺責謂我等此時日月正猶叔夜顧視日影
時借叔夜浪費於廣陵散耳明年毅宗即位璫敗有旨釋
獄時柄政者尚多醜璫餘孽世揚經縡尚謫戍隴西明年
馬鳴世等復為訟冤召還復其官歷刑部侍郎與同官徐
同官徐石麒論獄不稱旨落職去世揚性矯激戟與人
一揖外不輕有所詣似孤冷而急人患難軀可捐棄
方孔炤字潛夫別號仁植與霍韜一氏父大鎮以進士司
理大名清獻擢監察御史疾歸起巡浙鹽謝公費歲小票
覺職私販爲禁充配因六千餘人永革白根卿稅按中州

未幾、移疾、最後改京兆、歷大理少卿、大鴻臚、有本疏。遷父。
明。善。之。敎。著論六篇。力排異學。嘗請謚陳獻章文恭。胡居
仁文敬、并舉崇理學名臣、鄒元標、周汝登、王艮、羅汝芳、顧
憲成等。福府莊田四萬、執奏裁其半。入大理、多所成獄。黜
請經筵四事。物猶首善書院、及詔毀書院、引疾歸、隱白鹿
小、自號野同符、居喪遇傷、及禫而卒、門人私謚文孝先生。
孔炤以萬曆丙辰進士、知嘉定、出覓陷孝廉高甲大獄。爲
主者所傾。改福寧、陞兵部職方、天啓中、掌篆、是時武弁多
子事中貴人作奧援、爲援遝浮崇階、徐即營內批自善、多
奚援鉞、大帥先士卒逃、俱置不問、孔炤曰、司馬堂豈養交

地、上疏以為武實不能以武勳文。甚者役文以挟文。文或未必以文察武。間者飽武以弱文。故海內之無兵。債帥壞之也。債帥之風不止。安逃債帥者攬之也。于是持一。切。不。少。阿。絆。大。帥。撞。迟。不。俟。覆。者。王威侯世祿等十有七人。編時忌。得嚴旨、嗣是逆璫益横、孔炤守職不懈。猶汰偽銜四五百。奪債帥百數十。

薊中協八貴州土司冉彭泰羅、嘗入衛、挟微勞賂要津、求大總戎之銜、孔炤力持不與。故事、大帥斬酋級百為上賞、

職方主其事并得通敘孔炤兩任中有甘肅之捷有黔滇之捷有養善木之捷兩套酉變小之捷至八百級遜不為功成都重慶二解圍一搗巢悉諉不引意不樂與按師文獄忌遠罷也崔呈秀誣劾樞輔孫高陽特疏爭之嗜好以傳奉恩澤欲坐府部督察不與覈呈秀官巡淮以捕妖人王好賢功擬加級為不報又欲私其弟凝秀超遷復不報呈秀怒內旨坐削籍歸崇禎初起職方擢尚寶歸子以發字容之以崇禎庚辰進士知名館選為庶吉士甲申國變節之

趙世卿

趙世卿、字象兵、號南渚、山東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兵部主事、萬曆初、江陵居正當國、諸建言者悉並黜、如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等、世卿力爭、出為楚府長史、察去、江陵殁、起礼部郎中、十二年、撫臣萬象王翔鍇事、世卿求罷、不允、歷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請以嘉縣硝磧荒地租粮、從之、陞戶部侍郎、督理倉場、多所調畫、晉尚書、條內供之費、屢加抗言、濟邊之軍需、那填內府、前隙未塞、後命忽臨、既云買辦、則珠寶不宜買之外廷、既買珠寶、則買辦銀不宜收之內庫、既貯其銀、又徵其物、此臣所未

解也復論閹祠以為過增過致過減不惟病民抑且病國
三十二年江南災稅監劉成請暫減米稅上猶未允世卿
復爭也不報時祖陵異災冀火燒樓妖蛇飲樹雨潰神道
梁橋不一世卿應詔直言以礦稅為第一害且云古人官也
不補逮繫之不釋以礦稅之一念橫之也最而貂
陵之墓木先摧泥馬粉南而肇洛之材題陵之災
祥其閑於國家興亡若此報聞已福建日戶闆
下僕奏開海外机易山歲額貢金十萬銀一鄉力
言不可事止時會推浸失舊制初吏部為贊之
又之銓臣避嫌受成于諸鄉世卿陳戚掌

權還之吏部不報、七公主嘉禮屆期、旅運所題、及御馬監開數約近四十萬、世卿曰、皇上婚禮七萬儉而公主過之乎上從之、會福王令旨、官店、據客貨不許附近私店擅停、世卿條其失有六且云一懸私店之禁必開期狹之門況羅而積之一區積則壅、則病横索窮走勢所必至商既果足則官私盡空門稅既不得如常而止供必不得如務即福王新出府第正宜訓之以儉關之以仁奈何以娛利故使為怨府乎事遂已尋以楚事被劾致仕、

論曰、莊得云、真楚者阿四明假楚者阿江夏挺不為楚、也、言乎黨也而本事寔係天潢不宜以趨案已之即

以江夏所持吏置頗大失楚宗未瓷而盡耳設使長世貽禍無窮前以防川之故捫古二十年而猶鼓衆爭又以防川示未詳於後世乎若在洪永之日不過虐公一听而決也而必戕衆口為安是熄火而故吹之非策矣

王壽高啓賊入遇害朝之人以殉難請卹及楚師東下猶擁世子於軍中東林一二君子頗與議豈江夏所持初果有或然者乎南渚諸奏議俱切時要獨以持大体不直楚宗蒙詬坐詘揔之不兩勘而疑愈積而人品在或然之間矣

謝杰、

謝杰、福建長樂人、萬曆甲戌進士、授行人、册使琉球、餽遺無所受、歴太常少卿、奏正謚文。太子。代祭。畫宫。禮。歴南刑部右侍郎、條十規以獻。有曰陛下前此娟於西宫。同一色養。今問寢之儀久曠。慶賀之礼亦疎。孝安皇太后發引之最。數一送矣。是孝親之美。鮮克如初者一也。前此太廟四季之祭。聖駕無不親臨。今無不代攝。是尊祖之美。鮮克如初者二也。前此聖心研究文學。楊權今古。今則講席講官。似屬虚設。是好學之美。鮮克如初者三也。前此視朝子夜。顛倒裳衣。今則大内深嚴。累年不出。是勤政之美。鮮克如

初者四也。前此旱魃為灾。親煩步禱。今圜丘享帝。久缺齋居。宸居告之。未深修省。是畏天之美。鮮克如初者五也。前此水旱不時。輙捐內帑。今復開礦抽稅。所在騷然。是愛民之美。鮮克如初者六也。前此宮中用度有節。外府積貯充盈。今則大官尚食不給。度支邊餉弗充。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閩中之絨。往往滋額。是節用之美。鮮克如初者七也。前此諫書頗見採納。即有遷謫。旋蒙賜環。今封事甫陳。嚴綸隨降。輕或累疏留中。重則一句求柬。則聽言之美。鮮克如初者八也。前此宗室祿粮。多方議處。一聞賢孝。動見旌褒。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怨出。是親親之美。鮮克如

材者九也。前此官盛任使。隨推隨下。今則元僚推而不庸。庶官缺而不補。是異矣之美。鮮克如材者十也。兼以乾坤之交未泰。元良之位尚虛。盛衰之机。唯人所召。不報、尋晉戶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神廟中主。初一年皇太后持之。張太師居正持之。綜。核見效。自江陵歿。必。以。不。似。江。陵。所。為。謂。渾。大。謂。瞭。謹。謂。和。同則謝尚書鮮終十規所自來也。媚疊有人。不但君德所係。而國命因之。

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號修吾、陝西臨潼人、萬曆甲戌進士、歷戶部郎中、時御史魏允貞論 時相不當以甲第私其子、左官、三才時疏救○有旨切責、謫司李東昌、由是直聲頗著○遷南禮曹、三才為人恢奇倜儻○浮慕天下名士○能緩急人○亦不靡結納○中外交稱之○歷督學山西、所至皆有声績、亟稱鄧元標之為人○亦修贄顧憲成畢諟○致仕歸、起歷都御史撫治倚礦使為奸者數十人○論戍及瘐死○會中書程守訓奸恣、矯旨勒民財、動以萬計、三才按治之○不少貸○迺上疏曰、人主受上天億萬生民之命、將使司牧之、安養之也、今者征

榷之使急於星火摟括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圍惟利是聞遠近震駭怨讟載道加以附翼虎狼託名城社之輩表裏為奸真有盜賊所不敢為所不忍為者子萬民君四海之謂何未已也采抽踹勘俱令撫按少有異同動蒙切責起解徵收委任各司駕言阻撓立被逮繫是上自陛下下至撫按百司無非為礦稅計也至於郊廟不親朝講久廢輔臣屢推而不用臺省已選而不補建言者終身禁錮無罪者幽滯囹圄則時政之闕者多矣而礦稅為病之本疏入不報乃復上疏以為天下之患莫大乎忌諱而不敢言尤莫大乎固拒而不受言而終之以危激復不報久之上

疾、遂有罷礦釋繫之諭、及少間而復中変、三才復疏、自火酋內訌、哱拜外叛、事不獲已、費用始侈、至於朝鮮之役、驅衽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小夷、勞師百萬、海內驛騷、其於中國奚裨哉、楊應龍之殺其妻也、㬎翟之性則然、激之為亂忽勦忽撫、朝令夕更、勞師費財、不下百萬、而天不悔禍、黃河一決、轉徙千里、夫興大役、動大衆、自古所人之資也、聖諭奉傳、竟復中止、事幾已誤、民心重傷、豈妻而鼻敗、不可為已、復不報、乃求去、已許之矣、而代者不下、臺省交章留之、加戶部尚書、仍督漕運、三十四年、上以太后大旬、会生皇孫、始下前命、旋又尼不行、三才復上疏曰、京師之民、若

於耳役供應陳設、日費千金、而官給物值、徒歸中飽、外省之民、若於征求、加派帶徵之不已、重以燒造織作、剜肉吸髓、夫民、安則樂生、痛則求死、至於求死、何事不可為乎、若夫邊事將由賄進、文武和同、掩敗為功、苟延希寵、鹵之帥賞日增、而我之軍伍日減、夫國家所恃惟互市、互市所恃惟一鹵婦耳、有不虞、不可支、九邊異形而同弱、戰款異說而皆欺、言之可為痛心、雖以命世之才、宵衣旰食以求整頓、猶恐不給、而況怠緩悅從、若有若無、以致蕩平之德臨之哉、卒不報、時有建議、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故事、意在三才、而吳人伍袁萃、嘗與魏允貞論當世人物、及三

不允貞曰、毋輕許也元標亦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修吾有之袁萃遂作林居漫錄以相刺于是工部郎中邵輔忠直糾三才大奸若忠、大詐似直、臺省譁然不平、三才求去、而御史徐兆魁等復數其奸貪十事、金士衡陝然等又訟三才寬、徵也、互黨、輔臣向高、從中解之、三才得免、天啟初、起南戶部尚書、未任、卒、

論曰、臨漳學即未純、亦可謂好名如不及者矣、或云改疏草抄傳、頗所上當非阿二世書、胡過刻也、迹其所爲、所行無一、苟且輔忠袁萃等、亦可以已矣、而借也一時奉以爲黨資

孫瑺

孫瑺、字以貞、號藍石、陝西渭南人、童時有出世之志。遍方外異人。輒棄家追隨。一日、夢高山、非人世有、道人持一器、食之。曰、此糊塗也。汝從此當復入塵世為人。瑺悔甚驚覺、乃以萬曆丁丑進士、由行人選給事中、時母病、不候旨歸。降為桃源主簿、累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靡。廣儲蓄。遷兵部侍郎、轉戸部總督倉場、陞兵部尚書、尋為總憲、風紀一新、會星變、疏請修省。有曰皇上有恵綏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寔。政皇上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体國之寔心。如吏治清矣。而茸闒未盡汰。財用節矣。而蠹

冒未盡草鑽刺以干進者尚多尅剝以取媚者猶衆北虜稱貢矣不免邊陲重困于饑廣西稱平矣或至玉石俱罹於慘酷祖之詔屢下而培克為能者豈無竭澤而漁欽恤之命屢頒而摯搏為事者所在向隅而泣諸若此類盡于天和疏上報聞適應天巡按御史荆養喬與督學御史熊廷弼以言事互訐時論欲獨罷養喬瑞按法兩作之向熊者遂劾瑞歸里天啓中以吏部尚書蕭都御史李于任先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薦賢言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

相等、並宏成章采、褰諤英姿今皆隂伏草野宜漸次簡擢必能拾遺補缺振飭紀綱尤願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臻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权疏入、不報亡何、逆璫用事、追論削奪、毅宗即位、得復官贈廕、

論曰、一篋糊塗、所以教藍石塵世之為人也定攻定心一疏、儘不糊塗而況縷縷諸賢薪櫄不襍惓惓保聖躬攬大權四事絕非塵世涸刺語幸不為逆璫所射猶在高山哉

張養蒙

張養蒙字泰亨號元冲山西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擢給事中十四年南北水旱條議三事奸民不可不治流民不可不恤富民不可不安上可行隨有採木之議以爲召派猶未甚而驗收之浮爲甚責辦猶可支而比併之日難支木集水次攻者入運已費曲請而棄者勒令以梁運庫且以上用有禁既不收之於官又不敢售之於市始之監追繼以摧楚川民何不幸而罹此無告宜將剩木量價揀收以甦民困上下部議復議治河謂經久爲難前功貴矣代者矜奇非徒倖邀異績兼欲求多前人乘其敗

而借以為功忌其功而幸其速敗此後先異見之不便一一隄之築倏而毀堅倏而振潰一渠之浚倏而淤通倏而毀壅欲罪前而已非見任之官幸免逸論欲罪後而又以新任之故得從寬原此功罪难覈之不便二擬追久任以重河務不報久之以直見忤出叅河南藩事歷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摘關改五事應重而輕者三應輕而重者二一曰都院之體御輕或虛其任而不稱或用其人而不任冬官一曹丞卿專署已為異事冢宰何官而年三易十踰而九而伊十人而几不黜恐人心未易厭矣一曰科道之職漸輕久虛不補久䥐不擇行取定例也屢請屢格後除常

典也屢摧屢關致使豺狼利於不問狐鼠便于公行國是擾安定乎一曰撫按之任漸輕舉劾等衆往往見格稍及礦稅即被嚴旨且以鄭一麟千戶而参撫按孫鑛等遲玩王虎中官而参巡撫李盛春趙提小加賤姑紀綱不倒置乎萬一礦害所積變起倉猝撫按方救過不暇而欲責以制勝方畧治軍則軍不畏戰民則民不服氛霧交作誰執其咎一曰進獻之途漸重名籍大工寔荷上寵今日經歷捐俸明日儒士助銀漸至媚子宵人投伏競起王守仁揑無影之寶貨寔希久絕之侯封張以述購上用之白鹿私傳已褫之主簿而使陛下恩溥于懋親德乖於玩物

不至使黃精白雞惡入篋籠義子乾兒濫登樞閣不已也一日內差之藝漸重乞請之章無日不下批荅之旨無人不與夫細人之心見私財動天子之貴寵當患貧謂幹轄家事必須家知一聞武弁之言喜有可據指地坐名如取如攜豈備弁官急公之義士而朝紳盡謗國之逆臣乎一重三輕勢每相因德與財不共生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轉移之用不報二十五年三殿兩宮災備疏重災不可再玩寇政不可再虛而終之以三戒一曰好遊經祀倦於躬親朝堂倦於時御章奏倦於披覽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遇人疑人遇事疑事見善不及似不如此一曰好

勝。屬威嚴而龐智思。喜諂諛而婟贛。直威封狀而桀傳宣。
仁濟先明。似不如此。復不於時因東援朝鮮、養家以戶部
侍郎、總督運餉、遂既海運。謂天津每運額八萬石、利用沙
舟、必以南方水手、而零星發洋、漫無紀統、茫茫一水。我與
倭共。乘机侵略。亦所宜防。請立三總、護至登州、僱護過海。
至旅順而止。而旅順專立一總。僱護至朝鮮。不惟餉運無
虞。因而熟知海道。且使海運。有功斬獲。可賞。人未有不
效。加者。因議陸運以濟之。請繼運米。就近轉運。僅得二三
萬石。可省內地萬車之運。省五六千之程矣。即從遠糴於
關西。今就其地而收之。是生。而利。贏民。之便也。從原應力

運而官權之是皆而獲貴又民之利亡孰多費中求少費、於多勞中求小勞、亦權其之一到乎二十七年、回部再議京營一重領操之官使君剝之風清代替之患免一揀應操之率使弱循無所行其私老弱不克與其數一恤班軍之苦使飢走飢寒不致逃傷朋類私錢不致失伏人服其乎、

乞歸、不允、尋十五年、贈戶部尚書、謚莊敏、

論曰、張毅敏明悉見事能持之不激不隨不匿情不近名、議悉本、議治河及三經二重、所謂言之而盡者是也盡言非剛乎毅徹于利與非致精入理難欲盡言而不能識盡言而不敢然則元冲之壽固深矣扎

馮琦

馮琦、字用韞、號琢菴、山東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歷編修、纂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充講筵、語交河余繼登、今上又不御講。無由忠告、因為通鑑分解、分源遡徵。規戒措注。冀有所感動。陞右春坊右諭德、有以邊費不足、議開五臺礦稅、琦寓書雲中撫臣邢崑田、請止之、有云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自古未聞開礦而富國者。陞左庶子、值寧夏亂卒戕撫臣、脅鹵拒守、勦久不下、或議招安、琦言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事與往年大同頗異。遂進兵。主其事者、馳問方畧。琦策首用間。無數攻城。無、

輕決河水不欲以數萬生靈易數職命脩矜完計尋以建儲事廷臣前後百餘疏俱不見可遂欲恃氣憤爭犄詩輔臣錫爵曰建儲大典而使決策於下人主必不安處人主於不安而激之以必不為又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非便第宜從容委曲延頸為太子死之意堅不奪而氣亦平詞彌順以俟上之裁決正懿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是也萬不可為而始以廷臣之上策為輔臣之退着事君不敬大臣之謂矣又曰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嫌何疑而成而敵且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

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為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矣故誤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為勝用独所以為不敗究之用独之父勢必得衆蓋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内者皆来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而我重矣朝鮮被侵琦議我之出師當如漢人法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策決當與倭無勝無負以持其斃未破者必自墊而已敵者必生变然後吾可以全力制之時不能用扶文參政子履致仕歸久以望起修正史副總裁陞禮部

右侍郎諍礦稅一再不報二十四年乾清宮火琦言五行於礼為火礼失其官謫見於天請罷不許歸省嘗設款虜事以為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言款遠虜言戰專言款者賄虜專言戰者激虜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曷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吾備又與葉龍潭書謂虜稱臣稱貢何足我榮彼當得利稱臣稱貢不辭當其爭利效命禍逞亦不辭也而我但借聽於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真臣我服我矣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重輕鄉與市不通而駔儈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

君与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鬲鑊在水火之間終於火盡水竭而鬲鑊不為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進吏部右侍郎時行取官候輦下經歲不得考琦上四惜以為國家設官極重言路各官先任而除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今二百年之考選至今欲廢惜制典一也矣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倏藏倏否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惜政体二矣未從下国如望班生之塵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諸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徒使平常藉口材雋灰心

惜吏治三矣治既須才々必資氣士氣正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請臣見前歲所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別圖進取惜人才四矣章五六上始命者遲又未得下復疏爭之因上絕私竇以清銓政一疏既循資俸兼論賢愚報可時計典變卓異而為清吏琦以品之最高或恐於才之或短必卓異與廉潔兼舉足備緩急之用懸為三品曰循吏曰清吏曰才吏循吏清吏可以救民窮才吏可以濟世變至於所黜者總以懲貪為主是時君臣隔絕政務壅滯政本之地益輕中貴之權滋重至有以內使薦劾大臣如山西奉御孫朝請罷撫臣魏允貞高寀

特薦布政使陳性學陸福建巡撫又有內使黜陟小臣如
饒通判以墨韓王官浦相竟保留舊任張忠叅論夏縣知
縣竟擬才力不及琦皆抗疏極言廣東開採李內官代
省祭葉本立等進銀六百求把總名色仍請於本雜職加
納職銜琦議急防其漸後加納不果得中璫雖每側目而
琦持身嚴無可摘且善因事納忠文選郎中以推欽降官
觸怒琦為請罪全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稅使陳奉
激變楚民疏還琦請釋奉所誣逮諸臣罪每一疏出都
人競傳進左協理詹事府儲宮一事竟以琦疏淵之制曰
冊立冠婚一併舉行拜禮部尚書入部三日即上儀注忽

司設傳絓買不足、請改卜、琦為追還遼餉四萬兩、未半歲、并上慈聖皇太后徽號、一切舉行、見士習異說、傳註幾廢、疏請釐正、上嘉納之、會停礦錄廢之旨、移日即改、疏曰、四海水火之民、一旦釋之、復一旦增之、千秋堯舜之名、一旦得之、復一旦失之、不報、時宗藩格外濫請、琦日裁以義、不如齊以法、榜親疏爵名於櫃、書一之、尋以黃河源竭、星妖再見、孝陵起火、上弭災、一疏有云、灾異者天下可驚可駭之事、乃相以為習聞、而尋常政令、反以為曠典、不易一見、夫以異為常、勢又不止於以常為異、殆恐後又以今日為不奇、而務出於今日瑰觀之外、則臣未敢料事之所竟也、

勦福王婚禮病作十五疏乞歸不得力疾陳言以當尸諫有曰皇上批答間有不時或欲慎重以示不輕或欲採縱以示不測群臣不曉此意以為可緩可急可作可置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廷置之誰肯作之以致任事者近於招權棄法者易於招怨則相與急之患也前者士大夫遇事輒言而部署亦或執持不行各有其說大畧言者執者皆謂可以得名得名可以得官自蒙摧折竟成禁錮名既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特緘口結舌之風成抑塗面棵形之事出矣則相於敗之患也天下人相信之即無人可疑之即無人可信始而疑端在事既而疑根在心於

是乃者益自彌縫以蓋其短潔者遠避嫌惑趦趄而不前誰肯挺身以任朝廷事哉總之、群臣望皇上太高持之太急皇上視群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則相於疑之害也病革猶問前疏上否家人慰之曰已上頷首逝諡文敏所註通鑑分解而外經濟類編兩朝大政記及北海集四十六卷、

論曰、馮文敏何其言之亹亹悉標本也而以快出之自宜卧者起醉者醒怠者悅至相於忌相于敗相于疑三則果甚尸諫其言相的則尤國家安危之係哉後世射利猶可射名益不可救矣營積于多口豈國家之福哉

岳元聲

岳元聲、字之初、號石帆、浙江嘉興人、萬曆癸未進士、令旌德、以強項為縉紳中傷、改大名府學授、累遷工部、署六科郎、時詔選良家女入宮、元聲極諫。并言銅貝鞭撻非宜。上曰、是道我過者。悉為停改。時有三王並封之議、元聲援筆倡同官屬草、詞義侃侃。且面詰輔臣錫爵、奈何援引入継之文。為儲宮侍嫡之例。錫爵曰、皇長子出閤、與皇三子皇五子等威、當自有別、元聲曰、等威、儀曹之事、于孔兼決不奉行、尋又上疏自効、並封之。議自此。傳止。而冊立豫教、終不可得、元聲復上書閣臣曰、今非有擁立之顯功、斷不足以

償虞儲之宴罷。蓋疏數十上、乃得俞旨、元聲之力多也。朝
鮮被倭、元聲攻中樞石星誤信主封貢者。以致辱國。坐郝、
奪官歸、與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書院、又為聖學範
圍編、納二氏於大成之中、熹宗登極、起遷太僕卿、天啓二
年、廣寧再潰、毛文龍倖獲鎮江之捷、狐壁皮島、所搶呼不
即應、元聲上疏、以為天不可長恃。倖不可久徼。喜談文龍
者、謂遼事以來、從無此奇捷、賜敍賜賚、洵屬干城、此。信文。
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謂敵且毀滅遼城、兆拾老寨以
東、絕無入犯聲息、何必多此贅疏。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
也。而文龍之自信。則謂跨鮮制遼、控扼上游、蹤躡寬奠、擾

擾南衛、更有剿道、直搗腹心。壯哉言乎。誠何容易。伏乞重以事權、請兵請餉、即與給發、俾其練師嘯偵、設奇潛伏、與朝鮮臂指相應、可規後効、不報、三年、陞南京兵部尚書、明年、繼楊漣、疏劾逆璫、報聞、以都司陸超刻軍激變、杖擊之、反為所中、奉旨聽勘、削籍為民、崇禎元年、復原職、還誥命、尋卒、贈兵部尚書、

論曰、善乎石帆之論島帥文龍也、誤以可伐東事、既失之、而又去此為功乎。然則移鎮、或有可觀矣。且其所部皆底定之才、善用之在乎將之者、石帆築石室孤山之巔、祀楊左諸君子、而銘之曰、嗚呼、臣心如水、臣節如山

即是可以徴其豫暲之所在。

姜應麟 姓思 庸

姜應麟、字泰符、別號松槃、浙江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少參、所至有廉惠聲、應麟天姿穎悟、七歲能文章。萬曆癸未成、進士、選庶常、授戶垣、時上以鄭貴妃故、久不冊太子、特崇封王恭妃之上、中外危疑、應麟。首。疏。爭。之。畧曰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第三子也。而儼然亞位六宮。恭妃誕育元嗣。俛使居下。揆之倫理不順。揆之人心不安。何以示天下萬世。願皇上裁之以義。示之以公。收回成命。冊立。東宮。以定。天下之本。上震怒。禍幾不測。出尉廣昌、量移餘干令、尋以憂歸、光宗即位、特召同鄉、爲起廢

諸臣之罰。熹宗初政、瓚禍漸興、投劾歸、下鍵著述。不報寒暑。讀書談道。不以富貴動其心。卒、年八十有五、從子御史思睿、崇禎中、請邮、贈宮太常寺卿、思睿字渭明、以天啟乙丑進士、曾陳天下五大弊、一曰競小利而忘大害。所爭加派。擾民。民怨。乃離。離乃生。生亂。一方有事。陛窮數者而不足倚。在在。若秦晉。更執何民。而敢抗。之是剝民。以養民。適驅民。而為盜也。二曰名節者而冥冒濫。所爭栽獄驛遞。若累郵。民逼逐。諸閭閻。不則裡司農有幾。而待命于驛遞。請貫民。千百為羣。飢餓待死。散而為盜。是不得。栽戚之用。而反滋。增益之謀也。三曰搜剔愈清。而頭緒愈亂。四曰懲艾愈多。

而顏蘇益甚。五曰、操之孔亟、而應之故緩。語皆閑停。不采行。

論曰、毗爭册立。此排鄭第一言也。素蘭時不復出、可謂明悟保身。與鄒頤楊魏諸氣節。似更有進。所云達可而行。鄒子輿之所為特尚哉。提子思屬、文能変俗。却奏記。亦可應務。

王紀

王紀，字維理，號懸菴，山西芮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司理池州，入為礼部主事，爭國本力。歷僉都御史，出撫保定，稅監張曄，背聖母遺詔，欲以藏額為積逋，昌言劾之。上為動容。疏請畿南並預荒賑，加戶部侍郎，總督漕運，以尚書督倉場。紅丸事起，抗論首輔從哲，遷刑部尚書。時郎中徐大化意恨熊廷弼，并攻給諫周朝瑞、惠世揚等。紀疏參之。大化坐罷。御史楊維垣劾紀上前作隱語，大不敬。紀復爭之。直比輔臣沈漼為宋之蔡京，疏畧曰：宋朝奸臣蔡京，天資陰詭，流毒搢紳，遺禍宗社。今輔臣漼，結交魏進忠，與京契合

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懇款陳璀同。蓄養死黨。與京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頃命元從劉一燝周嘉謨之罪。逐與京安置呂大防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東謝熊德陽侯璟脇之擅作。與京貶責御史安常民何異。尤可異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雖謂起九原之京再世可也。內因有賄交婦寺等語、諸奸鼓煽、客氏、遂拔髮、撻膺、哭愬上、上惋甚、會佟卜年劉一獄被誣、論族杞。力掯不可。內旨削籍、大學士向高乞留不報、修撰文震孟疏詆之。亦見罷。及楊左獄興、杞前卒、免。崇禎初、

復原官、贈少保、諡莊毅、

論曰、匪楊、繆、垣、隱語之劾、蔡京、須出、未獲、欺々、恰合、較著、和古、東林諸公既書、不作隱語、而懟東林者、又迫之、使不作隱語、至點將錄等書、又是作、隱語以摧、諸不作隱語者、而國脉大傷、積至不可救、

陶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浙江會稽人、父承學、以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望齡成萬曆己丑進士第一、授編脩、與焦弱侯、袁伯脩、黃平倩同究性命之學、久以翰林侍講、予告歸、再起國子祭酒、粮歸、卒、其正紀綱之疏、有曰、聞之者反顧而足却、心有處而目眯。今。心。不虞。形。前。不顧。足。知矣。朝講稀廢。動以經歲。章疏批答。踰月乃下。託身禁廷。而迥若萬里。况於疏遠。則。廟廷之。與臣工。不交者。一。大臣所是。小臣所非。相援相訐。以成曹耦。下。以非滋爭。法。上。以煩言。止。言。一議反覆。而數月未定。一語紛紜。而累牘不止。則大臣。之與。小臣不交。

者。二。撫按監司。賛交持祿。以致剳牘所勘。半其自畫。黑白倒置。懵然不知。則大吏之興。有司不知者。三。守令號為親民。今饑疫頻起。僵仆滿目。號呼盈耳。而還不為意。則守令之。與。百姓不。交。者。四。矣。精神不運。而問紀綱。紀綱不調。而問風俗。馬。不進。而策車銜。不。設。而咎馬。豈。不。大謬哉。不報。

又議遼陽有以遼疏于薊。而臚通齊。遼之不能遠齊為強。必然之勢也。遼齊為輔車。飭化成。治艅艅。令艅倉備。聲生勢長。徼察精嚴。奸人最匿。資糧流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害矣。率議又簡。

論曰。各自為寶。已從神廟時長之矣。天下事豈一人為

之孔。讀四一不交。為之慨然。余友其裔孫便卑將岸生。申酉

後。竊澂一不入城。而其至大衆。此。何。時。而。猶。存斯。遑遑。自。

得。乎。

劉一燝

劉一燝、字貞白、江西南昌人、父曰材、布政使、一燝與弟一煜、同舉萬曆乙未進士、歷礼部侍郎、光宗即位、晉尚書東閣大學士、與韓爌同心輔政、引用鄒元標趙南星諸人、力持移宮中楊漣進藥之說、邪黨側目、初、經畧熊廷弼為首輔方從哲所憎、被劾聽勘、一燝素重廷弼、欲倚辦遼、于是言官郭鞏、許一燝黨庇、一燝求罷不許、加少保、亡何、遼陽失守、乃起廷弼、復出經畧、而前劾廷弼御史張脩德等、咸得罪去、邪黨益攻一燝、急會一燝狥中官楊思請、移教兵部、忽仇震生者、偽易其書以致之、職方郎余大成發

其事、于是言官交章論詆一燝、求罷、復不許、加少傅、晉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時給事霍維華、受逆璫指、劾舊侍有勞司禮監王安、殺之、一燝以歲例出維華于外、維華中恨、嗾同官孫傑等抗糾一燝及吏部尚書周嘉謨、嘉謨罷去、而逆璫勢益張、傑等復摘廷弼交通輔臣、廷弼亦劾傑自解、樞臣張鶴鳴惑遼撫王化貞用西國復遼之說、而一燝力持議委廷弼以遼事、自是經撫不協、委任不專、廣寧敗、從廷臣攻廷弼者、輒斥一燝黨私誤國、而張脩德、馮三元、魏應嘉、郭鞏等、一時並起攻訐、一燝章十上乞休、許之、疏辭、既陛辭、于慎起居、節遊宴數事、且曰、痛思鼎湖上賓、

事起倉猝爾時光景獨陛下知之今事定之後衆口悠悠逆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論訛去矣禁闈秘密臣有所不盡知不敢言但願陛下清夜靜思當時冀戴者誰人調攝者誰力主扶翼秉與力阻要挾當時見以為功非今日之擁以為罪者乎功之者共原其保護之心罪之者亦議其好名不好學之過乃求其癡愚取戾解而也高致陛下鮮澈帷之恩後人把前車之鑒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李輔國吳朝輩法戒昭然著在史冊臣願後人洗心滌志共扶聖明毋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為五宗光寵也至于外廷臣子戴天履地

自當以君父為念乃發東朝持挺之奸者目之為陰詭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之以交關此其意欲何為是臣之所未解也至於廣寧之失自有公評恐莫須有之獄不宜再見今日之患有關兩朝之大故係萬世之公是者幸付史臣以俟數十年之後即言出禍隨無所恨已而尚書鶴鳴護遼人劉一燝起一燝族弟誣以為叛謀代廷弼行金乞貸者拜以傾一燝刑部尚書王紀執不可中旨削籍輔臣持之得寢及三朝要典成一燝為民覘敗復官以少師致仕卒謚文端

論曰千古才臣不多屈指除周之元公外所以居才者

未易言則貴用才者百卿翼之俾於軍國有濟乃必欲不見其才勇不求吹誤其才究誣之以為不才而卒撲滅之惟恐而以滋息群才讀南昌莫須有及萬世公是數語中不平翁戰爵者按紅丸不足罪首輔從哲從哲大非在憎廷弼而南昌坐困然則南昌豈私廷弼百卿翼廷弼以見其才者哉

孫慎行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武進人、萬曆甲午乙未聯捷、以一甲第三人、授編脩、妖書事起、廷論必欲窮其獄、慎行抗言是○未○可○深○求○須○存○國○体○艱歸內修自重○不輕公謁作里居紀以見志○歷陞礼部侍郎、爭東朝冊立及並封莊田○被旨切責、不預廷臣會議、大言此事、是○某○礼○臣○死○所○漢○指○首○輔向○高○疏○令○日○拙○公○死○所○讞獄久淹、為平反、釋幽滯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忿與福家近、亟○正○之○羣小側目、請告歸、光宗立、起家礼部尚書、而紅丸事起、羣歸罪首輔從哲、慎行引許世子事○謂從哲迹近弑君○宜速劍自裁○不則席藁

侍命并及鄭貴妃遺詔封后。神廟擬謚恭皇。李選侍不早移宮。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為弑逆顯據。語加嚴。詔奪從哲一官。戍可灼。尋以爭泰藩封爵非例。忤旨。引告歸。已揚忠烈二十四罪疏上。璫忠賢怒甚。諸修門戶郤者。借璫為虐。大起詔獄。忠烈拷死。慎行以紅丸一案。戍寧夏極邊。三朝要典書成。復坐以罔上不道例。重處。璫敗解戍。須故官。崇禎元年。以原官協理詹事府。高卧不起。八年。上方齋居引咎。以閣員推及。力疾赴都。方草二疏。一議慾事。一獻所著書。病急。不及上。遂卒。所著明洛義。以媲張清恵璉。他無傳焉。予祭葬。謚文介。

論曰、爭福封礼部事。可謂不蔽其職者矣。必以紅案一案加栽逆竒字。失之過。即曲袒諸正。不平。按文介家居翔望必跪讀中庸一章。以為不覩不聞之所。即大易不獲身不見人之所表章諸儒、以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為依、則論學補近体而所為明德于天下之解幽陽還唐詩、著詩棵論、因諸史作事編、日課凡五、一默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作字、張清惠嘗稱文介篤行如居實。憂國如布文。勇任道如朱元晦。嗚呼、近之矣。

陳于廷

陳于廷、字孟諤、號中湛、南直宜興人、以萬曆乙未進士、授光山令、內艱、補秀水、治最、擢御史、抗疏救科臣汪若霖、罰俸、直聲震長安。巡鹽河東、権稅監張忠、多爪牙、撓政、于廷劾忠抗命不法事、詔置忠他所。蒐羨贖賑三晉饑、全活無算。久之、移按江西、會淮府子洪蔑令甲、匿流亡、為南州吏民患、于廷奏洪謀不軌、患已。因言藩宗之廢代倩、幼冒長、及詭養異姓、一切為宗蠹者、又請罷湖口璫稅、上報可。一時稱直御史。歷太常卿、紅丸議起、彼此閧然、于廷引經佐諸君子申春秋之義、天啓中、歷吏部侍郎、是時魏璫張甚

太宰南星、總憲攀龍、相繼逐去、于廷攝部事、方推部院大
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意屬甚〻、于廷正色曰、于廷知有
宗社而已。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係
高邑私人、坐大不敬、削其籍、崇禎改元、起總憲督臺故事、
南御史差畢、例聽北考、于廷請先就南考、共職事、著為令。
又三年、召總內臺、益以整飭風紀為己任、加太子少保、會
御史祝徽畢佐周廷撲衛弁、上怒甚、謂三品畢官文臣輕
折辱、趨臺議、于廷執勅書、五覆爭之、不可得、又先是以草
塲災、下御史潘倬獄、以武闈下余文熠、馬如蛟獄、于廷各
疏救之、上乃謂于廷庇臺屬、削歸、尋卒、所著有定軒諸稿、

行於世

論曰議紅丸必以春秋之義則賢者之過也三案獨此可無議議始于借持一案不能堅而二衆心因之而決知矣中湛餘不辭此爭

何士晋

何士晋、字武莪、直隸宜興人、以萬曆戊戌進士、司李寧波徵、入給事工科。乙卯、適有張差之獄。士晋疏王之寀後情辭凜切不報、嗣因戚臣鄭國泰謂無端受疑。士晋復上疏略曰、人之疑國泰、匪始今日。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而起。閨範之序、何由而進。妖書之毒、何由而搆。兇首禍之疑也。至今未有以對天下也。又問國泰孟養浩等何由而杖。戴士衡等何由而戍。王德完等何由而錮。吠排激之疑也。至今未有以謝天下也。又問國泰如林之旅、環衛洛陽而青宮之儀衛誰為簡汰。離峻之貢、征及蕩慶而淑陵之

坏土誰為寢閣洪偏注之欵也至今未有以慰天下也且
今日之疑案又非僅僅一張差而已仍恐騎虎不下挺而走
險既以東宮為孤注萬一東宮失護皇上不又為孤注乎
國本若欲釋疑明告皇上出二豎法曹如供有國本主謀
借劍上方請自臣始卽否與國本約以後凡皇太子皇長
孫一切興居俱係國本全家保護稍有疏虞則國本請自
上前決之上心動遂有慈寧宮召見之舉竟忤鄭中貴
士晉浙籍、改廣東、熹宗立、擢尚寶少卿、歷兵部左侍郎、總
督兩廣、魏逆用事、士晉名列三朝要典之首會早卒、得免、
崇禎初、復原官、贈卹、

論曰、東宮事。前白口以之。殊未嘗有其形也。祇已著而但以國泰塞責。勅不允。竟而卻不可無此等議。况竟前星無恙。安然非武哉。三疑之論所貽、不然所為星上又為孫注者。前代豈不或一見之邪

周起元

周起元、字仲先、別號綿貞、福建海澄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辛丑進士、負文望、群薦可選庶常、以不輕詣見沮、出知浮梁縣、廉而有威、敢決、百廢具舉、圖書之外、囊無餘貲、所存贖鍰、悉置學田、脩復書院、以教士、調繁南昌、頌聲藹然、考最、授監察御史、敢言稱職、時羣小起攻東林、以為偽學、起元力駁正之、大觸時忌、出參議桂平、會柳慶大荒、盜賊挾饑民且鬨、起元請急救荒、而徐議弭盜、立兵民遞運法、致米甚捷、猺獞覬不犯、全活者衆、因密遣劇盜之不受撫者、地方以寧、會遼陽廣寧、次第淪失、加起元參政銜、

填新設通州道時遣兵鼓譟丞殘殺起元擒首惡正法近畿堵安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凡公給一縷一器出俸薪償之不染庫帑請裁織造溢額直指李寔日用破料銀四萬餘兩時蘇州同知楊姜號清幹反為寔所誣奏起元三疏申救之姜竟罷斥江南澇甚疏請漕折寬民民賴以生魏黨朱童蒙備兵蘇松貪縱起元劾之降中旨擢童蒙京卿而起元以排擠得罪削籍歸六年用李寔封奏加墨手殊誣陷起元等七人矯旨逮問先是起元長跪祖祠夜宿祠下夢身詣獄刑楚大呼忠賢汝專權亂政淩虐忠良欺弄我皇上子彥陞同卧急呼醒猶喃喃罵齒搖撼因曰

知之手、夢告我逮矣。未幾、緹騎果至、家無百金之藏。官為設櫃四門、醵金錢以助城闉之復。相錯有敝囷、投數金、不言姓名者。有老嫗脫簪質錢、匍匐親詣擲櫃者。有與子受值數十文、盡以付櫃、仍肩輿去者。緹騎之費賴以給。忽一義士為叩閽歌號、衆走闕閧冤、衆遂憤、將觸官旗。起元悲請父老愛我、乃陷我不義。雷霆雨露、皆天恩也。解事者曲諭衆且已、就道、執香送者數千人。入北鎮撫司獄、有旨不須再鞫、竟據織監疏、陷贓十萬兩、毒刑限比、已而勒取病呈、一夕、死獄卒手、親取、贈兵部右侍郎、謚忠惠、廕一子。彥陞、而李寔坐斬、藏淨軍、太監李永貞伏誅。

論曰、吾讀縣貞嶽中遺子書、而知其所學非為名高哉、惓惓不忘孝弟二字、且曰刑若氣盡、生不如死、架上書貿以塞門役之費、此外絲毫皆報聞、吾素不欺朝廷、毋違吾志、借名殺人、又是一詔獄法、所異李蹇哉、三人而寔不知

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陝西朝邑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刑部主事、適梃擊事起、御史劉廷元首露風狂二字、刑曹杉畜遂插風狂為辭、之寀以訊呪事未已、危形萌見、不宜以回護養禍、不測必需治之、遂以計吐張差之實上聞、上屢諭不宜株連、皇太子亦請罪差一人而止、上十二年不御朝矣、乃特御慈慶宮、見皇太子三皇子於諸臣、示無他、李主風癩之說、內璫龐保劉成以絕跡、而之寀遂坐罪見削、天啓二年、以御史魏光緒疏起、復刑部主事、之寀因具述情事有云戚臣國泰、松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意且為所欲

為宜開棺戮其屍以謝天下張差招有一十六頭兇則胡士相閤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声言恐波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劳永嘉言不及寃紅封教今主持紅封教高一奎尚在獄給票有人供給紅封教有人以當官劉彩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諸臣大不敬留中已而言官交章論廷元降調之案歷陞工部侍郎主風癲者皆斥謫有差五年魏璫焰極仇東林者借璫為翻案而御史楊維垣乃以之案倖功誣皇祖負先帝有罪削籍去而岳駿聲復申風癲始末繼名用而之案竟以劉志選追論逮訊追贓獄死

論曰、初之案以吐張差之迹使鄭氏知警以著光宗此安杜稷要着第宜以神祖之故忌之義不可不昭情不可不隱之案之見削何為也熹廟二年、之案具述前事時不妨公言之矣与劉廷元等以安神祖之名与之案以安光考之寔而存而無害可以白於天下萬世而以降調廷元等以致楊維垣之反又則爭論者理不足以制其中也嗟乎、初之力持鄭氏之子而死之全還鄭氏之孫則之案當聽之蒙蒙之天而已死可以白于天下後世而已

梅之煥

梅之煥字長公別號信天居士湖廣麻城人大司馬衡湘猶子衡湘于神廟中哱劉之變抗疏身請監軍有儒烈之煥少穎異及長倜儻負氣工騎射嘗以諸生試承天試日大雪有號雪中呵筆者傍一生復擠之之煥不平起手硯擊之擲者懼謝乃心式以衡湘故移恚之煥謂之兵使者使者行縣閱兵之煥襍戎伍中馳射發皆中使者駭卒知為衡湘家復以經義冠軍稱文武器幹遂為知己萬曆甲辰試禮部第三人留為庶常遜謝出給事吏垣時神廟靜攝已久朝政隤弛之煥上封事今日之勢如一片虛泡也

界又如鼎在樹中風起則摧不可恃也已而言路方爭淮撫、分
左右袒、意獨持平、著諫云事勢亢極者必逆加入已甚者
不祥又云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
驥也卽千里猶蠅耳蘿之附松也遇歲寒則無蘿矣或有
追論故相江陵者大言曰、今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彼
論詆之徒敢漫不事事工飾合手海內願以為定論以多
錢春外轉、及璞中玉考選事犯、時忌、出為嶺南參藩、剔窮
窟穴不避權豪或請稍委蛇毋為府怨之媒拱手謝曰、此
尚書料也生不耐是調山東督學、歷太常少、出撫南贛、內
艱歸、時瑺禍方熾、以揚忠烈首發難、左側目楚人、或介義

子徐大化、謂之煥常入王安幕、內旨削籍、已復以周士顯轉銓事詿坐、追與魏黨周應秋至訟言于朝、悔其奈何咀我上公哉、璫使人偵之煥于麻城、兩月無所得、或曰為逆璫羅織之煥者、陳序梁克順也、劾之煥分必就逮、乃自製輿○先習為○因坐○卧○其中○逮者不至、徑策蹇北走○欲死闕下、親朋泣止之○不可○拒信陽州得旨而後歸、乃與諸生課誦梅市、議論慷慨○無所屈○郡邑建璫祠、仍力爭之○人謂後命且不測○弗顧也○璫敗、起巡撫甘肅、時傍塞人困病、往往僵卧相枕籍、或請馘之報級、之煥曰、吾乃取蟒玉于豆瘡哉○及虜入嘉峪、賊健兒○降其老弱六百餘○虜悍伏己而東師

深入薊門詔勤王、其鎮去都城六千里、例不當親行、之旗船斬後。至安定、兵譁、殺一叅將以狥。兩把總逃、擬潛還據鎮、匈匈為亂、則先斷其歸路、檄史之。至邠州、督府誤傳敵退、奉旨事平止援兵、方歸鎮十日、部檄復促行、則淹期歷旬矣、將海套東勢為犄、之旗令後軍堵截。而前軍還夾擊之。斬首八百四十五。海套既定。馬首始東。比及都門。同復已萬餘里。竟以逗遛奪職歸、

論曰、長公止建祠、有云灶已知火一乞兒跪東薪而進之灶將督之乎嗣見祠魏逆文書中、有楊漣伏不道之誅等語。愕移書當事。即德政何患無辭。乃必推校人為

首加何以視後世煌乎其言之矣排衆獨許江陵其審於時務者也又云附君子未必君子是之謂羣可以不黨

萬燝

萬燝、字元白、江西新建人、祖恭、少司馬、有勞績、燝以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上刑獄干和疏○報聞、歷工部郎中、性堅介○有所感○聲情壯起○天啟中、督典慶陵、見逆魏杖堂僭侈、擬于王者、樹廣數息、隨以内帑匱乏、疏請内官監廢銅、鑄錢協濟、逆奄忠賢自制、意不欲外臣稽察内政、矯旨不、許、燝遂極詆忠賢違慢、畧曰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一○日○不○出○自○上○忠賢口啣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膺予姪至一世二世○賞厮隷逆千金萬金○五枷士民○斃已數十命○驅逐大臣○褻治言官○空且十數署○是○一○切○

壽賞予奪生死之權全不為皇上有而盡為忠賢有已極
寒心即陵工原無類孤外解無望事例不多今擬化無用
為有用以裨大工而忠賢故意逆拒且其所營坟墓碑石
僭儗隧道深秘制作規模彷彿陵寢竭東南之物力則兩
北之楠檀且鑿池樹坊梓木雷動布金施粟驅轂如流而
曾不一念先帝也下先朝王根劉瑾之禍可忍見哉瑞恨
剌骨會林御史汝翥枉小璫衝導小璫走哭忠賢忠賢嗾
數百人剽掠汝翥署汝翥匿去不可得又以汝翥係香輔
向高甥并圍福清署復不得遂歷恐懔借以威畢已播音
干門杖一百復倒拔御道三匝伏小璫兩檻利錐刺之遍

体泚血痛不出聲骨斷而卒懸坐贓三百兩魏敗復官贈太常少卿弘光中謚忠貞予萬燝疏謝

論曰、逆魏之日。大獄叠興。其最慘者有二。乙丑之殺六君子。以梁夢環口。丙寅之殺七君子。以李實借舌。自萬燝而外、刑部侍郎王之寀。以梃擊事追論。詔獄死。御史夏之令。得罪內侍。中旨責其阻撓毛帥。詔獄死。御史吳裕中。以疏論輔臣丁紹軾。杖死。後軍經歷張汶。以論璫戍。復逮詔獄死。其他縊死仰藥死。如吏部郎中蘇繼翰林侍讀丁乾學。不勝數。而劉鐸以吟咏。始加之以咒死。尤慘。嗟乎、如無戊辰。甲。申。事。應早見之矣。而吾難

璟可以不言而謚至於死闕黃后齊哭之以詩有六月

氷霜辭聖澤二陵風雨鑒微勞之句之令光山人裕中

江夏人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別號西谿南直江陰人十餘齡便負奇藻識者目為良史材時連有家難邑令詔安胡古黌讀昌期童子試而奇之為白脫其父于理長為開人東林顧涇陽引忘年交四方學者負笈問字趾錯戶而數不遇踰五十萬曆癸丑始成進士讀中秘書時黨事且興昌期為館課擬綜核名寔一疏以寓救正乙卯五月梃擊事起御史劉廷光有所曲護但以瘋顛字樣按張差獄昌期抱公憤以為青宮何地不設衛而令妄男子得至此且部擬依回及提牢王之寀疏上聖諭瘋顛之下加奸徒字樣巳心知有

自來矣。御史劉光復復主廷元議、昌期遂昌言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株殺忠臣義士、二語。出。而已。者。遂嗾工垣劉文炳、指摘崇仁、并及昌期、昌期去、讀書匽園、夷猶自得、泰昌改元、忽夜得夢、方媢蹶起岀。中途聞晏駕。手持二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伏地哭不能起。明日、得報。果鼎湖再泣。入補故官、典楚闈試、錄中有趙高仇士良等語。大觸時忌。蓋逆奄魏忠賢方大用事、故輔福唐向高再入朝、而輔臣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並見逐、昌期于福唐為門下士。微語福唐、內傳宜不可奉、、顧天下萬世以去就爭之福唐不能用、會廣

事論大、論經撫者日紛紜、昌期有所持正。益拂福唐意。而言路之窺閒者起矣。轉左春坊左贊善、時逆奄益橫、昌期與楊漣約、子疏入而吾請福唐主之。可以得志。於是漣二十四罪之疏上、福唐又以昌期善漣、語昌期曰、忠賢于上前、頗有匡正、偶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忠賢攬上衣不得上、又一小璫、服賜緋、忠賢正色叱之曰、舊例雖賜不得服、小璫伏謝罪、此二事可稱小心、若大洪疏行、恐左右上無人、昌期曰、誰餙此惑公、可斬也。福唐色變。爲具揭諷上准忠賢謝歸私第。加優渥之。忠賢頗不悅、福唐懼、皭於初揭出昌期意、將以自解于忠賢、于是內廷并以漣疏亦出

昌期手會蒲州牘票留趙楊左魏等又疑昌期寔贊之既諸公次第放斥昌期每策蹇送國門爲忠賢所詗得于是昌期罪益不可觧甫推南纂父不下有小璫詣閣厲聲嫪其豈當曲祖客昌期遂請告内傳聞住自是蒲州牘去趙南星等十五人一時削籍咸詔獄昌期慨然就道曰與應山同事寧不與應山同禍曰須緹騎之至逆奄矯旨附批山西巡撫村录擬戍張慎言疏有云昌期已經削奪仍補脤黄益開館招賈遂與侍御周宗建並逮昌期作漫記且載感恩妄命大畧付其子虞白且曰日久論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戚門爲也又曰余行真曰直心慈而色厲爲文有

筆而無學為學有志而無養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天地鬼神寔鑒之錄其自識亦寔錄也赴逮士民哭送道知府曾櫻為梢顏色子孫乃敢進飲食賦詩渡江有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之句過儀真儀真令牛聊臥獨執禮甚恭道路聞姓名皆為泣下抵都下鎮撫司司官許顯純加五毒極慘而內傳繆某手另加一鈕蓋瑠終疑昌期為應山捉筆恨浮應山昌期不勝刑斃獄時有白氣貫之越日王恭廠災諸變一時見或以為諸公義憤所感云誣賍三千貧不能入門人司李劉興秀曲意助之崇禎初忠賢敗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蔭一子入

監讀書謚文貞昌期性孝友父疾臥蓐七年夜聞謦欬輒整衣立床下樂易無崖岸偶語田間吻濡疾苦爾汝相押及禮見不發一語一揖之外嚴冷似不相屬而意寔深到有存野堂文集行世

論曰有明死閹難而不納其期者二人正統八年六月閩縣侍講劉球其期爲二十一越三日家人始得閱其屍速繫三繫疑之也而當時奉才褚而絕全五月二日撫史以死聞親人窓之當在四月之二十九日嘗夫家人固疑之意之而天下自不忌球昌期之死的當時善徽詞雅諸以感公一語福清白高躇于人西谿殺我而

憎恨不解。似福清不話活其乃門。雖然疾之來甚。所以隨亂。福清之心。不果病也。而。不。知。任。人。為。大。誤。

李應昇

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南直江陰人、生之夕、父夢日。壯。于天。故以名。八歲、讀書了大義。就學吳鍾巒、以道義相切劘。弱冠、捷萬曆丙辰禮經。司理南康。為平反二十八年滯獄。以非罪得白者頗衆。有所興革。于軍政民瘼兩裨尤加意文學。脩復朱紫陽白鹿洞書院。率諸生肄業其中。在官止飲勺水。諸辦悉輸于家。天啓三年、以考最、擢監察御史。未朞年、疏十五上。首陳保身。及內操。止添官。勤召對。皆朝廷急務。時相繼為總憲者、吉水鄒元標、渭南孫瑋、高邑趙南星、梁谿高攀龍、皆以名賢負宿望。率倚重應昇。每

璫可逆璫挺忠賢竊權肆熖群奸附和應昇草不法十事行上之而副都御史楊漣疏先入微聞忠賢頗惶迫應昇于是復上疏以為罪璫乃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特請大奮乾綱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權之辜忠賢亦應束手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乃一疏乞憐溫旨立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忠膽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為代草以欺皇上者且參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甚〻遂一一為忠賢任過夫忠賢敢欺皇上至此乎不省會工部郎中萬燝以廢工論璫矯旨杖且死應昇特疏爭之御史林汝翥以體貴中使傳旨廷杖汝翥義不死璫逃諸遵化軍門

獄、應昇復代疏救之南梁廣微、与忠賢通譜、暱、應昇与所知瞿式耜書、有曰向者憂在內今者憂在外牆為虎而南樂為狐、狐虎合、禍未有艾、于是柚草劾廣微失儀、有歸讀父書之語、蓋廣微父曾以言官著節以至性動之也時擬逐杖、以蕭州犢捐入改罰俸、而廣微恨入骨、御史崔呈秀、杉木附魏、掌院高攀龍劾其貪縱誅、草出應昇手呈秀昏夜款應昇邸叩頭乞哀、應昇正色曰事付公論非敢私呈秀懼、重賂忠賢、求為其兒、惟所使逆嗾工部主事曹欽程、誣論應昇朋黨奪職歸、先是應昇夢得詩一絕、失其一語、有曰莫以宮袍滯去舟蓋至是驗云詩曰一天風雨散高樓休[illegible][illegible]期歸日

莫以宮滯去舟袍嗣回籍，魏大中被逮，為三復范滂之言以送之。復致書周蓼洲、高景逸，相慰勞深至。及五君子卒詔獄，為之位。奠。哭之。極哀。先是，織監李實婪恣，為巡撫周起元論劾，應昇以公議見忤。至是，實復以他事失歡忠賢，使人走璫請罪，就謀李永貞。永貞曰：肯為魏公救人，可免罪，且得福。因索取空頭印本，代實撰擬，以東林邪黨為名，一網盡諸賢，而實未之知也。丙寅三月，遂與高忠憲、周忠介並逮。聞命之久，士民數千人慟哭遮留，幾至攘臂。丼心旂尉，如周順昌故事。應昇伏謝，君誠愛我，如蔵朝廷何。為引义，乃漸解。潛就檻車去，至府城，師鍾岳不惕禍，為錧應昇。乞師。故。

所習易經一本以行、所與訣別、並載鍾垂端友集、兄諸生應昇與俱、偕辛苦、訣曰、幸自愛、養二人、弟小臣、死何足惜、弟無益、朝廷憂方大耳、歷鄒縣、有問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詩謝之、詩曰、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怪登車攬轡者、為予洒淚問蒼穹、至滕陽驛、初、方震孺得罪、題壁有念子一詩、應昇思親題詩其後、詩曰、君歸切予不以泣、我為高堂步以思、最是臨風凄切處、壁問俱是斷腸詩、自是鄒嘉生張瑋諸名碩、咸此二詩咸有題和、而最後吳鍾巒北上、為和應昇原韻、有滕陽千古西行詩之句、詩曰、昔年君過書遺筆、此日傳騷我獨思、忠孝句應喚不朽、滕陽千古西行詩、好事者遂次諸詩成集云、至德州、作遺訓六則、以付九齡子遜、待命錦衣衛東司房、作季弟獄志

有旨鎮撫司打問、鐐鈕送詔獄、對簿刑全套、棍是一日受夾敲四五

十一槓子、百十拶、校極慘、應昇大呼二祖列宗之靈鑒臨在上而

己、入獄割所遺金、為●應昇●●●應、比及●●見害、呼應昇作

別、大聲曰、足下先行、應昇踵至矣、越三日、為六月之二、賦

絕命詩二首、從不忘君親二字云、一詩曰、十年未敢負朝是、一片丹心許獨惺、只有

親恩無可報、生願誦法華經上、又明日、為書訣父、遊魂渺渺、不忍遠離、落

落齋中、乃兒昇棲處之所、書畢、付獄卒、望闕遙拜、日、累臣

以自報國、死無所恨、復望家遙拜、曰、忠孝不能兩全、今生

無復見二親矣、遂於是日遇害、時年三十有四、越二十餘

年、瞿式耜守桂林死難、而鍾[illegible]亦殉義舟山、大義相許、不

貞。先。後。如。此。崇禎改元、忠賢敗、書欽程論辟、李永貞首正典刑、贈應昇太僕寺卿、謚忠毅、廕一子入監讀書、予祭葬、祀鄉賢、亦祀名宦、南康又祀之白鹿先賢祠、有落落齋文集行世、

論曰、余至江陵、讀李忠毅家報二十有四、無。一。語。及。私。初。以。國。臣。為。隱。憂。再。曰。不。知。容。默。再。曰。名。節。所。在。不。敢。後。人、又覆唯是義。後漫慘々、勸其父。預。算。降。謫。以。後。事。吻。以。臨。時。介。々。殷式其言之私。及。為。遺。訓。六。則、矢。棲。魂。落々齋中。矣。余為子遜之將筆、草遺訓序。以志不忘。

王允成

王允成，號述之、山西澤州人、起家乙科、令獲鹿、且允成負氣岸。特表英決。于正。名聲鵲起。熹宗初年、擢試御史南京、歷辭、上保八十事。一曰慎防衛。引皇祖章龍及先帝張差二事。為內使。而刀劍出衣間。一則手持梃木。而龐劍內共。二曰壯維城。請保護皇五弟。豈枝強幹。以消癰痛之端。三曰慎。內旨。時聖諭一再從中出知願事。無大小。盡歸閣票。以無開蒙。假之端。四曰謹票擬。責輔臣。勿漫無主持。而以模稜為事。日者太昌元年一事。此子不忘親臣不忘君之意。何難片言立決。一經會議。幾築

道傍勢不無寢閣之憂或遂長紛置之患五曰杜旁落以為皇上沖年而臨萬幾事未諳練不得不借聽于貂璫然左右前後未必皆居州也得無有以緩為急以為感者乎以急為緩以為德者乎請為紀言紀事之法今日某璫作何事今日某璫發何言上所欲行而某請正上所欲罷而某請行一一使外廷聞之而欲假倚借以作威福豈可得乎六曰嚴部覆預為之限不得仍前挨延以啓辯駁之門以開請託之徑七曰勵廉恥專責元輔以屬諸臣八曰接群臣常朝有期御門有日然拜舞甫畢即命退與朝猶不朝也宜與民閣則吏重君與臣隔則左右重恐日復

一日。漸成篆簡。夫霽顏下問。最為盛事。或召治于便殿。或請見如御門。或從入後殿。或面對深宮。細則飲食寢息。大則軍國安危。庶幾啓沃有地。而匡救可施。九曰論和衷。向來臺省論事論人。多至留中。久無處分。遂相繼出疏。以為公論。搜索。太甚。相激而爭。愈爭愈激。同官操戈。黨惟人才。推折。國家陰受其害。而不知矣。事有其是。雖意見偶歧。久當自消。和平之福。端在于此。十曰戒傲心。日講何以遽撤。郊天何以不親。頒詔而官不備員。內地而喧不即止。浮毋工下相與于急乎。至云分心佳。治。遂使臥榻之側。忽有斧斤之施。報聞與南銓王象春、同官黃公輔、涂世業等交讙。太

宰趙南星知其賢。謫北臺。益異數也。甲子冬、逆璫掃除正人、允成與南中諸君子、俱先後削籍、崇禎初、上以。前。維。城。語。心。識。其。名。召。還。北。臺。

論曰、允成上牘為泰昌元年十二月也。上踐祚方數月。而語語如燭炤。至於杜孝蕩。諭和衷。戒倖心。則預識。客。魏。交。結。之。禍。謀。國。之。忠。冤。神。啓。之。矣。更奇壯維城一。和。豈。七。年。促。祚。上。有。先。見。之。者。乎。惜乙科沮于格例。而不盡允成之用。發廟雖心識。不能奪。

文震孟 祖徵明

文震孟、初名從鼎、字文起、號湛持、南直長洲人、父元發、同知、為博士彭之孫、翰林待詔徵明之曾孫也、世以道德文翰顯海內、徵明、名璧、以字行、又字徵仲、父林、成化間進士、歷任溫州守、卒官、徵明八九歲、語不甚了了、或疑其和戇、父林獨異之、稍長、果穎挺不凡、已而經制藝、篤好古文詞、嘗獻論議十四首、紀事十五首、贄見學士王文恪鏊、大奇之、其所與遊、楊循吉、祝允明、視徵明有十年以上之長、唐寅居同里、並齒、而後進徐昌穀、皆以詩文書畫、擅名一時、傾諸子早達躋科第、徵明屢躓不捷、而海內人望、必首推徵

明。寧王濠擅延攬、書幣來聘、并及唐寅、使者及門。徵。明。陽。稱。病。臥。不。起。無。所。受。亦。無。所。報。時伯虎已為山人矣。徵明抱負守素。見知當路。尚書李充嗣、巡撫吳中、露章薦。嘉靖初、授翰林院待詔、徵明致書、竊附歐文忠之薦明允。刑部尚書林俊嘗語人、物。情。儒。極。座。上。何。可。無。此。君。侍詔二年、預修武廟實錄成、致仕家居、以翰墨自娛。門無雜賓。儀部郎陸師道、謝官歸、委贄為弟子。嘗授吳道復書法。服畢吾後進、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時與談藝文。品騭山水。記舊積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生平足不及梗料。貧而好施。生平峻潔自表。却為人溫易。至九十猶覽之

不衰海內久亂微明自其祖父乾以為異代人而惟其獨
在又疑為仙不死時倘為御史嚴亦母書墓誌神馳鄉華
逝入鄉賢陪祀學宮著有肯田集子彭南京國子監助
教喜和州學正震孟以萬曆中賢書東將歷様為東林所
推重登天啟壬戌及第第一蓋為孝廉者三十餘年矣授
編修時要人交結中宮外內呼應有如桴鼓震孟傷之乃
借朝講發端有曰皇上昧爽臨軒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
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登場了無生意皇上聰明何
由開悟經筵日講略御有期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鋪
叙文詞等于蒙師之誦說了無開悟皇上于事理何自周

通臣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得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燭照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欺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情神不振提醒下堂一安取此畫紳正笏長晝覊篳者為己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退入內廷自不越中涓常侍數人之于是無名激濊中旨墨傳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蘿蔓顛者遂因枝而借葉更可異者縱惡鄙元摽行矣余阮馮從吾杜門矣首撲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愍遺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其位唐宋末季可為永鑒須尚書王紀削籍歸農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駟驛天子所以

觚世倚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已使鼎帝天尊冠冕此豈清和之世所宜有哉跪入、會有皇女之慶、宮中喜宴、為偶戲、魏璫指偶人進上曰、昨新狀元奏比以比萬歲、大膽、上曰、云何、璫曰、昨文震孟文書所云傀儡登場、此是也、上曰、何至是、璫復曰、萬歲体短小、奴婢輩朝夕扶持、上下金臺、遂以訕訕、越日、直講畢、璫傳上語、新進文震孟、出位妄言、藐視朕躬、與杖八十、輔臣續爭之、謂書生不諳事、以此為盡忠耳、璫大言、比至尊于偶人、可謂忠乎、時同官鄭以偉盛以弘與力為解、以弘且欲面奏力請、璫曰、若更面奏、須煩錦衣、比上復出、衆遂不敢言而退、閣票罰俸一年、以中

者滿職四轄、丙寅、問忠介被逮、據擁百端、閱眾擬震孟為
巨魁、尋復遠顧常熟、指廟名其間、已有旨逮訊矣、幸僅從
削奪、丁卯六月、或傳震孟削髮爲僧去、璫使兩騎至吳門、
偵其踪跡、及復命、而熹宗晏駕、震孟入竺塢山讀書、爲疏
數語于前疏、有曰空言無施、不能稍報國恩、萬一、若謂沽
敢言之名、極先見之識、則營窟所不敢出矣、狄劇初特起
爲侍讀、越歲、始出山、歷左春坊左諭德、掌司經局事、遂有
仰祈聖鑒一疏、來從講筵之時、刑法日峻、猜疑益深、于
君使臣以禮章、請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妍、酌用舍
尤惓惓焉、上俯聽、即擢前司寇喬允升副憲易應昌于桎梏

時東師駐遼、永十有餘年、于管子選小章、請審管子所言兵事、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二語。頃見群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于子語魯太師樂章、請悟一音。襟而繁音皆亂。一小人進而群君子皆廢。因並指呂純如何曾惓秋名賢。今將與援辯事。且以吏部尚書王永光用舍倒置、擅行私臆。至比之盧杞李林甫。隨引甘誓及五子之歌二章、以為曲譬。跳入、得温旨、今後失寫日期、鉴、匡、揚、維、垣、指為不檢、上弗罪、尋以奉使益藩、禮成、歷陞侍讀學士、因謂先帝寔錄、為黃三極等所重修、撓擊紅丸移宮三案、不寔、請改不果行、故事、經筵不為春秋禮記、神廟中一存禮記、為盛事。

上以春秋為撥亂反正。特命進講。震孟得旨。講至宰咺歸賵傳。賵凶禮也。當缺。上令補讀。及悉咺係六卿之長。壞法亂紀。焉用彼相。上頷之。既奉御批。咺一章。正見當時朝正失馭。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先是。朱童蒙在宮吳時。有一犯斃獄。其妻貧不能殮。若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童蒙指以為把持。于是維垣復袒是語。詞臣倪元璐爭之。得解。乙亥。以少詹超拜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首輔烏程不相能。時方撤鎮守中官。罷內操。外廷多歸功于震孟。烏程遂以居功譖上。與香山何吾騶同日罷去。在政府三月。天下惜之。丙子。卒。詩文莊雅。楷隸行草。規摹家法。

成勇

成勇、字子怡、號寶蓀、山東樂安人。性堅介不苟。以天啓乙丑進士、司理饒州、抗魏璫、保護鄒南皐等諸義類。再任中州、當出殺時抑濫作仁於壽。己卯、陞遷、士民萬計、攀于道。久之、補南京監察御史、歷廉論等。民皆化之。己南人之灑名。以懸實寬。其迕詳楊閣部略曰、天地所以不毀、人為之綱。人類所以不絶、孔為之綱。匪是謂之不成人。今賊臣敢昌曲辭、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興、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知不知渊昌所引何書。所播何言。所據何聖之

極所遵何代之典遠古弗論即以宋言之遵大禮而不起
優為冒稱劉洪是也託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是
也馴昌耶巧文譎辭其能非昌黎而更陳賈乎昌一暢昌而
生天下不忠不孝之心何如去一鄙昌而主愚世為臣為
子之變有晉詔織且三年朝昌當薛國觀復激聖怒致嚴
拷主使第大聲曰天地鬼神主使再執復大聲囑以孔子
主使及三訊曰二祖列宗主使司毀罵然遇赦戍寧波劉
宗周張瑋交薦赦罪為民隱居罕跡城市改號蝸廬卒年
六十有五易簀時留二絶有獨蘇孫臣魯思百指不勸明
王勤求細䌷端巾之句子 字萬服以諸生遺俗

論曰、張二無論辯貪廉謂孫旧輔為名蓋其前懲者有之則抑心竇葱不但以喉舌為長矣黃石齋曰、當今惟有二寶一鴻寶一寶葱也馬君常曰、當今惟有二成一成德一成勇也使甲申在朝安知不為二公所為何則、以其二絶命詞知之、

錢元愨

錢元愨字孺愿、浙江歸安人、父士完、以都御史巡撫山東、力行荒政、卒以爭福藩膽田事、忤上、疾歸、元愨成天啓乙丑進士、為京學教授、遷國子博士、時璫勢張甚、有請立祠太學者、元愨嘿止之、未幾、烈皇帝立、以武選司主事、抗疏誅璫、略云、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之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家、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

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疏下。海內傳誦。而魏璫竟伏誅。明年。遵化兵乏餉而譁。撫臣不能制。元愨奉部檄馳諭。數言而定。尋改文選司。晉員外。乞假歸。名考功郎。掌京察。時用法益峻。政府以劉漢儒卒。廠衛杵惆喝為奸利。元愨乃疏陳四事。曰情面宜絕。怨探宜懲。壓帕宜杜。察核宜公。已而京察疏入。忤政府意。被旨詰問。侃侃不屈。尋改文選司郎中。時汝潁陳許鳳睢之間。大率被寇。郡縣數以缺官聞。上每中夜批下所司。或多至數十。遲明皆須具疏推補。文必迸地便就事。稍遲。法隨其後。人苦不給。然未嘗稍濡。人服

其扣部擬轉太僕卿、不許、李坐補官事降級改行人司正
壬午、已為尚寶司丞、不赴、遂歸、自乙酉以後、鍵戶不復出
雖親故罕見其面、疾卒。元戀沉深有智數、與人寡合、然至
其大節、凜然不可沒。

論曰、崇禎初第一罷魏口存之。

馬鳴世

馬鳴世、字　　陝西人、崇禎初、以進士歷官通政使、四年、陝西盜蜂起、督臣諱之、欲以款塞責、朝廷泄泄、鳴世有遠見、乃上疏畧曰、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為陝西屏翰、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未見底績、良因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不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不以天下安危視秦也、而且類視此流寇為饑民、以為或有飽日、不知形從勢追、情如燎原、莫可撲滅、若非急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鶩于東、賊馳于西、師方兩重、揭竿

互起。天下事尚忍言哉。報閱後十餘年。亂事竟不出此數語。而國以亡。

論曰。洪疏在賊未出關之日。而輒以天下安危為慮。其兆已在甲申丑月十九之刻矣。是日知幾。

吳述

吳述，字　人，以崇禎　進士，歷官　弘光初，以薦為給事中，清執，盡絕情面。正色敢奏，舉朝側目。安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達督理京營，述曰：士達不過積分監生，非屬科貢正途。況勲臣非有標營之責，何得倫樞戎職掌，慶遠知府郭儀鳳請掛印勦王，因參巡撫方震孺貪墨，述曰：郡守無勦王之例，掛印非入援之名。儀鳳擅離職守，此必識迹者鬧。廬有參趙光行反笑。光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述曰：星以縣令降處。又掛察典。安得妄意清華？保定侯勲衛梁世烈請襲祖爵，述曰：本勲未悉存沒，安得遽行襲

封。累有恢復之志。嘗即破家從軍。得預吾謀。中書舍人張鍾鏊請給部銜、迨曰、此近于躁進矣。元年二月。詔太監李國輔開採浙仁雲霧山、迨諫、不聽。病歸。

論曰、迨于弘光中稱敢言、何所恃而不病。